

中國邊政

چین جیگارا سیاستی

ᠮᠤᠩᠭᠤᠯᠤᠯᠤᠰ ᠤ᠋᠋ᠨ ᠤ᠋᠋ᠨ ᠤ᠋᠋ᠨ ᠤ᠋᠋ᠨ

ᠮᠤᠩᠭᠤᠯᠤᠰ ᠤ᠋᠋ᠨ ᠤ᠋᠋ᠨ ᠤ᠋᠋ᠨ ᠤ᠋᠋ᠨ

目錄

102

漢滿蒙維藏合璧刊名		(1)
從三民主義觀點看蒙古高原在國防地理		
上的戰略價值		楊樹森 (2)
元代蒙古汗(帝)位繼承制度之演變及		
其流弊		袁驥 (18)
「西藏文化史」讀後		蔣武雄 (23)
和碩特源流之推測		張哲誠 (26)
蒙古及蒙古人(九)		恩和塞汗譯 (37)
中共對「西藏問題」的困擾衝擊與反應		向心 (41)
國內外大事記		(45)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 出版

從三民主義觀點看蒙古高原在國防地理上的戰略價值

楊樹森

壹、提要

一、世界的戰略中心在亞洲，亞洲的戰略中心在中國，中國的戰略中心就是在蒙古。蒙古是中華民國的蒙古，中華民國也是蒙古的中華民國，蒙古不但是中國的國防屏障，也是決定亞洲和世界安定的重心。

二、蒙古與中國在生存上永遠是互依互存的，俄帝若要消滅中國，它必首先要消滅蒙古。所以蒙古的存在與否與中國的興亡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然而蒙古却一直很不幸，受俄帝摧殘比阿富汗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歷史上記載的很清楚，也是受俄帝侵略最早的一環，在它鯨吞蠶食之下，早將蒙古民族生存分佈的土地，一一侵佔，許多地方，甚至在國人的眼裡倒反覺得陌生。

三、國父中山先生說：「我國皆知，蒙古亡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熟若抗俄而壯烈而亡，故舉國一致，矢死非他也」。先總統 蔣公亦說：「我們中國國家的領域，以民族生存所要求為界限，亦即以民族文化所維繫為界限。故我們中國在百年以前的版圖，一千幾百萬平方公里之內沒有一個區域不是中華民族生存之所必須，亦沒有一個區域不是中國文化之所浸潤。版圖破碎，即為民族生存割裂，亦即為民族文化之衰落。故全國國民必引以為恥，非至於河山光復，不能停止其雪恥救亡的運動」。又說：「琉球、台灣、澎湖、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

四、蒙古民族，一向熱愛自由、民主、平等，也是最反共反俄的。在蔣總統 經國先生英明的睿智的領導和全國同胞的共識之下，國族團結，國土完整，主權統一，共同為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神聖使命而犧牲奮鬥。

貳、正文

一 前言

世界的戰略中心在亞洲，亞洲的戰略中心在中國，中國的戰略中心就是在蒙古。蒙古一詞，約始於第八世紀。用蒙文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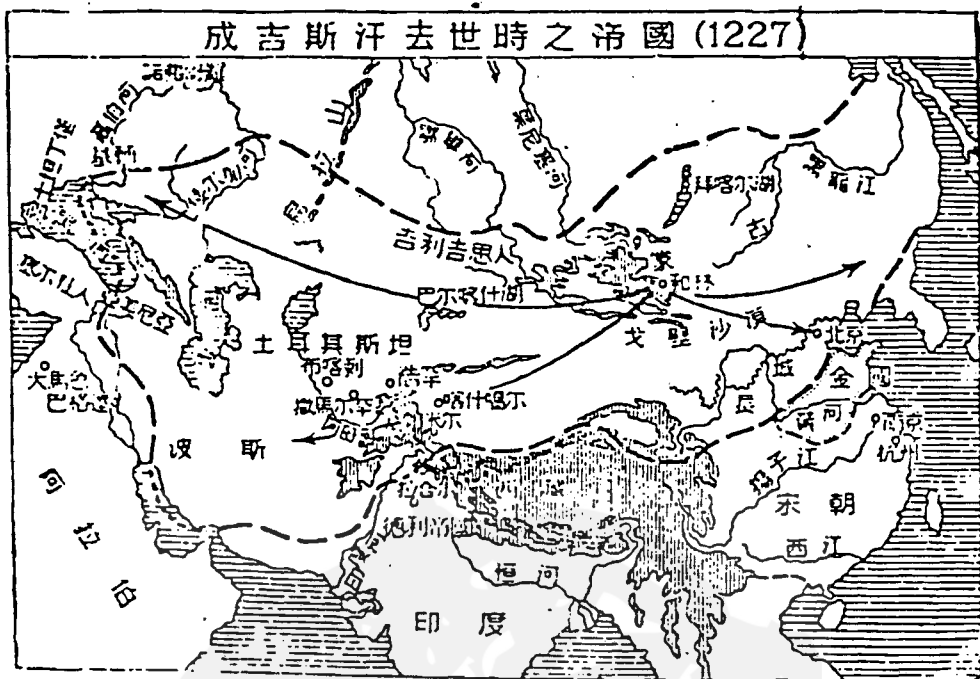
它的意思用漢文譯為「永恆的河」①。唐書中記載，五代時與中原通，經宋迄元，以蒙古為國號，先後定都哈喇和林與北平，曾建立過歐亞兩洲的

亘古大帝國。經明到清朝，便將蒙古以大戈壁為界劃分為內外蒙古。據「清朝續文獻通考」一書中記載：「蓋蒙古中央橫亘瀚海，分為兩大部份，漠南曰內蒙古，漠北曰外蒙古」。由來蒙古民族生長生活和生存分佈的地方，以經緯度劃分，大約起於北緯三十七度到五十七度，東經八十度到一百二十二度之間；以地理位置而言，也就是東起於嫩江流域，西到天山北路與中亞細亞接壤，南起萬里長城，北達貝加爾湖以北之地帶。到宋理宗寶慶三（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逝世時，蒙古民族發展區域逐漸擴大，東至日本海，南到暹羅與印度，西臨裏海與亞剌伯，北達葉尼塞河一帶，如圖一所示：

蒙古為一高原，是亞洲的重心，中國北部國防上的屏障，其所具戰略價值極高。所謂戰略（Strategy），就是人類為爭取戰爭勝利，從軍事、政治、經濟、交通、地形、氣候、習性，以及迴響而發揮人類高度智慧、才能、藝術，所策定的一種謀略；換言之，戰略的運用，也就是遠交近攻，心戰和謀略的使用。戰略又如下棋，不論是象棋或者是圍棋，其精髓都在於創造一種有利的態勢，態勢好，一切的成功公算也就高，如果是態勢不好，那麼一切的成功公算也就低了。尤其是蒙古就極具此種戰略之優勢。戰略的立場，不是以主觀意志來判別問題，而是以客觀、科學、與現實證據來確認事實的真相。針對一個問題，也許提出幾個方案和策略，加以深入研究分析，所得結論，提供政府或個人運用之參考。戰略的功能，蔣上將緯國先生說：「（一）產生決定性的成果。（二）發揮群策群力，確保總體戰功能。（三）避免嚴重的過失。（四）增加成功的公算。（五）增加勝利的效果。（六）以較少的代價，迅速獲致勝利」。又說：「戰略不但可以決定一個戰爭，一個戰役，或一個會戰的成敗，並可以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②。

蒙古高原也一直是遠東國際糾紛的主要中心，它不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乃至歐美各國曾經進攻俄國的理想根據地，和中國東北各省居於同樣重要地位，同時也是蘇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北部，并向太平洋北岸和西岸伸展勢力的通路，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田中首相在其奏摺中曾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果蒙古失去了平衡，不但使中國失去了平衡，亞洲也失去了平衡，整個世界也失去了平衡，而發生世界大戰。中國為了鞏固北部疆域，為了內陸的安全，以及亞洲和整個世界的均衡，中國歷代也曾盡力於蒙古高原的經營，早已形成過去現在和未來國防和國際戰略競爭的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以外蒙古為例，已成爲日本和美英各國聯軍干涉俄國革命與德國單獨媾和的要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方面日本



圖一 取自威爾斯 (H. G. Wells) 所著「世界史綱」

帝國主義者，雖然利用外蒙古以深入西伯利亞俄境的計畫遭到失敗，但日本仍企圖以佔領外蒙古，作為他們的「大陸政策」中的初步目標；另一方面，俄帝為了保障其利益，對外蒙古施行極嚴厲的控制權，而以外蒙古作為俄帝在西伯利亞區的防禦上的要地。而俄帝遠東紅軍在西伯利亞區的最重要的戰線，是西伯利亞鐵路及公路。他們為要求這一條路線的絕對安全，同時在戰爭時期能有獨立自給的能力，也非控制這一條路線的安全不可。而蒙古高原的動靜，尤其是外蒙古，對於這一條戰略線的安全，有着極大的關係。單從攻擊性的防禦地位來看，俄帝站在外蒙古的外線，可以把中國東北作為馬蹄形的包圍，構成最優勢，作為進一步侵略天山、興安嶺之側背的絕好戰略地位。蘇俄的全盤戰略思考是建築在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論」基礎之上。根據這項戰略思考原則，於是如何有效控制「歷史上地理樞紐地帶」，并據此而能充分掌握「世界島」之鑰，可使整個的蘇俄戰略得到優勢性的地位，以及不斷擴充其本身的戰略利益，即成為蘇俄整個戰略計畫的第一要義。這個「歷史上的地理樞紐地帶」，其含蓋面包括：西起窩瓦河流域，東抵西伯利亞東線，南止喜馬拉雅山，北止北極海。

從以上分析，吾人可以立即發現，蒙古高原的戰略價值將隨着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莫斯科權力擴張的意圖與趨勢，而變的更形突出，尤其為阻遏克宮決策者，遂行其結合亞洲地區海、陸軍力量為一體的企圖，以及保衛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之時，蒙古高原所扮演的戰略角色，則更是極端的重要，而國人都應該有深刻的認識。如同孫子兵法中有云：「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也」。相同認識。

蒙古高原在戰略上，大別為山嶽地帶與砂草地帶兩部分。砂草地帶又分為大草原和純沙漠地帶，東部及北部都是大草原，南部是戈壁沙漠地帶。大草原有水草，戈壁沙漠地帶的給水量極少。中蘇境界千公里之間，一向沒有主要的交通路線，有的也完全是近數十年內蘇俄向外擴張新建設起來的。而蒙古高原向以畜牧業發展為主，自從蘇俄佔據了外蒙古以及其他蒙古地區以後，便積極從事維持現代化部隊的重工業資源開發，而貝加爾湖一帶的資源運輸，已極為便利，尤其是兵工廠及其他軍需工業，已積極的在發展之中。并在外蒙古建立以中共為目標的導彈和空軍基地。

蒙古高原的地形，大體上說，都是空曠的荒野，也正是現代化快速部隊的戰場，不過在沙漠地帶，有一部分是崎嶇不平水源較少的戈壁地區，對於機械化部隊的行動，比較困難些。因此，在軍用的卡車胎方面，蘇俄

也替外蒙古研究完成一種特別原料，以適合在沙漠戈壁行駛。蘇俄在外蒙古的國防政策上，乃至經濟政策上，是採放棄火車鐵路交通政策，而取無限制的汽車公路交通政策。曾據日本方面報告稱：「當諸門坎事件發生之時，蘇俄從遙遠的烏拉爾向外蒙古東南前線增援，曾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便駛到了五千輛以上的運輸汽車和私用汽車，除了高度的機動性之外，又對於公路破壞的修理及重建極為便利，曾在很短的時間內，蘇俄抵制了日本的侵略計畫」⑤。而發揮了高度的戰略價值。這一事實，也頗值得國人注意。

蒙古為構成中華民族完整體系的一部份。所以，蒙古是中華民國的蒙古；中華民國也是蒙古的中華民國。蒙古是建立這個大家庭五個兄弟之一，也是構成這個國家五個平等主人的一份子。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民國初造，蒙古各盟旗會全力響應中央政府和擁護中央政府政策，實行三民主義，實現五族共和。誠如成吉思汗第九世祖母阿蘭豁阿教訓她五個兒子時所說的：「你們好比五支箭，獨自一根一根的，就容易被人折斷，假如合在一起，任何人都不能折斷了一」⑥。這也正好比喻為組成中華民族五族將來團結互助合作的重要性。

由於蒙古與中國在生存上永遠互依互存，俄帝若要消滅中國，必先消滅蒙古。所以蒙古的存在與否與中國的興亡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

然而蒙古一直很不幸，在歷史上已經記載的很清楚，是受俄帝侵略最早的一環，在它鯨吞蠶食之下，早將蒙古民族生活生存的土地，一一侵佔十五、六世紀前，西伯利亞的居民為蒙古人。後來俄帝誘騙哈薩克人作前鋒，越過烏拉爾山，打敗當時的部長顧忠汗，侵佔了整個西伯利亞；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以後，進一步更侵佔了許許多多的地區：如外蒙古、布里雅特、高諾阿爾泰、唐努烏梁海、雅庫特、塔爾巴哈台、喀喀斯等。這些地區甚至在國人的眼裡，反倒覺得陌生，但這些地區却都是整個蒙古不可分的一部，也是中華民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部。每一個蒙古人，不論居住在哪處，也都非常熱愛和關心自由祖國——中華民國的。誠如喀爾穆克旅美蒙胞回國致敬團團長色德巴博士於民國五十七年在松山機場書面談話說：「今天我們被推選為喬居美國和歐洲各國的三千六百餘喀爾穆克蒙胞代表，組織回國致敬團，在這個光輝的十月裡，回國參加祖國開國五十七年紀念和向領袖致敬最忠誠的尊崇，并願藉此良機與祖國的同胞晤面，以明瞭祖國的各項進步情形，在此我們至感興奮和榮幸」⑦。蒙古地區決不是俄羅斯的領土，亞洲自始就沒有俄羅斯的領土，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光復大陸失土時，對蒙古高原應有同樣的關切。成吉

思汗二十五世孫，達爾汗親王第八子，鐵木耳、博爾吉斤（漢名包鐵錚）說：「一個國家的興旺及人民的團結，是由公正的教育及歷史來培養而能成爲一個正常的社會所使然。中國數千年來，就是由五大民族混血而爲一個完整的大民族。由於一時的疏忽及少數人的偏見，而失去今日的外蒙古等地，實在可悲也。……要以遠大的眼光，放棄個人的私念而爲國家的前途及利益再對邊疆民族視若藩屬而治」⑧。國父孫中山先生亦說：「但願五大民族相親相愛，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主張和平，主張大同，使地球上人類得到最大的幸福，由中國人保障之，最光榮之偉績，由中國人建樹之，不止一族一國之利益，并維持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焉。此則鄙人所欲與五大民族之同胞，共勉者也」⑨。又說：「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維）、藏諸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首義，十數行省光復獨立，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爲脫離，對於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⑩。又說：「吾人若實行民族主義，當以美國爲模範，以漢人之文明，另造五族混合之新民族，如懼滿蒙之懷疑及於併吞，則必以平等待遇之，平等待遇之先，須先之以調和，則須放棄漢族之名稱，如美國然，曰『中華民族』。則吾人可以建立民族國家，而其亦皆爲國家民族矣」⑪。又說：「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名詞很不恰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見，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⑫。由此一偉大見地，吾人也可調查古今潮流及世界大勢，人類社會需要三民主義，說明中國各民族感情的融洽，而可促進中華民族的團結，才是我們國家永久統一富強堅實的基礎和最可靠的保證。」

然而外蒙古自從俄帝侵吞赤化以後，他們最敬仰的人，現在已不是成吉思汗，而變成赤色頭目蘇赫巴特爾（Sukhe Bator）⑬。并且將成吉思汗這個名字，在今日外蒙古說成是一個罪惡的名字。但事實上，一個真正的蒙古人，永遠是敬愛成吉思汗的，和敬愛國父和先總統一樣，因為他曾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一段驚天動地的史蹟，其豐功偉業，迄今仍值得我中華民族永遠追思懷念及積極效法的。故不但在所有蒙古人心中永遠不會忘記，就是中華民族所有的人，永遠也不會忘記。若在戰略上要收復蒙古，必須重視對蒙古青年作有計畫的培養運用，要收復蒙古人的民心，必須大家敬仰成吉思汗，建議政府，能在反共復國基地的「台灣」、興建一座多用途的小型成吉思汗紀念館，必有其最高的政治戰略價值，即平時可謀求以較低的代價，團結海內外蒙古同胞向心中中央政府，可獲得國家預期的統一與融洽；在戰時則可增加整體成功的公算與早日勝利之有利效

果。

二 行政區劃與人口

(一) 內蒙古

內蒙古一直隸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東以大興安嶺及松遼平原之兩線與黑龍江、吉林、遼寧諸省為界；南接河北、山西、陝西諸省；西靠寧夏、甘肅二省；北臨外蒙古和布里雅特。東西長約二千餘公里，總面積有一百四十餘萬平方公里，計分六盟二部（七十六旗）及四個特別旗^①。在內蒙古行政區域內，中央政府并設興安、黑龍江、嫩江、吉林、遼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諸省之一部或全部。至民國三十八年底，中共竊據中國大陸後，又將內蒙古地區之省別廢除，易名為「內蒙古自治區」，全區分置七個盟^②，六個盟轄市，十八個盟轄縣，四十六旗、三個盟轄自治旗、二個直轄市，以及二個直轄市^③，并將內蒙古總面積縮小為八十八萬平方公里，後來又將內蒙古區又擴大。中共把內蒙古轄區擴大或縮小，都和俄共、蒙共與中共三者之間關係的微妙變化有關^④。總人口一千九百餘萬人，蒙古人數僅有三百四十萬餘人。

(二) 外蒙古

外蒙古、南靠內蒙古；東界興安、遼北；西鄰新疆；北接布里雅特、唐努烏梁海，總面積約一百六十一萬二千九百二十平方公里。總人口約二百六十萬人，蒙古人有一百九十餘萬人。北京政府時期，內部行政區計分：車臣汗（喀爾喀魯倫巴和屯盟）、土謝圖汗（喀爾喀汗阿林盟）、賽音諾顏汗（喀爾喀齊爾里克盟）、札薩克圖汗（喀爾喀札克必拉色欽畢都里雅諾爾盟）、杜爾伯特部、札哈沁額魯特部等六盟部。中華民國時期，內部行政區計分：車臣汗部、土謝圖汗部、三音諾顏汗部、札薩克圖汗部、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六部。如圖二與圖三所示：

民國十二年，外蒙古在俄共強迫之下訂定密約^⑤。民國十三年七月一日宣佈成立「偽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後，便首先廢除舊制，劃外蒙古全境為十三部，嗣後又調整為現行的喬巴勒桑省、肯特省、色楞格省、中央省、蘇赫巴特爾省、布拉根省、東戈省、中戈省、南戈省、烏布爾杭愛省、阿爾杭愛省、庫蘇台爾省、巴彥鴻果爾省、戈壁阿爾泰省、札布杭省、烏布蘇諾爾省、科布多省、博彥烏勒蓋省、烏蘭巴特爾省（庫爾市）等十九省市。如圖四與圖五所示：

并於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因由雅爾達密約及中蘇友好條約的關係，外蒙古正式脫離中國^⑥，從此成為蘇俄傀儡附庸。嗣後又因蘇俄不但不履行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之中蘇友好條約，而且還進軍侵入東北，并協助土匪澤東擴大叛亂，使中華民國政府在無奈之下，於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九月在聯合國第四屆大會提出控蘇案，經聯合國於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大會表決通過，并經立法院全體委員同意，於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經先總統蔣公正式昭會廢除中蘇友好條約及其附件^⑦，恢復固有領土，重現統一中華的英勇決定。

(三) 唐努烏梁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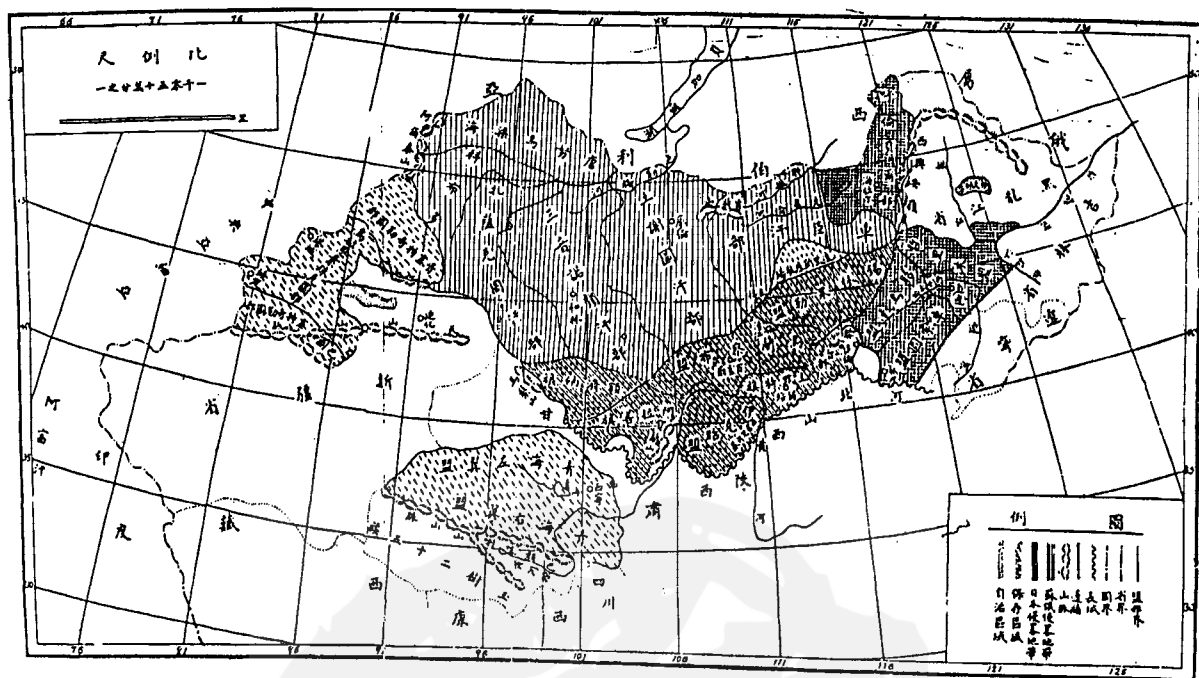
唐努烏梁海又稱唐努圖哇，該區域位於外蒙古的西北部，原為外蒙古的一部份，亦即外蒙古的諾爾汗盟。西臨阿爾泰山；北界薩彥嶺和西伯利亞；東接布里雅特與外蒙古，總面積約十七餘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三十萬人，蒙古人有二十餘萬人。民國十（一九二一）年八月被俄帝劫持，宣佈獨立，在蘇俄的控制之下，於民國十三（一九二四）年又改名為「唐努圖哇人民共和國」。至民國三十七（一九四八）年三月，宣佈廢除共和國，而完全被蘇俄併吞，列為蘇俄自治共和國之一。同年五月七日，中華民國政府曾提出嚴重抗議和警告，并誓言光復，蘇俄竟持一無反應之無恥態度。內設有陶吉、薩爾吉格、肯木奇克、唐努等四旗。

(四) 喀喀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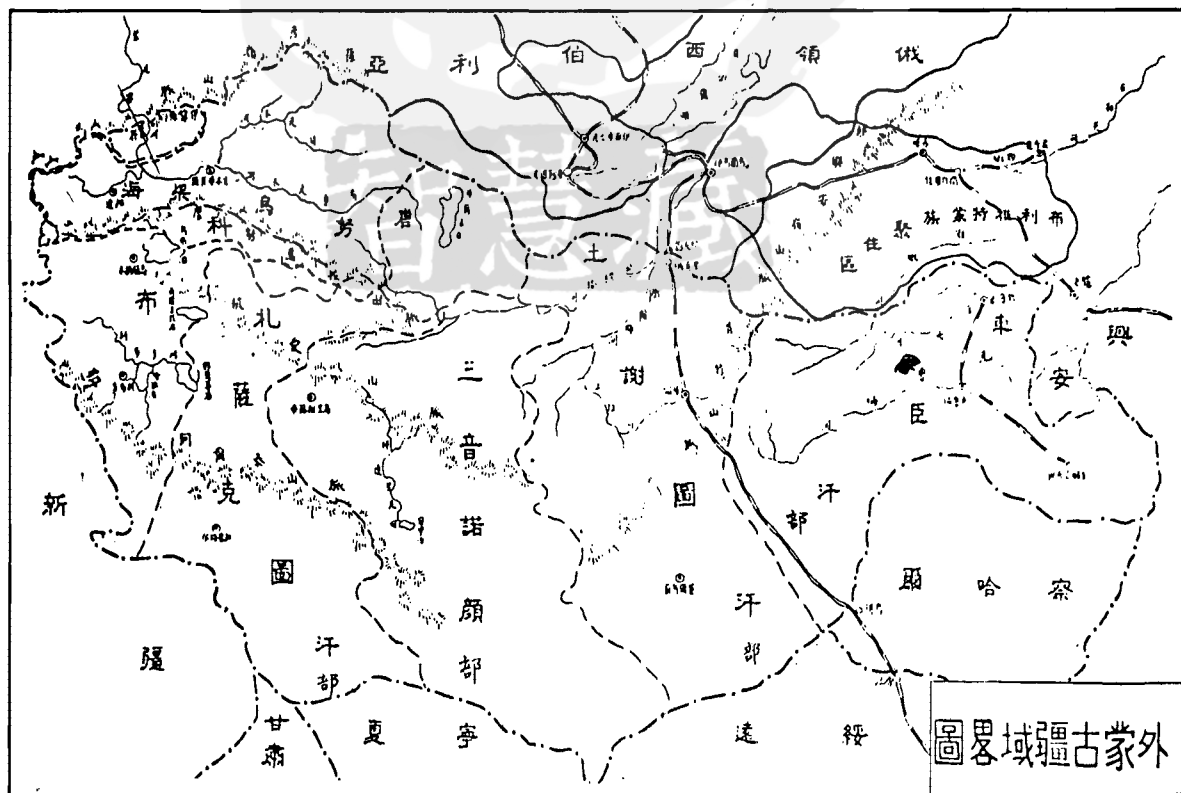
喀喀斯（Kakas），原為蒙古領土，也是中國的領土，位於西伯利亞的阿巴漢山（abakan）之東；東南鄰薩彥嶺，民國十九（一九三〇）年蘇俄改稱為喀喀斯克建自治州，民國二十八（一九三九）年公佈統計人口總數為五萬二千六百零二人，其中以蒙古族人佔多數，其餘為通古斯和外來的俄羅斯人。

(五) 布里雅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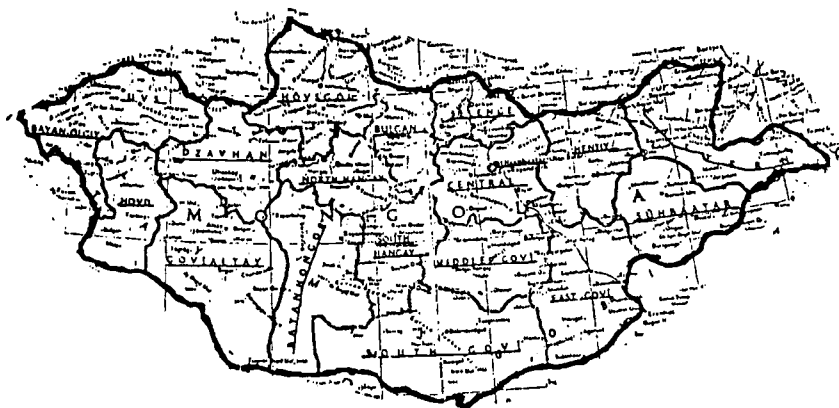
布里雅特，為蒙古主要農業區，南接外蒙古；東臨呼倫貝爾；北界新西伯利亞；西涵貝加爾湖四周，原屬外蒙古的一部份，總面積約一百四十萬二千七百七十平方公里，總人口約一百萬人，蒙古人有五十餘萬人。內分阿錦部、北貝加爾部、本部胡斯部、額爾胡寧部、和林部、巴爾虎真部、咖班部、額爾湖內烏金部、木胡爾西伯部、恰克圖音部、色楞格音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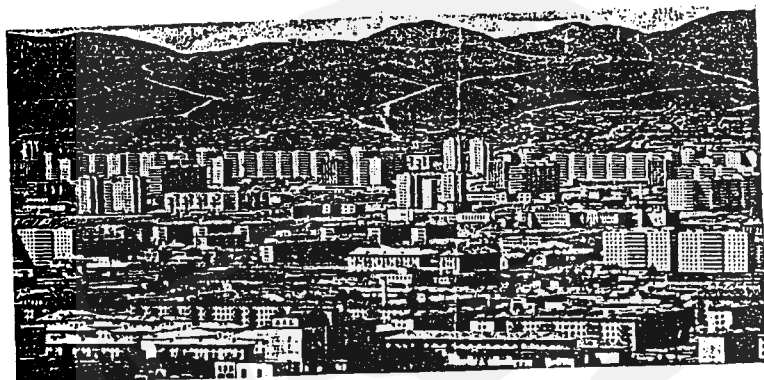
圖二



圖三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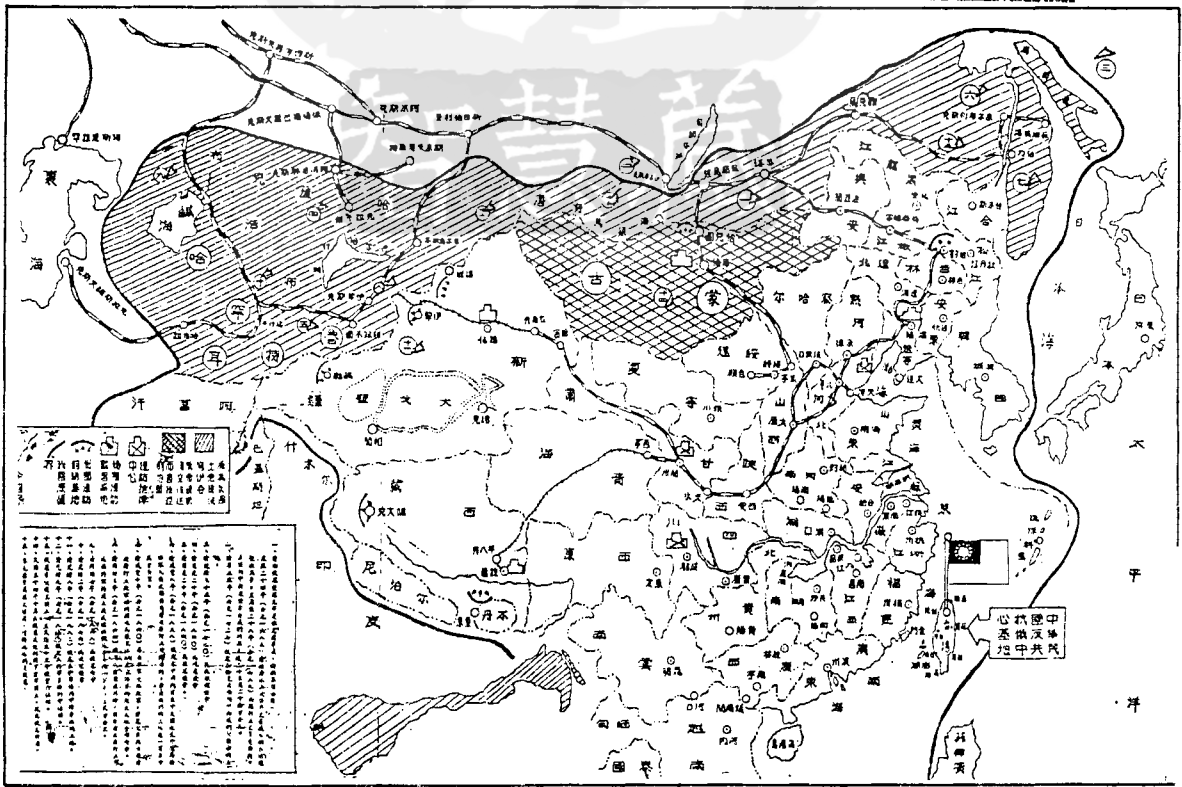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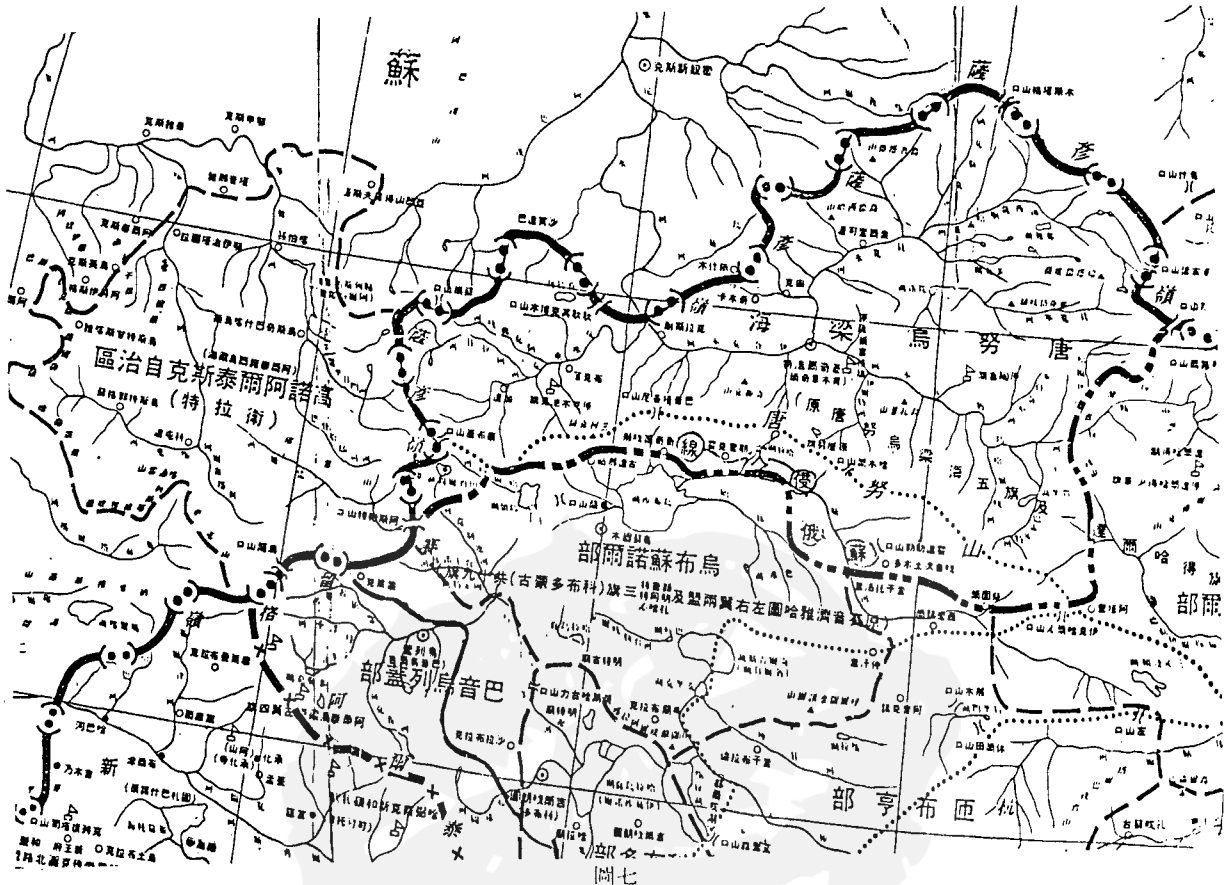


圖五 庫倫市

資料來源：世界地理雜誌第四卷第六期



圖六



札克門部、洞金部、額客利特布爾嘎圖部、布汗部、阿拉爾部、貝加爾湖水面等十七部等。在元、明兩代疆域均無變遷。十六世紀末，神宗八（一五七九）年起帝俄遊民才轉向東移侵略，至康熙二十八（一六八九）年與帝俄締結尼布楚條約，布里雅特在外興安嶺以南之地區，即布里雅特東南地區，仍在中國版圖之內。至雍正五（一七二七）年恰克圖條約締結以後，布里雅特地區，才與外蒙古全部分離，現完全脫離外蒙古而為蘇俄併吞。

（六）高諾阿爾泰

高諾阿爾泰自治區，又稱衛拉特，為蒙古族區，原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份，清代稱阿爾泰烏梁海，宋代稱為瓦剌（Oirats）。南接外蒙古杜爾伯特和新疆阿爾泰；東靠唐努烏梁海；西臨哈薩克；北界新西伯利亞，總面積約五十餘萬平方公里。總人口數七十萬人，蒙古族有五十餘萬人。同治三（一八六四）年，與俄訂立塔城界約，為俄帝侵吞，并易名為「鄂木斯克」。民國十一（一九二二）年，蘇俄又將「衛拉特」改稱為「衛拉特自治州」。後又改稱為「高諾阿爾泰斯克自治州」。不論蘇俄如何改稱，阿爾泰諾爾地區，永遠是屬於蒙古，也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一部份。

（七）塔爾巴哈台

塔爾巴哈台額魯特，東與霍博克薩里土爾扈特臨接；西北一帶皆設卡倫，并與哈薩克為界，人口不詳，總面積約十一萬平方公里。同治三（一八六四）年與俄訂立塔城條約同時損失之蒙古族區之領土。以上各地區，如圖六、圖七、圖八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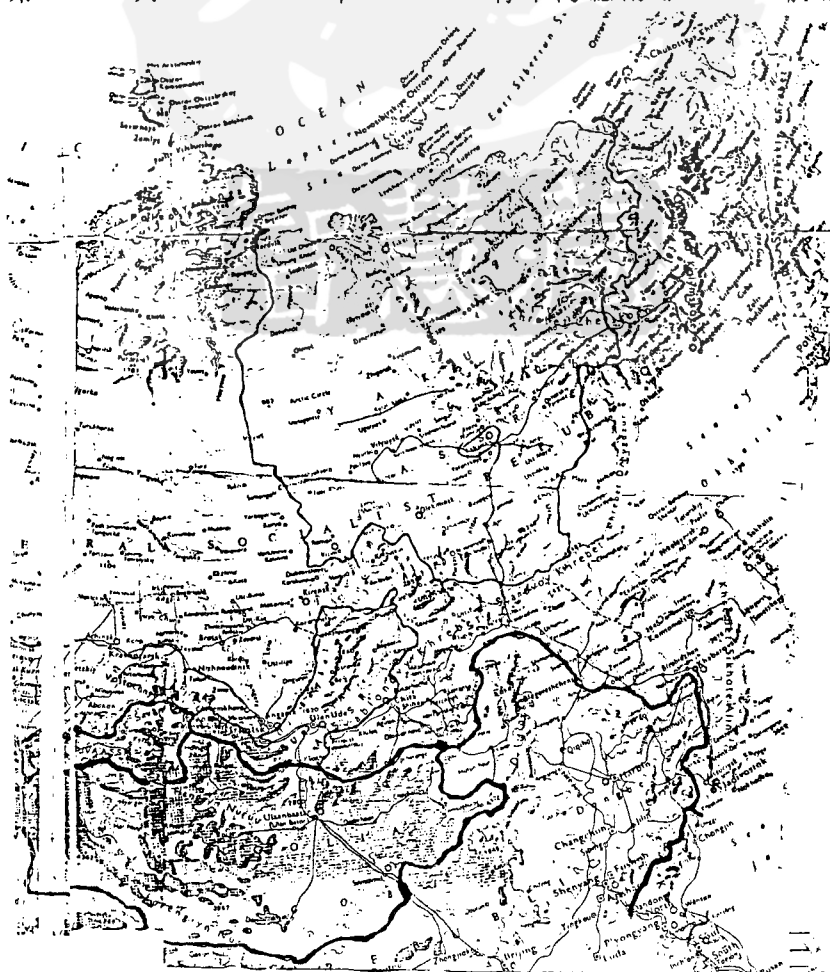
（八）青海蒙古

青海蒙古，在青海省境內，設二盟，即青海左翼盟與青海右翼盟。共含霍碩特西前旗（青海王旗）等二十九旗。蒙古人口約十四萬人。

（九）新疆蒙古

新疆蒙古，在新疆省境內，設三盟，即青塞特奇勒圖盟，烏拉恩素珠克圖盟，以及巴圖塞特奇勒圖盟。共含新土爾扈特左旗等二十三旗。蒙古人口約六萬四千人。

（十）雅庫特



圖九

雅庫特 (Yakut)，為蒙古族與突厥族人原有自然領土的一部份，位於布里雅特與貝加爾湖以北；鄂霍次克海以西；葉尼塞河以東；北臨拉普提夫海，總面積約三百萬平方公里，除原有蒙古族系與突厥族系雅庫特人約二十四萬零七百餘人而外，近百餘年來，才有俄羅斯人不斷的大量侵入，首都設在雅庫特斯克 (Yakutsk)，直到清朝初年，該地區仍屬蒙古族與突厥族人自然自由的純生活區。該地區位置與生長的婦女，如圖九與圖十所示：



Kaimuck Women of Sinkiang, China, show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married by their holdress. The woman on the left wears a long switch of horsehair to show that she is a wife.



Siberian Yakut Woman, of the Mongoloid race, is a geologist. Women make up over half the workers in Russia.

圖十 資料來源：World Book

(二) 喀爾穆克

喀爾穆克 (Kalmucks) 為蒙古族的一部，位於莫斯科以南；哈薩克以西，也就是霍爾加河下游地帶，總面積約七萬五千平方公里，人口約二十五萬人，首都依利斯達 (Elista)，境內除俄羅斯、哈薩克和波蘭人而外，蒙古人即佔十一萬人，這裡的蒙古人，據傳在十七世紀，有蒙古族的一支，土爾扈特部，自西藏北部遷到裏海北面的霍爾加河兩岸。他們當時是應俄國沙皇彼得大帝的聘請，前去為俄國保護邊境，以抵禦土耳其的回教徒。到了乾隆三十五 (一七七〇) 年前後，俄國已經強盛到不再需要蒙古人來協助保護邊疆，於是，土爾扈特部人決定東返故土。由喇嘛選好日子，決定在冬季某一天，由住在西岸的蒙古人渡河，會合東岸的蒙古人一起遷返原住地西藏北部。根據往年的經驗，當時的河水應該早已冰凍，沒想到那個冬天氣候反常，河水始終沒有結冰，以致河西的蒙古人無法渡河，而河東的蒙古人已完成東返的準備，無法再等，只有先行離去。河西的蒙古人從此留居俄境，并被附近的突厥民族戲稱為「流浪者」，突厥語的「流浪者」一詞，發音為喀爾穆克，也是「客家人」的意思，從此這一部份的土爾扈特部蒙古人，遂被稱為「喀爾穆克」。蘇俄則將此地區稱為「喀爾穆克自治共和國」。該區域生長的婦女與區位，如圖十與圖十一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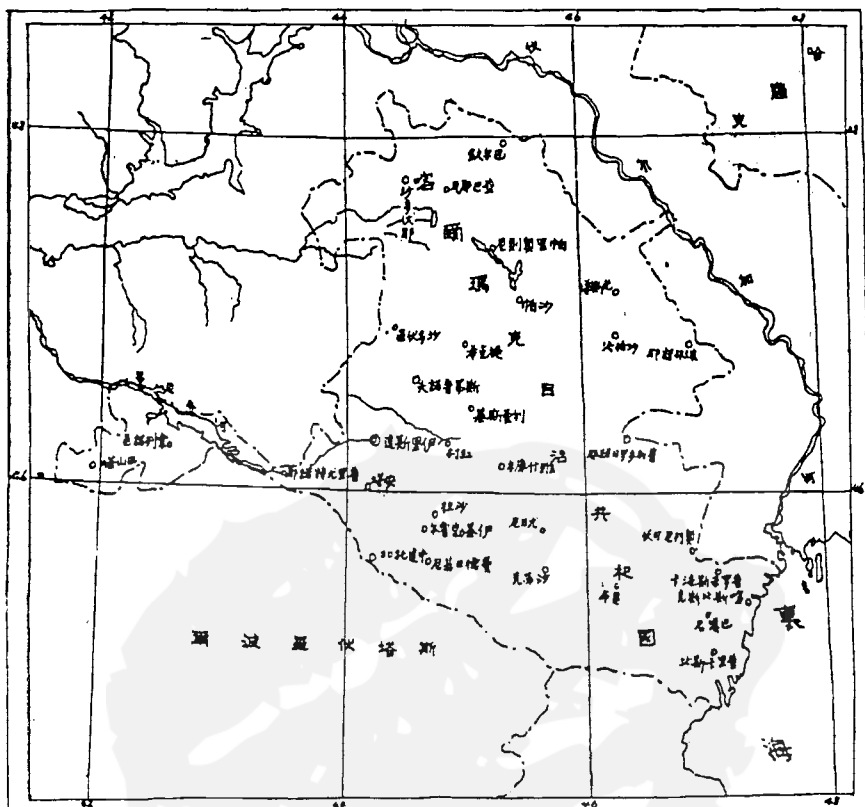
三 主要戰略因素

(一) 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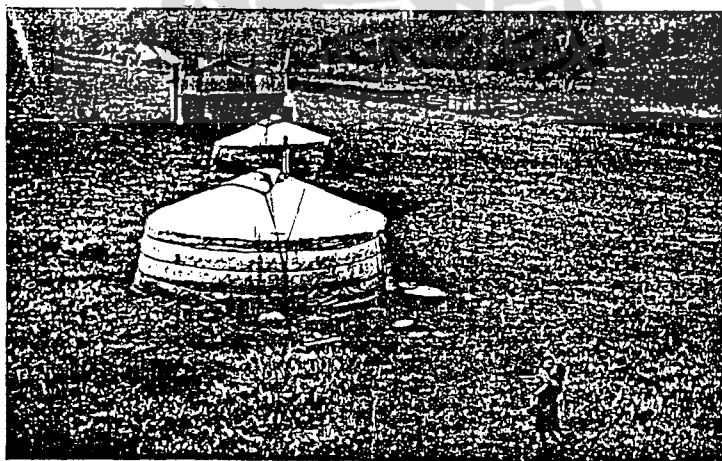
蒙古向為軍民合一制，每佐一百五十戶，每戶一人，即出一百五十人為兵，由佐領率領，佐領屬參領，參領屬旗，而旗有帶兵梅倫一員，承札薩克之命統率之。盟有備兵札薩克一員，慣例是由盟長兼任，盟有常備兵七百至一千人，備中央隨時調遣。民國十九 (一九〇八) 年蒙古會議，通過蒙旗保安隊編制大綱，旋即奉准公佈。不久日本發動侵略，將東部各盟旗兵均改編為警察，抗戰勝利以後，西部各蒙旗為配合中央政府戡亂政策。各蒙旗就地動員人力、物力、財力等，組織地方保安團隊自衛武力。東部各蒙旗為配合東北行轅戡亂，內設立蒙旗聯防指揮部，其經費、槍枝、彈藥、服裝等，均報請中央補給。

而外蒙古於民國十 (一九二一) 年前後，受俄帝的強力統治下，正式建立蘇俄軍隊式體制，分「正規軍」、「民兵」、「學校中服務」等三

喀爾瑪克自治共和國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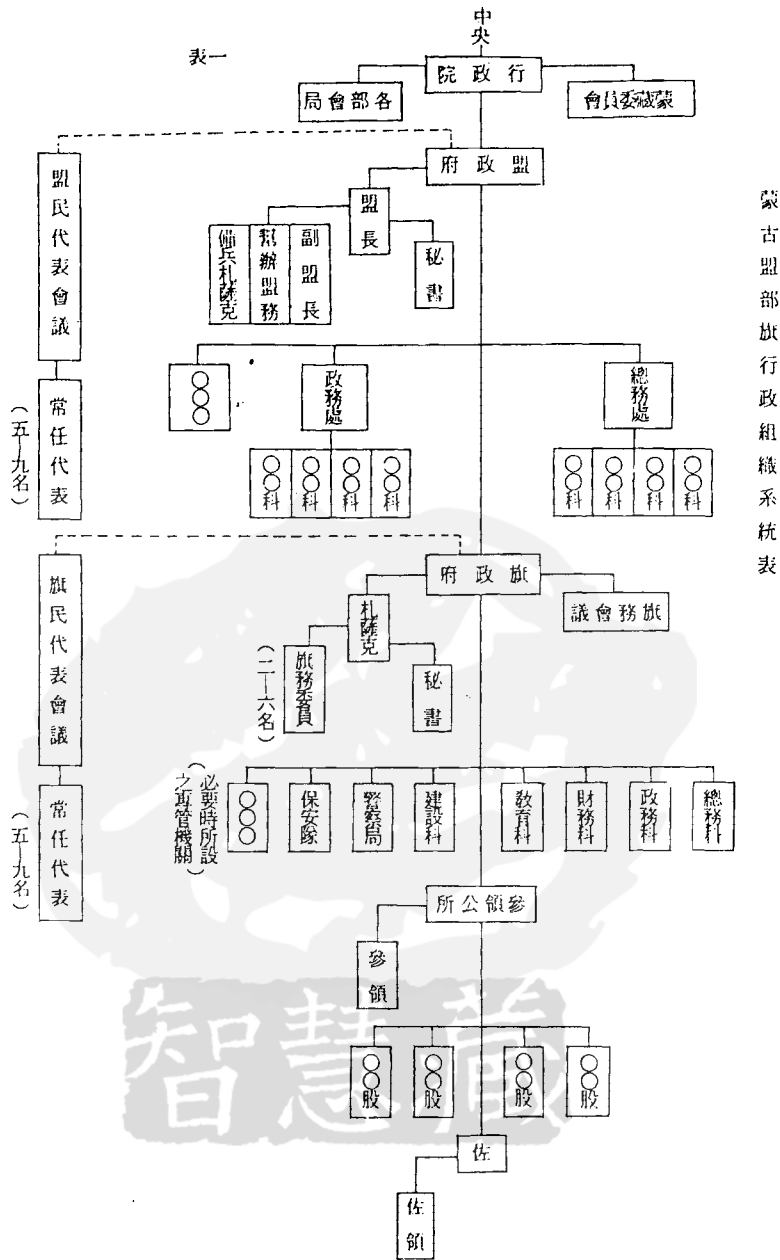


圖十一



圖十二

表一



蒙 古 帝 國 (公元一三〇〇年)



圖十三

取自希腊、穆罕、威爾合著之「世界通史」

種，使用武器均爲俄制。迄第二次世界大戰，外蒙古因接受蘇俄的技術援助，亦建立起自己的軍火工業，有很多的新武器，都可以自己製造，不僅可供給外蒙古紅軍使用，剩下部分，還可以支援蘇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德作戰時用²⁰。

(二) 政治

蒙古以往的政治組織，是十戶有長，一百五十戶爲佐，是爲政治行政的基本單位。五、六佐爲一參，直屬於旗，旗屬於盟，盟屬於中央。盟旗首長過去多係世襲，定名「札薩克」，資深札薩克皆盟長。自盟部旗組織頒佈以後，盟政府分處辦事，旗政府分科辦事，廢世襲，盟旗首長，改由中央直接委派。其組織如表一所示：

盟的政治地位與省相同，旗的政治地位與縣相同，外交統屬中央。抗日戰爭勝利後，凡蒙古族居住之區域，中央又協助各盟旗復員。并基於五族共和之旨，於民國三十五（一九四六）年制憲，到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元旦公佈，在憲法一一九條及一六八條，明文規定，中央政府有義務，扶植蒙胞，共同促進蒙旗地方自治之實施²¹。

外蒙古在蘇俄操縱之下，而宣佈成立偽「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後，首先廢除舊制，將原有之部、旗名稱一律改變。民國十三（一九二四）年，又重劃分爲十三省（部），省以下爲縣（蘇木）、鄉鎮（巴戈）、鄰（號里）；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後，爲配合其所謂「區域經濟發展計畫」，復又劃分爲十八省及一直轄市烏蘭巴特爾（庫倫）。省以下爲縣（蘇木），是基層行政單位；烏蘭巴特爾市下爲區、里，并行縣社合一制，即縣長兼任合作社之社長。其政治制度不斷在改變。

(三) 經濟

甲、畜牧

內蒙古地區，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地現牛羊，遼瀾的草原，水草豐富，氣候溫和，是一片最理想的天然牧場。而這裡的畜牧，在傳統形式上可分爲定牧與游牧兩種。定牧是居處有定，仍賴畜牧爲主要生產方式，同時并兼營農業、商業、或工業等，如察哈爾盟、伊克昭盟等地區。游牧是逐水草而遷移，以穹廬——蒙古包爲居室，如圖十二所示：

在烏蘭察布盟、錫林郭勒盟等地區。牧畜以馬、牛、羊（羊分綿羊和山羊）、駱駝爲主。草原上騾、驢、豬、雞、鴨、鵝很少。一個五口之家的人，足可以養四、五十匹馬，五、六十頭牛，以及三百隻羊，其生產的

價值，遠較內地五口之家農耕收益爲大，這也是養成蒙古人一直仰賴於畜牧業的主要原因之一。

乙、狩獵

蒙古西北部山地的居民，自古以來，號稱「森林之民」。他們從古盛行狩獵。一般來說，蒙古民族，自成吉思汗以後，除畜牧而外即盛行大規模的狩獵，一面獲得經濟上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給部屬大眾以戰鬪訓練之機會，才傳下了當時的英雄。

狩獵固然是一種原始的產業，但仍爲今日蒙古人最重要的經濟收入來源之一。獵物的種類有山貓（虎）、豹、兔、黑貂、犴狴、獾、野狼、野雞等。還要再一提的就是狩獵打狼打後不打前。

丙、農業

內蒙古地區的農業比較早些發達，主要出產有糜子、小麥、穀子、高粱、蕎麥、豆類、麻、莜麥等；蔬菜有白菜、蘿蔔、芹菜、胡瓜、馬鈴薯等；果類有桃、梨、棗、葡萄、蘋果、海棠等。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底，中共竊據大陸以後，在內蒙古提出「林牧爲主，多種經營的口號，經三十餘年的推展，民國七十二（一九八三）年十月七日據匪「人民日報」公開招認：「現在不但使內蒙古全區沙化擴大，而且是農業吃牧業，風沙吃農業，路子越走越窄」。

外蒙古從事農業發展較晚，爲大力推動農業發展，對從事農耕之蒙民，除給予貸款生產外，并興建固定房舍，鼓勵蒙民定居，概免賦稅，以及改善生產組織，增設農業學校，培養農業人才等措施，以鼓勵蒙民從事農業生產，以期達到自給自足。農業種類有小麥、燕麥、大麥、蘿蔔、芹菜、南瓜、薄荷、茴香、蕎麥、馬鈴薯、抱頭白等。主要農業區在色楞格河和鄂爾渾河的下游、庫倫至恰克圖之間，及科布多地方的薩巴欽、土爾扈特、塔里雅欽，以及烏倫科姆一帶，土壤或黑或黃，水源豐富，最宜農耕。小麥的生產，不僅可以自足，而且還有很多剩餘可供外銷²²。

丁、工業

內蒙古原始有乳、毛、皮革等加工業。後有食品、冶金、煤炭、電力、石油、化工、機械、木材、建材、紡織、製糖、造紙等工業。外蒙古的工業亦已粗具規模，有鐵工廠、紡織廠、製革廠、木器廠、酒廠、造磚廠、軍事國防工業製造廠等。

蒙古地區維已向工業方面轉變，農業、畜牧業并未因此而降低其重要性；反之，供給工業原料的還是農業和畜牧業，諸如牛乳之於乳業；肉類之於罐頭；及羊毛之於織氈氈等。所以在蒙古高原，已對農、工、畜牧等

各業的發展均爲重視。可痛惜的是，現仍在集權共產制度之下進行，蒙古人民不論是如何努力，在共產暴政壓迫下永遠得不到應得之利益。

戊、資源

在礦業方面，內蒙古地區的礦產極爲豐富，出產有銀、鐵、煤、鹼、鹽、石棉、雲母等。其中以煤產量爲最多，主要產區有四：1. 哲里木盟札魯特旗的霍林河礦。2. 呼倫貝爾大興安嶺西坡的伊敏河礦。3. 昭烏達盟平莊礦區內的元寶山礦。4. 伊克昭盟準噶爾旗準噶爾礦。外蒙古更爲豐富，出產有金、銀、銅、鐵、鉛等有價值的原料。蒙古礦業之所以未能早日開發，主要原因是由於佛教喇嘛的迷信，以爲挖掘土地將使靈魂不安的緣故。如果礦產開採的理想，使蒙古高原成爲世界上另一個科威特，或沙烏地阿拉伯，甚至於出現一個新中東也未可知。

在水產業方面，蒙古的河川都有豐富的水產，特別是內蒙古靠近黃河，有黃河的鯉魚，以及烏加河、楊家河、黃土拉亥河等產魚量，亦極豐富。外蒙古的色楞格河、鄂爾渾河、克魯倫河、以及皮布伊爾諾爾與阿索戈爾等湖沼，魚產量亦極爲豐富，產有鱖、鰱、蝦、梭子、鯉、鯢等魚種。

在森林業方面，內蒙古的森林業較不發達，而外蒙古的森林面積甚廣，約有十餘萬平方公里，以西北部及東北部爲最繁茂，主要密集之區域：1. 肯特山脈區之森林面積，至爲廣闊。沿克魯倫河畔，林木極茂盛，高二、三丈之白楊，隨處皆是，沿河綿亘，一望無垠，俗語稱爲「森林城」。2. 杭愛山脈區之森林面積，約有六萬四千餘公頃；庫蘇古爾湖四周之森林面積，約有八萬餘公頃。松柏、白楊、樺、檜等，較之他處爲佳。3. 接近大興安嶺一帶，多產松柏，高達數丈，面積約兩倍於克魯倫河之林木。4. 唐努烏梁海及科布多之森林，亦較優於前幾處。而薩彥嶺之松柏、白楊等，量豐而質佳。5. 蒙古阿爾泰山脈區，亦有若干林地。

(四) 交通

甲、公路

內蒙古地區的公路主要有包銀公路、銀阿公路、酒額公路、通林公路、多烏公路、張錫公路、白齊公路。外蒙古公路有庫張公路、庫歸公路、庫多公路、庫恰公路、庫上公路、庫滿公路、庫海公路、庫烏公路、烏克公路、烏科公路、烏巴公路、烏哈公路、烏齊公路、烏阿公路、烏查公路、烏提公路、烏哲公路、烏達公路、烏工公路、科古公路，以及丘雅公路、杜斯金公路、買賣城公路、波爾蔡公路、張家口公路等關的國道。

乙、鐵路

內蒙古地區的鐵路有綏包鐵路、錦承鐵路、大鄭鐵路、白阿鐵路、集烏鐵路等。外蒙古鐵路有庫恰鐵路、達波鐵路、庫五鐵路、庫伯鐵路、庫烏鐵路、庫張鐵路等。

航線方面，內蒙古航線有北海線、北通線、北蘭線、歸東線、包寧線等。外蒙古航線有庫伯線、庫翁線、庫西線、庫烏線、庫科線等。

丙、水路

蒙古地區的水路亦很發達，尤其是外蒙古，由色楞格河水運經包拉等地，直達貝加爾湖，可通行汽船；由鄂爾渾河水運經包拉入色楞格河達貝加爾湖，亦可通行汽船；由奎屯河水運經鄂博圖等地達巴林泊，亦可通行汽船；由克魯倫河水運經伯音土曼達呼倫池，亦可通行汽船，以及西北部的阿索爾湖，亦可通行汽船。

丁、驛道

蒙古地區的驛道主要有買張驛道、蒙新驛道、烏張驛道、烏克驛道、科古驛道、科西驛道、西蘇驛道、庫海驛道等。

(五) 氣候

蒙古高原的氣候，因屬大陸性氣候，平日空氣較乾燥，雨量稀少而多雪，漠南漠北的氣候就有顯著的差別，有時候，突然最冷的一年，冬季溫度會降低到攝氏零下四十度左右；最熱者氣溫可高達攝氏三十度以上。在一年四季之中，如以農曆來劃分季節，一至三月爲春季多風沙；四至六月爲夏季炎熱天，或偶有傾盆大雨，約一、二個小時左右；七至九月爲秋季天高氣爽，深秋涼而入寒；十至十二月爲冬季冰凍結雪爲嚴寒時期²⁶。

(六) 地形

蒙古高原的地形，是由陰山、興安嶺、阿爾泰山等主要山脈環抱而形成的高原盆地，東部與北部都是大草原。在廣大的草原上的外圍，差不多都是山脈和丘陵起伏的地區。自庫倫至恰克圖之間，森林頗饒，水源亦足，土壤或黑或黃，最宜農耕；自庫倫至烏里雅蘇台之間，沿愛得爾河、色楞格河、草原豐富，崇山峻嶺，林木茂盛，牧畜及農耕均宜；自烏里雅蘇台至唐努烏梁海之間，碧草綠波，最宜牧畜，森林、水源，真是一幅大好的景況，令人觸目欣然。大戈壁或沙漠地帶²⁷，即自阿拉善旗東部賀蘭山以來，黃河以西，額爾納特別旗、經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錫林郭勒盟，而至外蒙古東南部一帶地方，沙漠約佔全境百分之十五，而其餘很少是

不毛之地。

(七) 習性

蒙古人本性善良、認真、負責、勇敢、容忍與和平。由於受自然環境的影響，習性稍有改變也是自然的。據兩個外籍人士布爾斯德瑯與安特那曾分別著書說：「蒙古人懶惰好閒、不學無術，天生就要過着游牧安逸的生活」^②。另一個丹麥旅行家皮照則著書說：「這是因為過去蒙古人太依賴自然生存的不良習性，以及教育的落後所使然。但是現在和過去就完全不相同了，有當技工的、教書的，做醫生的、工人的、經理的、飛機駕駛員、汽車司機等。而且人人非常熱心並富有理想，不斷建設，勤奮的幹勁，彷彿從睡夢中醒過來似的而富有朝氣，人人要自立自強，早日擺脫俄共的束縛和中共的統治」^③。

(八) 迴響

自從俄共侵入外蒙古以及其他各地以後，便派了許多所謂顧問和專家，並於民國六（一九一七）年導演外蒙古「獨立」。這種獨立，帶給了外蒙古人民莫大的痛苦和災害。首先改變文字，強迫蒙古人學習俄文和斯拉夫字母拼成的新蒙文，而且將蒙古人飼養的牲畜完全沒收充公，使一無所有，到處流浪。據兩個外籍人士曾作兩件很詳細的報導。一個是英國作家卡德威爾；另一個是瑞典商人沈瑞恆。卡德威爾在香港虎報發表一篇文章聲稱：「儘管我們現在殊少獲悉這片遙遠土地的情況；但該處共黨，顯然并非高枕無憂。至少有一個蒙古籍的牧師因叛黨罪名及叛國活動而被關押和清算。同時，蒙古已經發動過多次全面的反宗教宣傳，而蒙古人民却對宗教的信仰及教條的遵守，始終不渝。這一個問題，已使共黨大感頭痛」。卡氏又為證明此點的正確性，又引述蘇俄「真理報」於一九五四年六月七日刊登的一篇該報駐蒙古的記者之報導稱：「殘忍的階級鬥爭仍在外蒙古進行不息，喇嘛的既得地位被剷除後，他們已脫掉他們的黃袍而偽裝成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像野狼似的到處漂泊」^④。由上述的事實，也證明俄共及其傀儡蒙共所做的反宗教及反精神生活的各項暴政，早已完全徹底的失敗。

沈瑞恆是一位在內外蒙古各地區久年旅行經商的瑞典人，他在內外蒙古先後居留有四十餘年之久，其在外蒙古的時間較多，他曾經也參加過瑞典的探險隊，深入窮鄉僻壤，考察實地情況。於民國四十四（一九五五）年春季始離開外蒙古，他在紐約告訴中央日報駐美記者說：「外蒙內部非

常地不穩，一般蒙古人對蘇俄，以及對少數蒙共的統治者，恨之入骨，到現在外蒙古的人心，仍是歸向中華民國」。又說：「因為外蒙古人民，不堪共產黨的剝削，已由憤恨而激起積極的反共行動」。又說：「我曾親眼看見到若干反共游擊隊，每單位人數并不多，有的只有二、三百人，他們的槍彈雖然缺乏，每枝步槍，普遍只有五顆子彈，但他們都英勇逾恆，高舉中國國民黨青天白日的黨旗，與俄國和外蒙古的共黨份子血戰」。又說：「我在內外蒙古的交界地區，看到許多顛沛流離的外蒙古人民，他們因不甘聽任俄共與蒙共的迫害，企圖進入內蒙古，可是他們何嘗知道內蒙古也是在共產黨統治之中」。又說：「我曾親身經歷一個外蒙人民仇恨蘇俄的一個事實：某一次，我行經一個稀落的外蒙鄉村，村民看到我遠遠而來，即行避開。我見到這種情形，知道是發生誤會，我馬上將隨身攜帶的武器置於地上，然後求與村民攀談，經過自我介紹以後，村民齊聲答道：『我們原以為你是蘇俄人』。我發現原來我也有一隻大鼻子的關係」^⑤。

吾人從以上兩位外籍人士的口中，深知外蒙古的同胞，永遠是熱愛着自由祖國——中華民國的。也反映出外蒙古同胞，無論由喇嘛活佛到群眾，他們反俄反共的情緒永遠在不斷的高漲，直到重獲自由。

偽「外蒙古青年黨」領袖額爾德尼，於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召開第二次蒙古人民革命黨代表大會，訂定青年黨黨綱內稱：「如有主義相同，政見相合之黨派，則不論其為中國或蘇俄，皆望其互相提携，互相扶持。至於與中華民國政治上之關係，則視中華民國的待遇而定。如中華民國內之各省及各民族能根據民族自決，如省自治之大義採用廣義聯邦制度，完成各族平等之精神，則蒙古人民與政府毫不反抗加入聯盟」^⑥。

四 結 語

衆所周知，歷史上所稱的蒙古人，居住地并不限於今日的內外蒙古，而是包括散居在內外蒙古以外的廣大地區。在成吉思汗與太宗、憲宗雄視世界之蒙古帝國時代，給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創造了空前未有的版圖，東達太平洋、西抵多腦河，北至北極海，南迄瑪達拉斯、摩洛哥，以及尼羅河流域一帶。如圖十三所示：

而蒙古高原，人口稀少，地下資源豐富，也是一片黃潤無際的草原，四境茫茫，天草相連，地平線上日出和日落一幅美麗的景象，幾無異於海洋，是多麼地平靜，又是多麼的莊嚴，在那大高原上，遠望無際，崗巒起伏，一處比一處美麗，一處比一處不同，讓人深深感覺，蒙古高原，不但是世界的重心，亞洲

的心臟、中國的命脈，也是中國被俄共侵略和迫害最早最慘的一個國防地理要地。

遺憾的是，有些學者和專家，寫文章若談到蒙古問題的時候，他們的態度和觀念意識，總是非常過分的主觀，多是採取責備蒙古人的口吻，認為蒙古到今天的地步，是由於蒙古人太懦弱、太無能，甚至說不愛國，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也許，他們所指的蒙古人，是指的蒙古共產黨，但是蒙古共產黨，決不能代表蒙古人，就如同中國共產黨，決不能代表中國人一樣。蒙古久在俄共控制之下，實在是太可憐了，若與今日的阿富汗相比較，被俄共迫害的程度，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最使人痛心的，就是國人看蒙古人和蒙古，總是偏重於人性強悍和一片沙漠荒寒，而缺少深入瞭解蒙古人的忠厚、實在、勇敢、克苦、容忍、負責和蒙古高原豐富的天然資源。

蒙古高原的戰略價值極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外蒙古成為日本與英美各國聯軍干涉俄國革命與對德單獨媾和的要地，也成為赤白俄決戰的中心。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又成為日俄爭奪的焦點，俄共派大量的軍隊進駐外蒙，直到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一）年日蘇中立協定簽訂之後蘇軍方才漸次減少，但至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八月，蘇俄藉雅爾達密約恢復帝俄時代在中國的特權，又撕毀日蘇中立協定，並挾持外蒙古共同對日宣戰，以外蒙古為基地向中國東北及內蒙古進軍，以享受美軍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的成果。

現在在蘇俄與中共衝突中，外蒙古又成為蘇俄的前進軍事基地，戰略地位又有了新的意義。故蘇俄除將西伯利亞大鐵道接庫倫後再接北平通平漢鐵路，並在外蒙古建築密集的公路網，便利蘇軍大量進駐外蒙古，而且為外蒙古軍隊製造了越過戈壁沙漠的特別裝甲車與戰車。對中共形成嚴重的威脅，欲在將來蘇俄與中共戰爭時，以外蒙為佔領中國大陸的大本營。

左宗棠說：「保蒙古，所以衛京師；保新疆，所以保蒙古。若新疆不守，則蒙古不安」^①。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得更明白，他說：「我國皆知，蒙古亡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為壯烈而亡，故舉國一致，矢死非他也」^②。先總統蔣公也特別指出：「我們中國國家的領域，以民族生存所要求者為界限，亦即以民族文化所維繫為界限。故我們中國所浸潤，版圖破碎，即為民族生存的割裂，亦即為民族文化的衰落。故全國國民必引以為恥，非至於河山光復，不能停止其雪恥救亡的運動」。又說：「如有一個區域受異族的佔據，則全民族，全國家，即失其自衛」。

上天然的屏障。河、淮、江、漢之間，無一處可以作鞏固的邊疆。所以琉球、台灣、澎湖、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的割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③。

關於蒙古的戰略重要性，也曾有人將中國比喻為一個有蓋的水壺，遼東半島是壺柄，新疆是壺嘴，而蒙古正是這壺的蓋子。此蓋子若蓋的好，則中國就沒有問題；反之，此蓋子若蓋不好，則中國就如壺內的水一般，就要受到很大的影響了。蓋好這蓋子，則中國可保永久安寧與和平。

再從歷史得證，唐、元、清之強；晉、宋、明之弱，皆因是否保有此壺蓋子為關鍵。所以，將來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的時候，對具有戰略價值極高的蒙古高原，為必先建設的要地。也就是說，蒙古高原的戰略價值地位，尤其在中、蘇兩國之間，如果中國保有蒙古高原，則中國進可以威脅莫斯科與其遠東地區聯繫的交通線和其遠東佔有領土的安全與保障，退可以作為大陸平原地區的外圍屏障；反之，如果蘇俄佔據蒙古高原，則其進可以威脅中國大陸心臟地帶，退可以作為西伯利亞鐵路與礦區的屏障，兩者均有致命的影響。

再進一步就整個的戰略角度而言，若蘇俄方面能充分掌握了蒙古高原，並以此為中心，使本身的影響能力作幅射式的擴散，則在圓周三千海裡之內，其籠罩的範圍，不但可包括整個的中國大陸、太平洋、印度洋，而且連波斯灣油區的中東各國，亦在其勢力範圍之中。所以，蒙古高原的戰略價值地位，對保衛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和世界的安寧，則極端的重要。而蒙古高原與中國既然有如此生死存亡血肉相連的關係。故全國同胞均應給予蒙古真誠、慈祥的關切，以及政府對蒙古的態度、做法，和政策也應該未雨綢繆，早日訂定可行的政策和做法，擴大政治號召，團結海內外蒙胞，共同努力，光復大陸，俾利整個蒙古也能享受到三民主義制度下的溫暖，在蔣總統經國先生英明睿智的領導和全國同胞共識之下，國族團結，國土完整，主權統一，共同為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神聖使命而犧牲奮鬥。（本文作者為政戰學校教授）

註釋

① 見姚從吾譯「蒙古秘史」第五十二節附註。

② 蔣緯國著「戰爭與和平中戰略原則之研究」。詳參見七十年三月中華戰略學會研究論文專集。

③ 「外蒙資料彙編」第十七頁，二十頁，民國四十三年五月，蒙藏委員

會印。

4 「蒙藏現況研討會論文集」，第一一四頁，民國七十四年四月，蒙藏委員會印。

5 烏蘭察布盟烏拉特前旗與阿拉善旗，邊界的戈壁沙漠地帶，日久難以行動而受阻，自動撤退至五原，而全軍覆沒。

6 同註3，第二十六頁。

7 楊樹森撰「蒙古環境簡析及戰地政務實施計畫補充規定草案」第一頁，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國防部印。

8 周寶鳳編撰「蒙古民間故事及寓言」第二頁，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台灣中華書局印。

9 民國五十七年十月五日各大報紙均登載。

10 楊汝舟著「外蒙共黨之今昔」第三頁，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初版，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

11 國父 孫中山先生演講詞：「五族協力以謀世界人類之利益」，民國四年講，中央文物供應社印。

12 國父 孫中山先生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民國元年元月元旦發表，中央文物供應社印。

13 國父 孫中山先生「和平統一宣言」，民國十二年一月四日講，中央文物供應社印。

14 國父 孫中山先生演講「修改章程之說明」，民國九年十一月四日講，中興山莊印。

15 蘇赫巴特爾，他的出身是一個從烏爾嘎來的印刷工人，讀了一點兒蘇俄的書籍，並在印刷廠認識了幾個俄國人之後，便信仰了共產主義。

16 約在民國七（一九一八）年之間，蘇某即開始組黨。翌年又與喬巴山聯合，喬當時正在伊爾庫次克（Irkutsk）上學，在俄共操縱下共同發起反抗中國統治蒙古運動。當時很多喇嘛、貴族均群起響應，到後來，他們一點兒也沒有想到，爾後連他們自己也在被共產黨鬥爭之列，直到被殘害消滅盡為止。

17 內蒙古含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和呼倫貝爾部、布特哈部，以及歸化土默特特別旗、阿拉善霍爾特特別旗、額濟納舊土爾扈特特別旗、伊克明安特別旗等。調整為哲里木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巴彥淖爾盟、卓索圖盟等七盟。

即呼和浩特直轄市、包頭直轄市。

同註4。

19 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外蒙政府在莫斯科被迫訂立了一件密約，內容如下：（一）外蒙古當局須宣告一切森林、礦產及土地，以後均歸國有，凡無人佔有之土地，均給蒙古貧民及俄國農民居住耕種。（二）外蒙古天然資源，禁止私有，一切礦區，允許俄國實業家雇用蒙人開採。（三）全國礦業，歸俄國工團及工會承辦。（四）貴族原有之土地權，當即廢止；代以蘇維埃自由交易財產制度。（五）聘請俄國實業家開發資源，振興工商業。（六）請蘇俄工會參與創設勞工制度事宜，以便得以完全保護工人。（七）聘請俄國專家進入外蒙古，以資指導。（八）依蘇俄政府之通議，外蒙政府一切職權，均歸人民政府之行政部門施行。先設立一革命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再召集議會以便制憲。（九）允許蘇俄軍隊駐紮外蒙古，協助蒙人保全領土，以禦中國。（十）活佛及王公之頭銜，一律廢除，並以哲布尊丹巴活佛為革命委員長。

20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政府派內政部次長雷法章，蒙藏委員會委員兼處長楚明善等前往外蒙觀察公民投票。外蒙古地方政府為舉辦此次投票，特設中央與地方投票委員操縱投票。蘇俄與外蒙政權對投票並無確實把握，為控制公民投票，特有一項極不公平的規定，違反一般民主國家秘密投票的原則，採用記名投票辦法，在共產極權恐怖統治之下，完成不合法的投票。

21 節錄明令如下：「查上項條約及其附件，由於蘇聯背信違約，應屬無效，着即廢止；并保留我國及人民對於因蘇聯違反該約及其附件所受之損害，向蘇聯提出要求之權，此令」。

22 蘇俄現已將部改為斯克，即省的意思。該區域之蒙古人拒絕務農，亦不與俄人通婚，曾被大批西遷至波蘭一帶地區；將波蘭人和俄國人再大批東遷，現已為蘇俄在遠東之主要農業發展區。

23 同註3，第十四、十七頁。

24 文中所言盟或部，蒙古語分別為「奇古拉干」或「阿伊馬克」，旗稱「霍希固」，佐領為「蘇木」，十戶叫「阿爾本」。

25 My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p.108 (A General Reference Guide) A. J. K Savders, T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8.

26 最奇怪的是外蒙古北部的布里雅特地區的氣溫，許是接近貝加爾湖的關係，平時氣溫很調和，每年最寒冷的時候，也僅僅在攝氏零下七、八度左右。

制，並立其子貴由。致六皇后垂簾聽政，國家無君者，長達五年之久。然後始立貴由，是爲定宗。且其間，幹赤斤嘗因太宗之崩，大軍遠征歐洲，率衆趨和林，似有乘機自立之企圖。幸因大軍東還，貴由亦至葉爾密河，乃僞稱吾來視喪，別無他意，而引衆還。（註七）

於是，選汗制度，再度發生重大之轉變。一、繼任之人選，本由乞顏部與泰赤兀部，輪流擔任。今則僅限成吉思汗之子孫，始得爲繼任之候選人。二、繼任之人選，本由前任大汗提名推荐，選汗大會予以批准或擁戴。今則雖經前任大汗之提名推荐，選汗大會亦可拒絕，而另立他人。三、十二世紀之選汗制度，本不得父子相傳。今則自太祖而太宗、定宗，均爲父子相傳。

定宗崩，自戊申三月，至辛丑六月，凡三年餘，帝位虛懸，由皇后幹兀立海迷失臨朝稱制。因久未立君，中外洶洶。於是，拔都與諸王、大將，會於阿勒塔克山，議立君，皇后亦遣使帖木兒來會。時大將野里知吉帶，自西域至，建議遵太宗之命，立失烈門。皇弟忽必烈曰：太宗既欲立失烈門，而汝等輔立定宗，豈太宗之命耶？聞者語塞。初太祖分封部衆與子弟，拖雷以幼子，所得獨多，故諸將多拖雷舊部。拖雷卒，諸子尚幼，事皆決於拖雷妃，即莊聖皇后。后有才能，善撫衆，人皆歸心。兼以又與拔都親厚。所以，衆意皆屬意蒙哥。或謂：拔都最長當立，拔都不可。衆人曰：王既不肯自立，請擇一人，以定大計。拔都謂：吾國幅員廣大，非聰明睿智，能效法太祖者，不可爲主，我意在蒙哥。衆應曰然，議遂定。惟皇后海迷失遣使謂：會議宜在東，不宜在西。且諸王未集，不可定議。於是明年，拔都遣其弟伯勒克、脫哈帖木兒，將大軍衛蒙哥而東。已則駐於西，以備非常。諸王、大將復會於闊帖兀阿蘭之地，太宗定宗諸子，及察合台子也速蒙哥，皆不至。拔都乃申令於衆曰：有梗議者，以國法從事，乃諷日奉蒙哥即位，是爲憲宗。時太宗之孫失烈門，二子腦忽、忽察，因不滿帝系之轉移，遂率衆藏甲赴會，欲乘大宴時，稱兵作亂。幸克薛傑告密，於是，憲宗詔忙哥撒兒，以兵止諸王衛士，許各帶從衆二十人入朝。翌日，憲宗親詢三王，皆不承。嚴拷失烈門從官，始吐實而自刎。由是，失烈門黨羽，坐誅者凡七十人。復逮定宗后海迷失，失烈門之母，付忙哥撒兒，鞠治處死。察合台之孫不里，鎮西域之野里知吉帶，交拔都殺之。謫太宗後王於各地，且奪其部兵。三王雖皆因近屬，免死。然命腦忽從軍出征，失烈門以太宗治命當立，對憲宗頗具威脅，後終被處死。（註八）

憲宗即位，因同母弟，惟忽必烈最長且賢。故漠南軍國之事，悉聽裁處，開府金蓮川，得專封拜。八年，憲宗自將伐宋，詔忽必烈趨鄂州，阿

里不哥守和林，並以孛魯歡、阿藍答兒輔之。及憲宗崩於釣魚山，親王末哥遣使至鄂，請速北還，以安天下。忽必烈曰：受命南征，豈可無功而還。時阿藍答兒、渾都海、脫火赤、脫里赤等，以忽必烈英明，且阿藍答兒於憲宗時，鈎河河南陝西財賦，嘗多所譴責，深恐忽必烈得位，追論其罪，遂謀立阿里不哥。阿藍答兒發兵漠北諸部，脫里赤括兵漠南諸州。於是，忽必烈妃密請北還。廉希憲亦諫曰：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專制有年，或覬望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郝經復謂：阿里不哥已據和林，今又以脫里赤行省于燕，既據南京，設稱已受遺詔，並正大位，欲歸可乎？願殿下速與宋議和，直造於燕。忽必烈深然之。及抵開平，遂召開宗親大會，親王合丹等率西道諸王，塔察兒率東道諸王，皆來會。衆以爲旭烈兀既在波斯，尤亦、察合台之後王，復道遠未能召集。今情勢嚴重急迫，不可展期，故一致推戴忽必烈即位，是爲世祖。阿里不哥以世祖自立，遂亦僭號和林。太宗後王海都、禾忽，憲宗後王阿迷帶、玉龍答失、昔里吉，察合台後王阿魯忽、曲里堅子阿而喀台、旭烈兀子出木哈兒等，及拔都母庫托克台可敦，皆附之。中統元年七月，帝自將伐阿里不哥。八月，阿藍答兒率兵至西涼州，與渾都海軍合。詔諸王合丹、合必赤與總帥汪良臣大破之，西土悉平。十一月，帝亦大敗阿里不哥於昔木土腦兒之地。至是，阿里不哥不復能軍。至元年，阿里不哥遂與阿速帶、玉龍答兒，及其謀臣不魯花等來歸。詔諸王釋不問，謀臣不魯花等皆伏誅。然終世祖之世，海都叛亂不時，拒不歸命。（註九）

於是，選汗制度，三度發生轉變。一、昔日之選汗大會，皆宗親咸會。今則大部拒絕，或未能與會。二、昔爲一致擁戴，今則於羣起反對聲中擁兵自立。且選汗之宗親大會，不唯已不復再具昔日之權威，更淪爲有力者之御用工具。

世祖崩，皇孫鐵木兒，以皇太子撫軍北邊。及諸王大臣遣使告哀軍中，始南返開平。四月，召開宗親大會，左右部諸王、大將畢至。重臣伯顏仗劍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述所以立太子之意。聲色嚴厲，衆皆股慄。晉王甘麻剌，真金之長子也。雖欲得國，然因衆皆懾服。兼以述太祖遺訓，不若鐵木兒之流暢清晰，致與會之諸王將相，咸謂宜由鐵木兒即位。玉昔帖木兒復謂晉王曰：宮車宴駕，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虛，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晉王遂曰：昔皇祖命我鎮北邊，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母弟鐵木兒仁孝，宜嗣大統，願北面事之。於是，諸王大臣咸拜稱賀，是爲成宗。（註十）

所以，選汗制度遂四度發生轉變。蓋昔日凡成吉思汗之子孫，皆有被

宗親大會選爲繼承人之資格，今則唯限世祖之子孫而已。

成宗崩而無子，卜魯罕皇后，以嘗出帝兄答剌麻八剌元妃，及其子愛育黎拔八達居懷州。時妃長子懷寧王，方總兵北邊，以昔曾敗海都，降諸王禿滿、明里鐵木兒、阿魯灰、乃蠻帶等，威望甚盛。所以，后深懼其兄弟立而報怨，遂召安西王阿難答至京，謀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辛、前平章伯顏、中政院使道與等，又欲奉后稱制，以阿難答輔之。於是，左丞相哈剌哈孫，遂密遣使北邊與懷州，迎懷寧王海山與其弟愛育黎拔八達。並收京師百司符節、府庫，稱病臥省中。內旨日數至，皆不聽，文書皆不署。及愛育黎拔八達入京，乃以計誅阿忽台等。逮武宗海山即位，遂執安西王阿難答與諸王明里鐵木兒而殺之。並構卜魯罕皇后以交通之罪，謫居東安州，尋賜死。武宗既位，即日尊太后爲皇太后，立弟愛育黎拔八達爲皇太子（註十一）。

仁宗既立，本應遵武宗之命，立武宗之子，即明宗爲皇太子。然丞相鐵木迭兒，爲固位取寵計，力主立帝之嫡子，即英宗爲皇太子，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明宗於兩宮，終致其計遂行。仁宗崩，太后以明宗幼時有英氣，英宗稍柔弱。羣小如失烈門、紐澤、黑駝等，亦以爲若立明宗，必不利於己，遂擁立英宗。英宗既立，太后來賀，英宗即毅然見於色。太后退而悔之曰：我不擬養此兒，遂飲恨成疾。後有告嶺北行省阿散、中書平章里駒、御史大夫脫成哈、徽政院使失烈門，與太后親信要謀之妻，黑駝之母亦列失八，陰謀廢立。丞相拜任，請鞠之，帝曰：若借太后爲詞，奈何？命悉誅之。及鐵木迭兒卒，御史等言：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帝命折其碑，籍其家。其黨御史大夫鐵失，鐵木迭兒之義子也，不自安，遂與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前雲南平章完澤、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帖木兒等，陰謀弑帝。且遣使告晉王，即泰定帝，時鎮北邊曰：謀已定，事成，繼立爲帝。王遣使告變，未至上都，鐵失與赤斤鐵木兒，已殺丞相拜任，弑英宗於南坡。於是晉王即位，是爲泰定帝。按：泰定帝以眞金長孫，不能入繼大統，心懷怨恨，自屬必然。故其遣使告變，當屬姿態。甚至果如文宗即位詔所謂：與賊臣鐵失，也先帖木兒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亦未可知。

泰定帝崩，權臣倒沙，受顧命立皇太子阿速吉八，年甫九歲。以諸王未集，故未頒即位詔。由是，朝野震疑，中外洶洶。時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留守京師，遂召集百官於興聖宮，兵皆露刃，號令羣臣曰：我武皇之二聖子，周王懷王，孝友仁義，宜踐大位，有不奉命者，斬。並執中書平章兀

伯都刺、左丞相馬謀、參政王士照等下獄。然以周王遠在朔漠，猝不能至，慮生他變，乃迎懷王於江陵。且嚴兵守居庸，古北口、太和嶺，以備上都。倒刺沙奉皇后命，討燕帖木兒，遣右丞相塔失帖木兒、太尉不花、御史大夫紐澤、梁王王禪等軍，皆次于榆林。燕帖木兒與弟撒敦，子唐其勢等，帥師與戰，果戰不利。遠懷王入京，羣臣勸進，固辭曰：大兄在北，以長以賢，當有天下。必不得已，應昭告中外，以明朕心。九月壬申，遂即位，改元天曆，是爲文宗。並詔於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十月，燕帖木兒以上都兵南下，守備空虛，命齊王月魯帖木兒，襲上都。倒刺沙肉袒，奉玉璽出降，兩京道路遂通。於是文宗相繼遣使北上，以迎周王。天曆二年正月丙戌，周王即位於和林之北，是爲明宗。四月癸巳，燕帖木兒入覲行在，上皇帝御寶。癸卯，詔立文宗爲皇太子。八月乙酉，車駕至旺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覲。是日賜宴皇太子及其羣臣。庚寅，明宗暴卒。考明宗之弑，實燕帖木兒所爲，然文宗與聞弑事，故亦文宗弑之也。（註十三）

文宗疾大漸，召皇后與燕帖木兒曰：旺忽察都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悔之不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天下乃明宗之天下。汝等愛朕，召妥權帖木兒立之，俾朕見明宗於地下，亦差可自解。文宗崩，燕帖木兒欲立燕帖古思，皇后不從，堅申固讓之心。時明宗長子妥權帖木兒，遠在廣西靜江，燕帖木兒亦不欲立之。次子懿璘質班，因文宗眷愛，留居京師，年七歲，遂立之，是爲寧宗，在位未及一月而卒。寧宗既崩，燕帖木兒復擬立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吾子尚幼，妥權帖木兒在靜江，年已十三，且爲明宗長子，禮當讓之。於是乃迎立之，是爲惠宗。惠宗既立，因恨乃父明宗之遇害。遂於後至元六年六月，以文宗圖謀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復欲私心傳子，陰構邪言，嫁禍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俾出居遐陬。罪不勝誅，詔除其廟主。文宗皇后雖朕嫡母，雖離間骨肉，罪惡尤重，着削其尊號，發東安州安置。此至，尋賜死。燕帖古思昔雖冲幼，情有可原，理難同處，命謫居高麗。未至，亦遇害。考文宗固有罪，然后捨其愛子，割愛啗義，堅立惠宗，非由箱制者可比。今母子俱殞，追緣覺聞，固當報之，然惠宗亦不免過酷也！（註十四）

從上所陳，自武宗以至惠宗（按：元史稱順帝），其間帝位之承傳，有兄終弟及者，如武宗與仁宗。叔繼侄立者，如英宗與泰定帝。兄繼弟即位者，如寧宗與惠宗，亦有權臣擁立者，如武宗與仁宗，明宗與文宗。陰謀弑篡者，如泰定帝與文宗。所以，帝位之承傳，不僅毫無原則可循。即選汗之宗親大會，亦淪爲形式，徒具其名而已。選汗制度之破壞，至此可

「卷三十二」「文宗」、卷一六「后妃」、順宗昭獻元聖皇后
「新元史卷二十」「明宗」、卷二四「鐵失迭兒」、「鐵失」、
多桑蒙古史三六二頁、元朝制度考「蒙古庫烈爾台之研究」一
二〇頁。

註十三：元史卷三十一「明宗」、卷三十六「文宗」、新元史卷二十一「明
宗」、卷二十一「文宗」、卷二〇二「倒刺沙」。

註十四：元史卷三十六「文宗」、卷三十七「寧宗」、卷三十八「順帝」、
新元史卷二十二「寧宗」、卷一〇四「后妃、明宗不魯失禮皇
后」。

註十五：多桑蒙古史卷二六二頁：「君位有人，諸軍固屬皇帝。然在缺位
時，諸軍則仍奉其原屬之王為主。」

附註：本文與元朝制度考「蒙古庫烈爾台之研究」，第五章「庫烈爾台之紛
爭」之內容、含義，有諸多頗為近似之處。然該章重在帝位紛爭之
敘述。而本文則旨在說明，其帝位繼承制度之轉變，流弊，與流弊
產生因素之分析。二者之主旨與行文，皆不相同。

（文承17頁）

27 「戈壁」？實際上是一個平坦高原，氣候乾燥，水源少，而夏季祇是
長着短草的寒冷地帶，冬季一片苦黃又淒慘的局面。

28 見布爾斯德爾著「蒙古之行」，一九二〇年倫敦出版，與安特那著「
中亞洲之新征服」，一九三二年紐約出版二書。

29 見皮爾著「神奇的陸地」，一九六三年紐約出版。

30 但昭文著「大陸的反共抗暴運動」，第二〇頁，出版年月日及出版者
不詳。

31 同註30，第二一、二四頁。

32 同註31。據中央社於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轉美聯社華
盛頓八日電：毛匪澤東於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和美記者史諾
晤談時表示稱：「人民革命在中國成功之後，外蒙古會自然的自願的
成爲中國聯邦之一部」。直到現在并未成爲事實。可見鏗頓所指的主
義相同，不是指馬列共產制度，很明顯的鏗頓所指的主義相同，是與
三民主義相同，在國民革命成功的時候，外蒙古社會自然自願的響應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願望。

33 民國六十（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蒙古人民紅軍舉行建軍五十週
年，舉行大閱兵，大慶祝，大宣傳。蘇俄特別道賀與居功，外蒙與蘇
俄各報章雜誌對紅軍的歷史與現況，均作了大篇幅的宣傳。詳見U.S.
JPRS:54367 1 November 1971, P.41-590. Translation on
Mongolia Nos, 53288-54408: Hoover institution A-2V.8).

34 張大軍編著「新疆史」，第二六八頁，民國五十三年十月，蒙藏委員
會編印。

35 蔣中正著「中國之命運」，第一章，民國三十二年出版。

（文承50頁）

宣布成立「集思早餐會」，將以促進立法院議事運作和諧，協助執
政黨籍增額立委參選十三全會代表爲目標。

廿四日△法國廿四日舉行總統大選，初選於廿五日揭曉，密特朗總統獲百
分之卅三點九五選票，席拉克獲百分之十九點八八選票，兩人將
於五月八日參加決選。

廿五日△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台灣省代表選舉，廿五日起受
理候選人登記五天。

△中國國民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大陸政策議題研究組，廿五日研
商有關大陸政策的制訂與執行，強調必須在確保復興基地安全，
充分建立敵我意識的基本原則下作前瞻性、階段性的審慎規劃。

廿六日△中美年度綜合貿易諮商會議廿六日起在台北市舉行，會期四天，
針對智慧財產權、金融、關稅、農產品、菸酒等事宜進行磋商；
我方除在金融組稍作讓步外，雙方迄廿九日閉幕僅止溝通，未獲
具體結論。

△韓國第十三屆國會大選廿六日投票，廿七日揭曉，執政的民主正
義黨未贏得絕對多數，由金大中領導的平和民主黨擊敗統民黨，
躍居最大在野黨。

△沙烏地阿拉伯廿六日宣布與伊朗斷交。

廿七日△美參院廿七日以六十三對卅六票通過綜合貿易法案，但支持者人
數未達三分之二；亞歐各國均促雷根總統否決。

廿八日△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廿八日在馬尼拉揭幕，我代表團由中央銀行總
裁張繼正率領與會；我維護權益與立場態度極爲堅定，以佩戴旗
徽章和遮蓋「中國台北」名牌字樣方式表示對更改我名稱安排的
異議。

△行政院廿八日院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台灣省政府組織條例」草
案，規定省主席任命須徵得省議會同意。

廿九日△一九八八年國際佳樂小姐決選廿九日在台北市舉行。
△李總統於廿九、卅兩天視察花蓮地方建設。

「西藏文化史」讀後

蔣武雄

西藏地區是我國國防西邊的屏障，惜以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致國人知之不多。今詳閱英人 David Snell-Grave 和 Hugh Richardson 合著的「西藏文化史」，頗感慨國內有關的書籍甚少，且也欽佩外國人研究西藏問題的努力。乃試將此書的讀書心得述之於后：

作者將此書分為三部分，九章。第一部分：西藏早期的國王；第一章：介紹西藏（吐蕃）的情況；第二章：介紹西藏佛教；第三章：晚近的文學觀點。第二部分：西藏中古時期；第四章：僧侶生活的建立；第五章：蒙古的君臨；第六章：宗教的優勢。第三部分：黃帽派；第七章：黃帽派的興起；第八章：滿清的君臨；第九章：二十世紀的西藏。

作者在序言中，認為早期西藏國王的統治，對西藏文化有很大的影響與貢獻，因為農業在此時期，逐漸發展，而佛教傳入後，參雜當地棒（Bon）教的精神，盛行於西藏，使建築、雕刻、文學等藝術也隨之而興。可是至中古時期，西藏文化卻因佛教的墮落，而如同中古西歐文化一般，陷於黑暗。不同的是，至十四世紀，歐洲有文藝復興運動產生，西藏地區卻沒有。

關於作者此些序言，筆者贊同其第一個論點，即西藏初傳（前傳）佛教的興起，確實頗得力於早期藏王松贊岡普對佛教的皈依，使西藏接受印度佛教崇高的精神和唐代燦爛的文化，並鼓勵其國內博學多識之士，努力於西藏文化的開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作者在序言中的第二論點，是認為西藏文化黑暗時期和西歐文化的黑暗時期恰相彷彿。因為當時佛教宗派林立，佛教被俗化成為政權爭奪的工具，喇嘛藉佛教行邪，紊亂教規，更以參悟佛理、作佛事的美名，倡行虛妄的快樂主義，不顧出家的戒律，恣行邪慾，使佛教及西藏文化均陷於墮落的地步。作者將此比之為類似於西歐文化的黑暗時期，可見其眼光是銳利的。

然而筆者對於作者的第三論點，謂西藏無文藝復興運動，並不贊同。首先論及「文藝復興運動」的定義，由於西方和東方文化發展背景與過程各異，如欲以西方對歐洲文藝復興的眼光來判定西藏文化文藝復興運動的有無，那是很容易發生錯誤的。更何況西藏文化的演變過程中，確實有過文

藝復興運動的時期，即是十四世紀末葉，宗喀巴的改革，使西藏佛教復興，也助長了西藏文化的發展。怎可謂西藏文化史中無文藝復興運動呢？

作者在第一章：介紹西藏（吐蕃）的情況，分為十一節，第一節：天然風光；第二節：西藏的起源；第三節：雅壠王朝的創立；第四節：西藏（吐蕃）的鄰國；第五節：一個偉大的藏王；第六節：西藏（吐蕃）的軍力；第七節：早期西藏的手藝；第八節：墳墓；第九節：土著的宗教信仰；第十節：非宗教的文學；第十一節：中國對西藏（吐蕃）的態度。關於作者在第一章中的分節，有些是有待商榷的。筆者認為，固然在偉大藏王松贊岡普之前，西藏仍無文字，佛教也尚未傳入，文化比較落後。但是其當地產生的宗教信仰——棒（Bon）教，在西元前四、五世紀，已傳佈得相當普遍，直至西元第七世紀，在此一千年中，棒（Bon）教在西藏全境曾有過獨佔性的發展，為當時西藏唯一的宗教，且曾發揮其優美的特質，頗能反映出西藏民族精神和思想。惜作者於此章中，僅簡略提及，並未有較多的敘述。

此書既稱為「西藏文化史」，即應特闢一節詳細敘述西藏早期的社會、民情風俗、生活習慣。但是作者卻只以附帶性質似的，在第五節「一個偉大的藏王」中簡單提到，而且是以「新唐書」為引用的資料。此一出發點，並不太恰當，因為新唐書中對於西藏社會的描述，未能居於客觀超然的立場，很容易誤導讀者以為藏人是剝悍殘忍等野蠻人的典型。其實以作者在西藏逗留多年，關於此方面的資料，必然接觸很多，為何獨引用新唐書呢？更何況我們從藏人對信佛、護佛及對活佛化身的法王忠誠的程度，即可知其也是一善良的民族。且就其風俗習慣來看，自從受唐代中國文化及印度佛教的影響後，在各方面都有明顯的改善，更可知其是可開化的民族，以前的落後只是因環境的關係，因此我們實在不應該有錯誤的眼光。此種態度不僅是我們研究西藏文化所應具備，即使在研究各地的歷史、文化時，也應以廣闊的心胸及各民族皆平等的立場，作為我們的出發點。

作者在第二章：介紹西藏佛教，分為九節，第一節：佛教先前的印度發展；第二節：西藏的第一座佛寺；第三節：文學語言；第四節：西藏的第一座修道院；第五節：大辯論；第六節：紀念碑；第七節：其他佛寺

及建築；第八節：石柱；第九節：西藏佛教的維護。

綜觀作者在此章中的分節，似是以實物的介紹來說明佛教在西藏發展的情形。這種寫法，可使讀者將圖文互相印證參考，而對西藏佛教史產生較深刻的印象。但是以實物介紹，也會容易忽略對佛教教義內涵、理論架構及精神所在作充分的說明。尤其是作者在此章中的分節顯得頗為凌亂，好像是作者身邊正好有什麼資料，即將其列為一節，而未注意各節之間緊密的連貫性。

另外，就此章的標題而言，筆者認為有下列數點值得注意，(一)佛教早在印度發展的情況，尤其是思想方面。凡是一種盛行的宗教，必有其崇高的精神價值，才較有可能被延續保持。因此佛教在印度的發展，不是只包括教義和教規而已，還有哲學方面的問題，且其曾和外教在哲學上作過多次的辯論，終於得到地位的確立。(二)佛教傳入西藏後，如何和原有的西藏文化相融合。當時棒(Bon)教的勢力，在西藏已是相當盛行，而目從佛教傳來後，二者如何互相參雜、互相影響？實為我們也須注意的問題。(三)西藏地區接受佛教後，其佛教建築，以壇城形式最盛，因此對於西藏佛寺建築、紀念碑及石柱的了解，也是我們不該予以忽略的。(四)中、印佛教代表在西藏的大辯論，由於中國代表的失敗，使中觀之學盛行於西藏。如果此次辯論，中國代表得勝，則西藏佛教史的發展將有絕大的不同，因此對於此一史實，尤須予以重視。

作者在第三章：晚近的文學觀點，分為五節，第一節：早期的歷史和晚近類似歷史的紀錄；第二節：巴德瑪撒巴幹——蓮華生；第三節：棒(Bon)教的发展；第四節：自由型式的佛教徒訓練；第五節：宗教混合的經過。

在藏王棄宗弄贊時代，可說是佛教在西藏弘布最順利的時代，其中又以蓮華生的貢獻最大，因此在此章，該注意的是蓮華生在印度學習經典的背景、入藏後只弘揚密宗，不闡揚顯教，以及和棒(Bon)教混合的情形。起初，蓮華生在印度從拏惹巴大師總學諸部法要，另習無上密部歡喜金剛之法，再依智足大師學習無上瑜珈父部密集大法，又從姑姑日巴大師學習母部大幻網法，因此其至西藏後，即廣弘密法。但另一原因，筆者認為迷信鬼神的棒(Bon)教在當時民間，勢力仍盛，蓮華生如排斥過甚，易招反感，因此其巧施神通，將棒(Bon)教的精靈收服，成為佛教的護法，並使棒(Bon)教的信徒自行信仰，於無強迫之下，逐漸混合。

作者在此章中提到蓮華生自認身份高於藏王棄宗弄贊；二人相見時，藏王棄宗弄贊先向蓮華生致敬；以及蓮華生曾要藏王棄宗弄贊興建五塔以

贖其大不敬的罪。此些史實，筆者認為對於西藏政治產生極大的影響，可謂師徒倫理高於君臣倫理，日後元世祖忽必烈和八思巴的關係又何嘗不是如此。

作者在第四章：僧侶生活的建立，分為六節，第一節：王朝的崩潰；第二節：佛教的復興；第三節：神權；第四節：有名的譯者；第五節：阿提沙；第六節：宗教規律。

西藏佛教在朗達摩王時期曾遭受嚴厲的迫害，幾乎臨於滅絕，幸而經過一世紀後，即十一世紀初，始逐漸復興，此一功勞首推阿提沙。因此在此章中，我們除須了解西藏佛教被迫害的經過及復興情形外，尤其須注意阿提沙的事蹟。

有關第九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的西藏文獻可謂不多，且在中國方面，因唐的衰亡，與五代時期的紊亂，使我們對於此一百年中西藏的真相，因欠缺詳確的紀錄，而無法深入了解。然而無可否認的是，西藏佛教再度復興，必與藏人在長期動亂中，因產生厭棄現世、寄望來世的意願有關。

另外作者提到藏人以能邀請阿提沙入藏為傲，而阿提沙也確實有其高明的才能，為西藏佛教指出一條新路，尤其是關於思想及修行方面。其著作「菩提道炬論」，闡明了顯教與密宗的異同，分辨出正邪的界限，因此其雖然不根本反對密宗，但是卻排斥幻術，強調以戒律修持為主，此一主張，對西藏佛教的貢獻與影響可說是非常深遠的。

作者在第五章：蒙古的君臨，分為四節，第一節：西藏的屈服；第二節：西藏與印度的關係；第三節：僧人；第四節：西藏與蒙古的關係。以此章的標題來看，筆者認為須注意西藏與蒙古關係的演變，蒙古自成吉思汗興起後，武功鼎盛，所向披靡，消滅許多國家，然而特殊的是西藏地區並未受到侵擾，反而當地的佛教被蒙古人所接納。此一史實，作者依據藏人言，謂是由於成吉思汗想學佛的關係，但作者對此甚表懷疑，筆者認為當時成吉思汗其實並未想學佛，且也不欲以佛教為國教。

然而成吉思汗本人及其日後的繼承者，對於西藏的優待及佛教的尊崇，卻是為一不可否認的事實，例如薩迦派的二祖袞迺波，曾受成吉思汗賜黃金印璽，冊封為圖伯特國王，予以統治西藏的權力，更受命可開教於蒙古各地。

在成吉思汗時期，西藏佛教雖一時未能教化蒙古，但是至元世祖忽必烈時，終於在蒙古建立了穩固的基礎。是時蒙古人為何要放棄往日所信仰的薩滿教，而獨選西藏佛教為其國教呢？作者在書中談到當時蒙古大汗曾召集各教僧人祈神，各施所長，經過比較，終於選定西藏佛教為國教。但

是筆者認為如果另從政治的觀點來探討此一問題，似乎可獲得比較合理的答案。一是因為採行西藏佛教可使蒙古（元）的懷柔政策更易於推行。當時蒙古軍隊雖已征服西藏，但是其勢力仍然僅及東陲，元在西藏的主權，只是名義而已。因此忽必烈以較和平的方法，尊薩迦五祖八思巴為國師，封為大寶法王，主宣政院，總攝天下佛教及康藏政務，並以吐蕃十三萬戶作為供養，設官分職，領於帝師，禮遇之隆，史無前例。二是因為忽必烈從海林王手中奪得汗位，而海林王是信仰薩滿教的，因此忽必烈欲以西藏佛教聯合蒙古來和他對抗。

基於以上兩項因素，終使西藏佛教在元代中央政府的支持與推展之下，盛行天下於一時。然而我們該弄清楚的是當時元與西藏的關係，乃是類似於施主與喇嘛的關係，雖然皇帝拜喇嘛為師，但是那只為一種個人之間的學習，而西藏隸屬於元，却是很明顯的。

論至此，我們又可發現另一問題，即是當時蒙古與西藏二者的親睦，文化的接觸，各互有什麼影響呢？如僅舉出較顯著的，有下列幾點，就西藏方面而言，一西藏的行政架構比往昔更為完備；二寺院的財產大增；三喇嘛僧侶的生活變質。至於影響於蒙古自身的，有西藏佛教的專橫，使喇嘛僧侶貪慾淫恣，毒害百姓，擾亂社會，浪費國財，成為導致日後元代滅亡的主因之一。

作者在第六章：宗教的優勢，分為五節，第一節：藝術與雕刻；第二節：文化的限制；第三節：西藏的學術；第四節：寧瑪派的發展；第五節：禪教（Bon）發展。

此章是敘述西藏文化在明代時期的發展情形。元代輸入於西藏的是軍事統治，而至明代，輸入西藏的卻是大量的中國文化，因此在第六章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文化對西藏文化的影響。

從唐代至元代，即第七世紀至第十三世紀，近六個世紀當中，西藏的文化可說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但是至第十三世紀，西藏佛教大致已自成一系統，逐漸脫離印度的色彩。因此當時西藏的文化，諸如繪畫、雕刻、文學等方面都產生很大的變化。

印度文化對西藏的影響是全面性的，而中國文化在當時對西藏的影響，卻僅及於上層階級的少數人，一般藏人的生活仍與漢人有顯著的不同。但是我們可確定的是，中國的家具（木刻桌、椅）、陶器、毛毯及烹飪，在當時已傳入西藏。而最大影響，即是造紙術和木版印刷技術的傳入，使西藏佛教的經典，迅速增加，促進了傳佈的情形。

至於繪畫方面，如試予比較，我們可發現印度式的畫像，其特徵是一

在中央主像兩旁，畫有對稱的小像；二在中央主像上頭，畫有至高佛；三無蘊潤。而中國式的畫像，卻是「主像不一定在中央；二有景深。

作者在第七章：黃帽派的興起，分為七節，第一節：第十四、十五世紀藏人的生活；第二節：宗喀巴；第三節：新宗教的規律；第四節：蒙古的勢力；第五節：黃帽派的勝利；第六節：第五輩達賴喇嘛；第七節：西藏和外國的接觸。

在此章中，較重要的史實，是宗喀巴的革新為何能成功？且產生什麼影響？我們都知道藏人常以西藏佛教的觀念作為言行標準，可是西藏佛教薩迦派自被元朝尊崇以來，已逐漸變質，棄顯專密，甚至吞刀吐火，以炫世俗。因此至明代，新迎當派宗喀巴力斥薩迦派的末流，上承阿提沙的正統，貫通顯密，樹立修行的程序，倡行戒定慧佛教本旨，嚴禁僧侶娶妻生子，改為節徒傳授。於是西藏佛教得以復興，再經歷代的宏揚，終成一盛大的黃帽派。

論及西藏佛教的復興，其中一項因素，筆者認為似與當地豪族的支持及印度高僧的合作有關，使宗喀巴能順利發展其勢力。至晚年，即得以在拉薩東北建造甘丹寺，不久，其弟子又於拉薩近郊建造色拉、別蚌二寺，並稱為前藏三大寺。

至於在此時期，前幾輩達賴與蒙古的關係，也是我們該注意的。例如第三輩達賴曾至甘肅、青海、綏遠、寧夏一帶說法，因而感化了俺答汗僱武信佛，接受黃教。又例如固始汗攻滅後藏的藏巴汗後，奉五輩達賴為全藏的元首，即藏王位於札什倫布，及至五輩達賴返回拉薩時，乃將後藏政權委託其師羅桑闍隆代為掌理，並請其歷世轉生，是為歷代班禪喇嘛之始。

作者將第八章：滿清的君臨，分為十節，第一節：繼承的問題；第二節：滿清勢力的建立；第三節：班禪喇嘛；第四節：基督教的傳教士；第五節：攝政的時期；第六節：西藏和尼泊爾的關係；第七節：禁土；第八節：行政；第九節：文化；第十節：不友善的鄰邦。

清代與西藏的關係，不同於前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時駐藏大臣的設置，統領駐軍，鎮撫西藏。乾隆時，又以政治、經濟、軍事、宗教、交通大權交予駐藏大臣。例如：一與達賴、班禪平等；二文武官吏選奏任免權；三軍事指揮監督權；四大喇嘛轉世監定權；五財政監督審核權；六通信檢查權；七交通統制權。至此時，中國在西藏的實質宗主權得以確立，且滿清也盡力優待懷柔藏人。因此使自唐代以來，歷代的統治未能做到的，至清代都能如願以償。難怪清人魏源「聖武記」中有言：「自唐以

算法，哈薩爾是不算在內的。在這種情形下，希米德的世表自然少屠寄的一世。而這位被希米德忽略的一員，很可能是也孫格之孫勢都兒。勢都兒也因參加了東路宗王之叛，而「下落不明」，且當時火魯火孫一系已遭削籍，故宗王之位乃由勢都兒之子八不沙接替。希米德的世表因以宗王承襲為準，勢都兒顯然是排不上；而屠寄既兼顧兩項基準，勢都兒乃被納入，因而會有一代之差。由上可知和碩特諸汗可能是勢都兒之所出。

要進一步探究失列門及以下的世系之前，似乎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哈薩爾一系在元代中所扮演的角色。哈薩爾是帖木真的同母弟，也速該的次子，生於西元一一六四年，小帖木真兩歲。以神射稱著，且驍勇善戰，在帖木真征服漠北諸部時，有着相當的貢獻，特別是伐乃蠻（the Naimans）之役，論功以哈薩爾為第一，故帖木真曾說：「有弟別勒古台之力，合撒兒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④而以「凡合撒兒子孫，位在宗室之上」為恩賞。正因為哈薩爾才能出眾，又貴為黃金氏族的一員，所以有野心的薩滿術士闊闊出欲使皇族內鬩，以坐收漁利，乃譖成吉思汗說：「長生天指示說：一次令帖木真執掌國政，一次令哈薩爾執掌國政。如果對哈薩爾不注意，後患不知如何？」帖木真聽了之後，馬上就把哈薩爾捉拿起來，闊闊出等人遂又去帖木真的母親訶額命處通風報信，而使哈薩爾脫險。未几帖木真又奪去了給哈薩爾的四千戶百姓中的大部份，只留給他一千四百戶。訶額命因其兄弟不睦，不久便憂鬱而死^⑤。

帖木真與諸弟之和睦的記載，除了見於「蒙古秘史」外，「蒙古源流」中也有詳盡的記錄。在該書中以哈薩爾和別勒古台恃功驕縱，最後被帖木真所化成的賣弓老人所折服。而且哈薩爾在帖木真即汗位之時，曾率所部以追擊泰亦兀殘部為由，打算另起爐灶，後因帖木真遣速不額台（Subutai Baradur）前去規勸，動之以手足之情，哈薩爾才作罷^⑥。雖然帖木真與哈薩爾之間有過摩擦，但仍常付於重任。西元一二一三年（元太祖八年），成吉思汗大舉伐金，兵分三路，諸子率右軍，自身掌中軍，而以哈薩爾將左軍，進取直隸沿海、遼西諸郡。回師時成吉思汗且命以經略松遼一帶，哈薩爾於是征服了北京城（即遼代的「中京大定府」金代之「北京大定府」，元朝至元七年才改為「大甯」，地在今熱河省朝陽、承德之間），使女真的夫舍納（Wukhana，即蒲鮮萬奴），又使途中所有的城市也都歸附，然後順着討渚兒河（即今之洮兒河），越大山，返回成吉思汗在克魯倫河畔的大營^⑦。據說哈薩爾不久後便去世了。關於哈薩爾的死，李思純在其「元史學」一書中指出，在明洪武十五年（西元一三八二）自蒙文漢譯而收於「永樂大典」中的「元朝秘史」（即「元史」中的

「脫必赤顏」一書，今多稱為「蒙古秘史」）裡，有記載着哈薩爾是被帖木真所射殺的，而根據官方資料所寫成的「元史」和拉施特（Knoja Rashid Eddin）的「史集」（Djamiut-T'evarikh）等書，都已被刪掉了^⑧。不過筆者根據上海函芬樓影印元鈔本，而刊於「四部叢刊三編史部」的「元朝秘史」中的記載，不見有此事件，或者李思純另有本所。哈薩爾死後，長子也古（又作也苦或耶虎）嗣宗王位，受封為淄川王，繼承了哈薩爾在阿爾泰河（Argun，今之額爾古納河）、庫拉湖（Kulanor）和哈拉爾河（Xaijar）一帶的分地，與帖木真諸弟合赤溫、帖木格幹惕赤斤和別勒古台等人的後裔，並為蒙古左翼四大宗王。自古以來，塞北并族就有將部族分為左右或東中西三部的習慣，蒙古人自不例外，故帖木真稱可汗後，以諸子將右軍，領有西方；自率中軍，坐鎮本土；而以諸弟及功臣將左軍；封於東方。故先後有哈薩爾、帖木格幹惕赤斤等東路宗王的經略女真。從此以後，帖木真諸弟的後裔便與松遼流域結下不解之緣。

也古或許是諸弟在第二代中之最年長者，故被蒙哥可汗任命為征東元帥，與高麗降人洪福源率兵渡鴨綠江，拔高麗之禾山、東州、春州和三角山等城，迫使高麗王王暉逃遁江華島。後因私怨，襲諸王塔剌兒的營地，被蒙哥撤職，另以札剌台豁兒赤往代之。其弟也孫哥仍率所部從札剌台豁兒赤征高麗。先前也古與也孫哥曾從諸王會於奎騰敖拉之地（在幹難河與克魯倫河的源頭一帶）擁蒙古為大汗。蒙哥卒，也孫哥又與東路諸王擁戴忽必然，故甚受忽必烈的寵信。也古死後，其子火魯火孫嗣，而也孫哥則由其子愛哥所嗣，愛哥卒，子勢都兒嗣。未几，火魯火孫與勢都兒便捲入乃顏與哈丹的事件之中。從「蒙兀兒史記」與「新元史」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火魯火孫之參與叛變是在勢都兒之後。故在「新元史」之「烈祖諸子傳」中說：「至元二十四年（西元一二八七），乃顏叛於遼東，勢都兒與合丹應之，遣其將帖哥攻咸平府，約海都為犄角。」霍渥爾斯在其「蒙古史」中也寫道：

「在海都汗的大叛變之時，源於成吉思汗諸弟的東蒙古諸部的領袖，也站在海都的一邊。特別是其中有一位名為勢都兒，其他的兩位主要領袖，則是乃顏和哈丹。他們結成聯盟，而與在西蒙古的海都相呼應。乃顏一軍受到重創，兵敗見俘，尋被處死。同時哈丹與勢都兒則繼續作戰。忽必烈以其孫鐵木耳領軍討伐。激戰數日，不分勝負。後來聯盟似乎破裂，勢都兒，我以為即是De Mailla所說的Kinkianu，撤走，皇家軍隊於是蹂躪了哈丹的領地，迫使他的部落臣服，勢都兒最後似乎

也為他的叛變付出代價，人被處死，而部落被分散。」^⑨

其實霍渥爾斯是把勢都兒與火魯火孫的事蹟混在一起了。在「新元史」中，乃顏之叛，不到三、四個月就被忽必烈討平，而勢都兒也悔恨其行為，於是來降。至於有無被處死，史無明言。也就是說至元二十四年之役的主要人物只有乃顏與勢都兒而已。哈丹的坐大，與火魯火孫的捲入，則在至元二十五年。故「新元史」之「哈丹傳」云：「二十五年，叛王火魯火孫與哈丹合謀內犯。夏四月，詔皇孫鐵木耳北討。都指揮使土土哈敗火魯火孫於兀魯灰河。」在今烏珠穆沁左翼旗之東。是時，玉昔帖木兒督師與哈丹戰於帖里揭，失利。秋八月，哈丹兵屯於托吾兒、貴列兒二河之間，王師累戰不能之。」又「土土哈傳」言：「二十五年，諸王也只里為叛王火魯火孫所攻，遣使告急，土土哈援之，敗其衆於兀魯灰。」

火魯火孫在兀魯灰河一役敗陣之後，便不再有自己的事蹟了，甚至也沒有一點關於他的後裔的消息。勢都兒之子八不沙，則於成宗鐵木耳太德初年，敗海都有功，而於大德十一年（西元一三〇七）受封為齊王，到了武宗海山至大四年（西元一三一三），諸王不里牙屯等人誣八不沙不法，八不沙身死，爵奪，齊王之位中曠。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初年，雪其冤，由其弟黃兀兒之子月魯帖木兒襲位，但以無功不能徑襲其爵，故先封保恩王，再進為恩王，最後在泰定帝也孫鐵木兒泰定元年（西元一三二四）嗣為齊王。致和元年（西元一三二八），泰定定卒於上都（今多倫），丞相倒剌沙便奉皇太子阿速吉八嗣位，是為天順帝。不料留守大都（今北平）的燕帖木兒突然發動政變，擁立武宗之子懷王圖帖木兒，於大都即帝位。在上都的倒剌沙與擁天順帝的諸王乃分道伐之，而留遼王脫脫居守。月魯帖木兒遂襲上都，脫脫兵敗，為月魯帖木兒所殺。天曆二年（西元一三二九），月魯帖木兒卒，子失列門嗣位齊王，曾在順帝妥懽帖睦爾的至正十二年（西元一三五二），獻馬萬匹於京師。再過了十六年，元順帝便棄都北走，進入了北元時代。

二、北元內情與和碩特的形成

所謂的「北元」，是指從元朝順帝自大都出走，到林丹可汗之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於明崇禎八年（西元一六三五）降清之間的蒙古王朝。明人對此王朝則稱為韃靼、大虜或北虜。因為元順帝是在惶惶之間退出大都，故僅「袖玉璽，攜福晉、皇子俱出奔。」幸賴「哈薩爾之後嗣多古勒和巴圖爾台吉等七人力戰，而出此烏哈噶圖汗（即順帝）。」且「方大亂

時，各處蒙古人等四十萬內惟脫出六萬，其三十四萬俱陷於敵。」這是一「蒙古源流」對當時情形的記述。元順帝出走後，並不直奔和林，反而在應昌（今熱河經棚、林西一帶）附近集結出塞的蒙古軍隊，此舉無異表示他想收復失土。於是大明皇帝朱元璋便連續遣軍出長城，西起哈密東到遼東，做徹底的掃蕩攻擊，成果輝煌，奠下了明朝將近三百年的基業。反觀北天，經此連番重創，國家失去了重心，在順帝（卒於西元一三七〇年）死後的短短三十四年間，竟出現了六位皇帝，故「明實錄」在永樂六年（西元一四〇八），三月辛酉條上，記載着：「夫元運既訖，自順帝之後，傳愛由識里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輩，相代瞬息之間，且未聞一人遂善終者。」

坤帖木兒及其以前的北元歷史，瞿九思在「萬曆武功錄」中，有個扼要的記載：

「而高祖皇帝即位。逐元順帝，走應昌。既三年崩。愛猷識里達剌（即元昭宗，必力克圖汗 Biligtu Khaqan 西元一三七一一—一三七八）嗣。十一年，愛猷識里達剌崩。脫古思帖木兒（即烏薩哈爾汗 Usakhat Khaqan，建元天元，西元一三七九—一三八八）嗣。虜所推為可汗。而漢所封為崇禮侯，買的利八剌矣。其二十二年，藍玉出大甯，破虜於古慶州（地在今遼北省西部，原是遼上京府之一轄州）北。脫古思帖木兒遂走。獲其子地保奴。於是部夷也速迭兒（為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之裔）窺隙。遂弑之。頃胡中立坤帖木兒（西元一四〇〇—一四〇二），鄭曉的「皇明四夷考」之「韃靼條」云：「自順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便是指坤帖木兒之前兩位。依「蒙古源流」這兩位，分別是思克卓里克圖，西元一三八九—一三九二；及其弟額勒伯克，西元一三九三—一三九九。」始去帝號，稱可汗。而猛哥帖木兒最倔強，亦立為瓦剌王，然為韃靼部酋，非其種也。而瓦剌地在甘涼外邊北山。

是時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國公老撒等皆擅兵。可汗弗能制。其二十二年秋，捏怯來部款塞，請歸降稱臣。其二十五年，上遣周興等，擊也速迭兒。聲其弑君之罪，破走之。其後大酋脫列干等款塞。而可汗及猛哥，送款北平佐兵。頃之，坤帖木兒死。鬼力赤（西元一四〇二—一四〇八）嗣。鬼力赤雖非元苗裔乎，然自順帝至鬼力赤，已七世矣。以故部曲多叛者，賴太保阿魯台、知院阿魯帖木兒、太尉乃兒不花，撫輯其衆，得不亂。而太師右丞相馬兒台哈咱、太傅右丞相也孫台及瓦剌，又皆本兵柄，稱強，不受可汗約。……

文皇帝（即永樂帝）新即位，使使者風諭韃靼可汗鬼力赤，得通貢，久不報。而會可汗、阿魯台與瓦剌馬哈木（即蒙文中的巴圖拉丞相）相攻殺。是年，馬哈木、阿魯台並入貢。其四年春，上復賜韃靼可汗鬼力赤，復不報。其五年，上有詔，讓阿魯台。其六年，阿魯台求得蒙古宗人本雅失里（即額勒錫特穆爾汗 Uldshei Tirmur，明人又作完者禿王，西元一四〇八—一四一〇），迎歸。於是殺鬼力赤，而立本雅失里。^⑩

在上文中的阿魯台，霍渥爾斯將其比爲其所列世表中的阿克薩噶勒代諾顏（A Ksarguldi Noyan）^⑪。關於阿魯台其人，筆者在「阿魯台到額魯特」一文中^⑫，曾加以討論，但亦僅止於對當時的幾個可能會被弄混的人物，給予說明。至於阿魯台在哈薩爾一系中的承傳關係，並沒有多做解釋。事實上，就筆者目前所蒐集到的資料，是無法回答此一問題。所以，下文中對北元時代和碩特的追蹤，仍無法提出一個精確的世系表來。在這種情形之下，筆者所能做的，只是循着文字的記載，找出哈薩爾後嗣在北元時代可能的西徙跡象，而加以綴連。

屬於哈薩爾系的宗王，在元朝中最後一次出現的是齊王失列門，於至元十二年，獻馬萬匹於京師，其後便不復具。接下來再出現失列門這個名字的時候，已經是三十六年後的北元脫古帖木兒皇帝的時代。是則此刻的失列門應是一位年邁的老者，而在明人所存的史料中，能對此有所佐證的，可以說沒有。只有西域人火源涵的「華夷譯語」中，收錄了一篇譯自蒙人的「失列門書」裡，明白的表示文中的那位失列門正受簡疾所苦。失列門之所以不在元亡之際，受明帝國的重視，而在數十年後，才成爲招降的主要對象，可能是因爲故元巨魁如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納哈出等多卒去或以次平定。

納哈出是成吉思汗手下大將木合黎的後裔，「名山藏」稱其：「猶據金山，寇遼東，聚重至二十萬，輜重繞虜主。」^⑬因此，王保保死後，納哈出自然是北元中最有實力的人物，在這種氣勢之下，同是東方諸王的四大宗王，當然失色不少。只有等到納哈出降明之後，才有抬頭的日子。「明史韃靼傳」言：

「納哈出既降，帝以故元遺寇終爲邊患，乃即軍中拜藍玉爲大將軍，率師十五萬往征之。……明年春，玉以大軍由大寧至慶州，聞脫古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即今之呼倫池），從間道馳進。……大破其軍，斬太尉蠻子數千人，脫古帖木兒以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脫古帖木兒既遁，將依丞相咬住

於和林，行至土刺河，爲其下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往依闊帖木兒，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兵猝至，縊殺之，并殺天保奴。於是，捏怯來、失烈門等來降，置之全寧衛。」

關於捏怯來、失烈門之降明，在「華夷譯語」中的「勅禮部行移應昌衛」、「勅禮部行移安答納哈出」和「捏怯來書」諸文中，都有明白的交待。但從其間的語氣看來，失列門並非真心投明，故「明實錄」，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庚申條云：

「故元丞相失烈門潛通塔失海牙等，率其下，襲劫捏怯來。至也速迭兒僉院安達納哈出所，殺之，其部下潰散，詔令朵顏、福餘等衛招撫之，送大寧，給糧食，仍還全寧居。」

脫古帖木兒被弑之後，北元成了無政府狀態，於是有位大酋，名爲鬼力赤，便自立爲可汗。一般都以爲鬼力赤是瓦剌人，亦有人將其比爲是「蒙古源流」中所說的當時瓦剌強人烏格齊·哈什哈。不管如何，他確實是一位敢於冒險而成爲衆矢之的人。因爲斯時像他這種成一方之霸的部酋爲數不少，如「名山藏」之「王亨記」言：「明年（洪武二十三年），……和林之西有哈梅里者，元屬兀納失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貢使^⑭。」所以，當時除了蒙古宗室與瓦剌外，尚有其他權臣手握重兵。故「明史」韃靼傳言：「自脫古帖木兒後，部帥紛爭。」但胆敢冒成吉思汗之「非黃金氏族不得爲可汗」之大諱者，只有鬼力赤一人。

鬼力赤的根據地，和田清以爲「明實錄」永樂五年三月，甲戌條云：「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及諸邊將曰：『耳赤亦也兒吉爾兒灰等還，道經邊城，宜厚待而遣之，令人護送出境。』又密諭福及宋晟曰：『耳赤亦乃鬼力赤之師，或言此必鬼力赤所遣，蓋鬼力赤欲向西向瓦剌刺，將徙其家屬近南，而畏備邊官軍襲之，故遣來，以緩官軍之出。』

還有「明史」哈密傳言，永樂二三年，其王安克帖木兒被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以及「明實錄」永樂五年六月戊子條之「鬼力赤數遣人至哈密市馬。」等文，而以鬼力赤的大本營當在甘肅、寧夏邊外^⑮。由上可知，鬼力赤並非全韃靼人的可汗，而且很可能也不是瓦剌人。因此，明人記載中的知院阿魯台、丞相馬兒哈咱等人，並非其屬下，應該說是盟友才是。若從前引「武功錄」中的永樂帝的致書，是分別的給鬼力赤與阿魯台，以及可汗與阿魯台各引所部與瓦剌相攻，還有馬哈木、阿魯台並入貢等，應不難看出這種關係。他們之間爲了對抗新興的瓦剌，所以便聯合在一起，後來可能爲了彼此之間利益的衝突，而形成敵對狀態，故乃有北虜與鬼力赤

想迎立元裔本雅失理而打擊對方之舉。據「明實錄」永樂五年六月、戊子條云：「鬼力赤數遣人至哈密市馬，本雅失里亦遣人與鬼力赤往來。」明年，明使臣劉帖木兒不花等使西域還，亦言：「本雅失里初居撒馬兒罕，後奔別失八里，今虜遣人迎立之。邊將亦報，諜聞本雅失里事，且云，本雅失里若立，則諸虜擁之北行，」^{①⑥}可見鬼力赤之擁立本雅失里，乃意圖奪取北部地方。故永樂帝急諭本雅失里曰：「今鬼力赤等迎爾北行，以朕計之，鬼力赤與也孫台久結肺腑之親，相倚為固，今未必能棄親就疏矣，況手握重兵，雖或其下有附爾者，亦安敢與之異志，今爾與鬼力赤勢不兩立矣。」^{①⑦}

在「明實錄」的記載中，我們可看出鬼力赤在東方或北方都有受到強大的壓力，故而與也孫台相結納。此也孫台並非「武功錄」中的太傅右丞相也孫台，因據「明實錄」的記載，右丞相也孫台在永樂四年，便被其部下所弒^{①⑧}。因此，這位也孫台很可能是當時的瓦剌強人烏格齊·哈什哈之子額色庫。據蒙文資料，當時的瓦剌是屬於烏格齊·哈什哈與巴圖拉丞相二人^{①⑨}。而據明人的記載，在巴圖拉的陣營裏，應該還有順寧王太子及賢義王把禿孛羅兩大勢力的支持。額色庫或因此與鬼力赤相援引，且當時額色庫已有汗號，所以，永樂帝會說：「鬼力赤與也孫台久結肺腑之親，相倚為固，今未必能棄親就疏矣。」於是本雅失里對鬼力赤的迎立，仍存觀望，故「太監王安奏，本雅失里，從他道，不經哈密，令其所部韃靼十八人，在哈密窺探邊事」^{②⑩}「未幾」鬼力赤為眾所戕，北虜迎本雅失里，有不相附而奔遺者。^{②⑪}

筆者在「從阿魯台到額魯特」一文中，曾提到阿魯台即「蒙古源流」中之科爾沁烏濟錦諾延之子阿岱台吉。今從明人史料上，亦可相印證。阿魯台的根據地在東方一事，「明實錄」中亦有記載，永樂四年，十月乙卯條云：「阿魯台往居海刺兒。」海刺兒即今之海拉爾，正是哈薩爾一系的大本營所在地。至於「蒙古源流」所言，阿岱台吉時已佔前所餘蒙古人眾之事。在王世貞的「北虜始末志」中亦可得到支持。其文云：「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眾不附，復弑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為主，稱可汗。」^{②②}因此，永樂初，阿魯台大約只出沒在呼倫貝爾一帶，在襲殺了鬼力赤，迎立本雅失里之後，勢力才開始膨脹，故「明實錄」言：「永樂初，虜酋阿魯台欲收女直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集諸部長，刻金以盟。」^{②③}阿魯台既興起於興安地方，經略女真本屬意料。至於要經略吐蕃，似乎較難加以想像。但我們從鬼力赤有個名為耳赤赤的僧師看來，鬼力赤應與吐蕃還有來往，所以，阿魯台在吞掉鬼力赤的

地方之後，很可能也與吐蕃互通使者，故有此之語。

阿魯台既敗鬼力赤，於是北元就只剩下瓦剌和蒙古兩大勢力，激烈的戰爭於焉開啓。永樂十三年，「瓦剌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己害，擬七月率眾，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②④}明年，「和寧王阿魯台以戰敗瓦剌之眾，遣使捨驢等，奏獻所俘獲人馬，特賜宴勞。」^{②⑤}未幾「瓦剌歸附人言，馬哈木已死，其眾潰散。」^{②⑥}永樂十七年，「阿魯台襲賢義王太平等大敗之。」^{②⑦}阿魯台「自是驕蹇，朝貢不至。」而引起永樂帝幾次的御駕親征，打得阿魯台元氣大失。時馬哈木之子脫歡見機不可失，亦加緊對阿魯台的攻擊。永樂二十二年，脫歡大敗阿魯台，「掠其人口馬駝牛羊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迫使阿魯台「疾走遠避之」。退回興安山地。宣德年間（西元一四二六—一四三四），阿魯台屢為脫歡所敗，轄下的兀良哈三衛便思反叛。宣德七年，「福餘等三衛韃靼軍往掠阿魯台，為阿魯台所敗，盡收其家口輜衆牛馬田稼，三衛之人奔海西，或在遼東境外。」^{②⑧}明年，「兀者、肥河等衛奏，和寧王阿魯台部眾，數經其地。……嘉河衛指揮乃刺禿等，差指揮卜顏禿來奏，和寧王阿魯台部屬徒於忽刺溫之地。」^{②⑨}以上三衛是女真人活動的地方，據和田清所考，兀者在今松花江以北，呼蘭河以東。肥河，大約在哈爾濱東方的蜚克圖河一帶。而嘉河衛，他並沒有說出在何處，只言，可能是在永樂四年所設札不剌站附近^{③⑩}。阿魯台這次的更向東走，是受了脫歡不花的奇襲所致。脫歡不花即「蒙古源流」中的岱總可汗，是額勒伯克汗的姪孫，時受脫歡所支配。「名山藏」言：「脫歡不花王子至塞下，襲殺阿魯台妻子部屬，掠其孥畜，阿魯台與子失捏子止餘人馬三千，徙居丹納山、察罕腦刺等處。」未幾阿魯台便為脫歡所殺

阿魯台敗亡後，其子嗣有多位於宣德末及正統（西元一四三四—一四四九）年間先後奔明。儘管如此，阿魯台的子孫或說哈薩爾的後裔，應有大部份仍留在東蒙古，這種情形可從張穆的「蒙古游牧記」中得到印證。其書言：「洪熙間（西元一四二五—一四二六），蒙古臣阿魯台，為瓦剌所破，其酋奎蒙克塔斯哈喇，姓博爾濟吉特，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十四孫也。走避嫩江，依兀良哈，因同族有阿魯科爾沁，故號嫩科爾沁，以自別。」^{③②}若以張穆所言：「案科爾沁諸部以明史考之，蓋阿魯台之裔。」^{③③}則奎蒙克塔斯哈喇當為阿魯台之子或族子。又「蒙古游牧記」云：「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十三傳至圖美尼雅哈齊。長子奎蒙克塔斯哈喇，游牧嫩江，號嫩科爾沁。次子巴衰諾顏，游牧呼倫貝爾，巴衰諾顏長子昆都倫岱青，號所部曰阿魯科爾沁。」^{③④}及同書「茂明安部條」云：「元太祖弟哈布

圖哈薩爾十四世錫喇奇塔特，號土謝圖汗，有子三，游牧呼倫貝爾。其長多爾濟，號布顏圖汗，子車根嗣，號所部曰茂明安。——至於同是出於哈薩爾一系的札賚特部，杜爾伯特部及郭爾羅斯部的形成都是在更晚的時代，所以，可判定阿魯台敗亡後哈薩爾一系並未西走，而仍留在東蒙古，也就是說哈薩爾後裔中的一支要成為瓦剌的一份子，是要更往後推。

明宣德九年（西元一四三三），脫歡既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兼併賢義安樂之衆。於是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立脫脫不花爲可汗，以阿魯台衆屬之，自爲丞相。明正統三年（西元一四三三）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准王。又攻哈密、掠沙州，破兀良哈，脅朝鮮，大擴疆土。景泰元年（西元一四五〇），脫脫不花與也先失歡，也先疑其通中國，爲己害，遂治兵相攻。脫脫不花敗走，依兀良哈。由於脫脫不花所領的是阿魯台之屬部，因而居於東方，故「朝鮮李朝實錄」裏有許多關於脫脫不花的記事。朝鮮世宗二十四年（即正統七年）時，「奏聞……達達罵吐兀王等四名，及忽刺溫、波伊叱間等十二名，於本月十六日前來阿赤郎耳地面，說道蒙古皇帝即位，……」^{③④}而這位蒙古皇帝，據朝鮮人所了解的是一名脫脫不花者，權臣脫歡立之爲主，雖假虛之名，實專其權，前歲脫歡已死，其子也先繼其衆，擅權如故。^{③⑤}朝鮮文宗元年（明景泰元年）時，「瓦剌人馬分四路，也先自來攻大同與宣府。阿剌知院攻永平等處。達達不花王來攻遼東。又有一支人馬來攻甘肅。」^{③⑥}同年四月，「韃靼脫脫不花兵廣寧，遼東近地。也先屯大同城外。李滿住等諸種野人皆投于彼。聲言將擊遼東以及我國。」^{③⑦}未幾，又聞「脫脫王領海西、建州等處野人，從鴉骨山入，來攻劫遼東。如不得勝，欲向朝鮮後門。」^{③⑧}文宗元年（景泰二年）正月，「指揮王武到海西領勦，聞諸野人，也先及脫脫不花領兵馬無算，到弗刺出寨里，也先兵馬不知指向。」^{③⑨}因此，在朝鮮人的記載中，脫脫不花與也先尚未決裂。同年同月，「壬戌，通事金辛在遼東馳啓臣，到遼東謁王大人曰，聞脫脫圍遼東，欲向朝鮮，又聞脫脫已向東。……」大人曰，脫脫兵三萬於臘月二十三、四日間到海西，執不刺吹殺之，其部落降者不殺，不順者皆殺之。指揮刺塔以下一二百逃奔黑龍江、松林等處。建州衛李滿住聞脫脫王殺掠海西人，奔竄山林，脫脫不窮追，還于海西，今海西、建州等處一空，未聞向朝鮮也。所謂向東者，是建州衛也。^{④①}到了朝鮮魯山君元年（景泰四年），「福餘衛都指揮等官安出等蕃字奏文，見有，也先王差字羅平章人馬七萬前來，到羊腸河下營。白顏帖木兒領三萬人馬，共也先王十三萬人馬，分軍要打紫荊關口，入境西到京，搶殺人畜。至景泰四年二月十八日，分兵三處，一處就往朝鮮國并海西、

建州。」^{④②}可見此一支是前去對付脫脫不花的，因魯山君二年，「正朝使金允壽先遣通事全思立將見聞事件啓，曰，也先弑達達皇帝，自稱皇帝，建元天成。」^{④③}其實也先並沒有弑脫脫不花，在蒙文或明人的資料裡都說脫脫不花是被沙不丹（蒙文作徹卜登Chebden）所弑。

脫脫不花死後，也先盡收取其妻子，殺元裔幾盡，吞併諸部，東至女真，西至赤斤蒙古（在今甘肅玉門縣南）。自立爲可汗，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天順（西元一四五七—一四六五）初，其知院阿剌向也先求爲太師，也先不許，又藉故殺其子，阿剌乃襲殺也先，於是也先諸子分部北邊，離合不常，瓦剌稍衰矣。後阿剌爲李來所殺，乃立脫脫不花之子馬古可兒吉思（Maga-gursi）爲可汗，「蒙古源流」作蒙古勒克喀喀。青吉思台吉（明人稱之爲小王子。自此，蒙古的政治中心南移陰山一帶。時另有部酋毛里孩（Mokhuikhai），是別勒古台之裔、阿羅出、李羅出（又作李羅忽，是脫脫不花的姪孫，蒙文全名是巴延蒙克·博勒呼·濟農Bayan Mongke·Bolku Jinong，濟農意即副王）和猛可少師，都與李來相

互讐殺。成化元年（西元一四六五），毛里孩王殺李來，弑馬古可兒吉思，立脫脫不花另一子摩倫（Moulan）爲可汗。明年又弑之，自稱黃峇王。於是諸酋內爭，李羅忽與毛里孩相結，阿羅出與札加思蘭（Begeresun，黃金史稱爲伯格喀遜太師）相依，各樹黨相攻，而且開始入居河套，使明帝國飽受威脅。在當時諸酋中，似乎以札加思蘭最爲強大，「全邊略紀」云：「札加思蘭，虜酋之傑黠者，有智術，善用兵。其初部下止三四百人，在迤西土魯番地稱雄，貢使多苦之。天順間，勅賞招撫，乃移近哈密城外巴兒思渴之地。自是漸犯邊。成化初入黃河套，與李羅忽、滿都魯（是脫脫不花之弟，「蒙古源流」作滿都固勒）、猛子、幹羅羅等相合。榆林邊患從此起。既而同李羅忽將猛可并其目，殺幹出，疊而避之。札加思蘭乃與衆謀，願立李羅忽太子爲可汗，不敢當，讓滿都魯。」^{④④}滿都魯乃入河套稱可汗，札加思蘭自爲太師，始札加思蘭以女妻滿都魯，欲代之，恐衆不服，謀殺滿都魯，而立幹赤來，滿都魯知之，索幹赤來，札加思蘭匿不與，並攻滿都魯，併有李羅忽之衆。後滿都魯部酋脫羅干遂與札加思蘭族弟亦思馬因（「蒙古源流」稱之爲永謝布之伊斯滿太師）攻殺札加思蘭，亦思馬因自稱太師。滿都魯死後，其妻子芒都海（Mandukhai），乃下嫁給字魯忽的兒子巴圖·蒙克（Batu Mongke），扶立爲可汗，此人便是後來的達延汗，明人亦稱之爲小王子。

在前述一連串的北元內戰之中，正當毛里孩王弑主自稱爲黃峇王的時候，哈薩爾的後裔又漸漸的活躍起來。「黃金史」言：

「科爾沁勇士失古失台（Shigushitei）的兒子，諾顏·博羅特（Noyan Bolod）在蒙古社稷被瓦剌侵佔的時候，出去的幹難（Onon）（河）居住。後來要給摩倫可汗復仇，騎上他的銀合馬，進兵攻打毛里孩王。毛里孩探知諾顏·博羅特王已經發兵，就逃走了。……就從兀勒灰（Olkui）河的客里也（Kerive）地方去追。追到，就把毛里孩和他的弟弟、孩子等七個人都殺了。」^{④④}

諾顏·博羅特王，在同書中又作為「失古失台的兒子孛羅乃王」^{④⑤}。於「蒙古源流」裡稱為「科爾沁之烏納博羅特王」。而在「名山藏」裏曾提到：「毛里孩……自稱黃峇王。別魯李魯乃亦稱齊王，遣使入貢。」齊王乃哈薩爾一系宗王在元代的封號，所以李魯乃很可能便是諾顏·博羅特王，並且也是前述的脫羅干。

當時就整個北元看來，蒙古黃金氏族的勢力仍不甚強大，瓦剌可以說是在當時最強大的勢力，而土拉河以西的漠北則為烏梁海人所有，有明人的記事裡，稱為黃毛達子^{④⑥}。因此，位在各方要衝的陰山河套一帶，乃各族雜陳。其中最強大的有三支，其一是亦不剌，為小王子的不相，在「黃金史」裡稱為畏兀惕的伊巴哩太師（Ibarai），明人以為是應紹不（或永謝布）之部長，其下有十部。另一位大酋，明人稱為阿爾禿斯，即鄂爾多斯，實為部名，其部長「蒙古源流」作為「鄂爾多斯之滿都資」，其下有七部，受亦不剌節制。最後一位名為火篩，轄有滿官嗔（即「蒙古源流」之蒙郭勒津）八部。此三部與小王子達延汗可說是因利害關係而相結合，等到了打敗共同的強敵亦思馬因與瓦剌之後，此一聯盟便逐漸的崩潰了。

根據明人的記載，達延汗最初是與亦思馬因相攻，接下來便是瓦剌，最後才與諸酋決裂。亦思馬因敗走，乃與瓦剌相結，死於成化二十三年（西元一四八三），亦思馬因敗走，乃與瓦剌相結，死於成化二十三年。時與亦思馬因相扶持的瓦剌部長名為克捨，不久亦卒。而克捨部下，立其弟阿沙為太師。阿沙之弟曰阿力古多，與之有隙，相仇殺，遂西走據哈密，與另一擁兵數萬的大酋養罕相依，稱雄於西域，威脅甘肅一帶。據鄭曉的「皇明北虜考」所言，「成化間，北虜大抵瓦剌為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朵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④⑦}又茅元儀之「武備志」的「職方考」曰：「弘治間（西元一四八七—一五〇六），有小王子，因瓦剌西徙，與土番相仇，勢漸強。」^{④⑧}可知瓦剌之衰弱並非受達延汗的壓力所致，因「明實錄」弘治六年（西元一四九三），六月戊子條，還記載着說，「今北虜部落被瓦剌殺散，住牧寧夏、賀蘭山後。」

既然瓦剌與吐魯番相攻而主力漸次西移，於是陰山一帶各部落的勢力

的均衡便受破壞。最強的一部便易遭受其他較弱諸部的聯合攻擊，於是火篩便首當其衝。火篩，「明史」稱為脫羅干之子，脫羅干即前述滿都魯的部酋，在滿都魯死後，與亦思馬因攻殺加思蘭，成為當時的兩大勢力，分雄於蒙古東西。在東蒙古地方，明代總稱為兀良哈，其下分為朵顏、泰寧和福餘三衛，故又稱為三衛韃靼。阿魯台敗後，整個兀良哈便暴露於瓦剌的攻擊下，正統十二年，「也先繼至，朵顏、泰寧皆不支，乞降，福餘獨走避腦溫江（即嫩江），三衛益表，畏瓦剌強不敢背。」^{④⑨}自此退出北元政治紛爭。但是到了明代中葉，三衛又介入其間，「天順中，……後竊通韃靼李來，每為之嚮導。……成化元年，頭目朵羅干（沈曾植以為是成吉思汗幼弟幹赤斤的子嗣，當時的多郭朗台吉^{⑤①}）等，以兵從李來大入遼河。已復，西復毛里孩，東合海西。……會韃靼滿都魯暴強，侵掠三衛，……滿都魯死，亦思馬因主兵柄，三衛復數為所窘。……弘治初，……總兵李泉等以計誘斬其來布者三百人，遂北結脫羅干，請為復讐。」^{⑤②}因此，脫羅干在東蒙古地方當享有一定的地位，而從「蒙古游牧記」中得知，在瓦剌退出東蒙古之後，哈薩爾一系即成為當地的主宰者，故脫羅干可能亦其中的一份子。

在「蒙古源流」中曾提到滿都魯汗發展的過程，其言：

「滿都古勒台吉者，……年三十八歲即位，為烏格克圖汗復仇，與兵殺哈齊金之姻親多郭朗台吉（即前之朵羅干），收撫多倫士默特（即七部土默特），適於彼邂逅表弟巴延蒙克台吉、錫吉爾拜濟二人，……遂給巴延蒙克博勒呼濟農名號。滿都古勒汗為與摩倫汗復仇，加兵於摩里海王。時鄂羅郭特·巴圖爾、錫古蘇特之子，烏訥博羅特王，乘黨貉皮馬引導追殺之。由是滿都古勒汗與博勒呼濟農兄弟二人和好，其散佚之六萬人眾俱收撫矣。」^{⑤③}

可知烏納博羅特是滿都古勒汗手下的一員大酋。這種關係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脫羅干與滿都魯的情形。

滿都魯敗走後，博勒呼又被加思蘭所併，益專滿都魯部，故脫羅干、亦思馬因合而攻殺加思蘭。由此看來，他應撫輯有滿都魯的舊部，其中當可能也包括了被滿都魯所征服的七部土默特中的一部份。而在「蒙古源流」中，當時的烏納博羅特王似乎掌握有故可汗的大部份遺產。在前面說到，滿都魯死後，其妻士默特部長之女芒都海乃改嫁於巴圖蒙克，並率所部扶立為可汗。因為可汗年紀還小，「由是科爾沁之烏納博羅特王，欲取滿都海徽辰福晉。……福晉云：埋沒於善惡不分之處，今特聞世傳汗位乃謂此姪冲幼，大叔哈薩爾之子可來此資養。豈以母氏之門庭輕薄，閱閱

低微而來乎？抑謂以所仰望非若烏納博羅特之盛大而去乎？……烏納博羅特以其言爲是，泣下，遂息爾言。」^⑤是則烏納博羅特勢力之大，已凌駕於可汗所部。後因感於可敦之言，乃對其「較前和好有加矣」，故芒都海能夠順利的擊敗衛拉特。因此，「明史紀事本末」言：「小王子乃脫羅干之子，火節相繼日強，爲東西邊患，其年三入遼東，多殺掠。明年，宣大延綏諸境俱被殘。」不正是達延汗與烏納博羅特間的關係之延續。至於雙方爲何會在弘治十一年（西元一四九八）關係破裂，可能如「名山藏」之「王亨記」所言：「火節者，脫羅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劫諸部，屢寇邊，獲財產，日強盛，與小王子爭雄長。」

有關小王子與火節之間的戰爭，明人所存的資料並不多，比較詳細的只有「萬曆武功錄」，其書云：

「當是時（弘治五年冬），伯顏猛可（即小王子）幼，故鮮爲寇。其七年秋，八月，虜大入我關中。而會可汗西部大酋脫羅干之子火節壯用事，大爲邊患。火節者，故小王子部夷也，畜產富厚，倍小王子，小王子數與爭雄長。……而火節遂邀結諸部，入河套，殺略吏民。其十年冬，十一月。火節寇宣大。其十二月寇甘涼，是月虜遣使貢馬。時火可汗，因火節相仇殺，漸衰。……十三年春，正月，火節寇上谷。其二月，詐敗我師於雲中，長安戒嚴。其七月，火節寇榆林。其十月，寇順聖。其十一月，寇偏頭關。其十二月，遂入於河套。……臺御史陳壽與火節連戰，皆捷，虜懼誅，引衆渡河北去。其秋（十四年），火節寇花馬池，至固原，自是虜入寇，即道花馬池矣。是月，火節轉寇雲中。……時小王子，結兀良哈爲援，求入貢甚急，……（十八年），其十二月，火節帥其子，大入寧夏。……其四年（正德），……十一月，火節與小王子相仇殺。」^⑥

文中提到了可汗因與小王子相仇殺，漸衰，乃結兀良哈之事，可見小王子曾向東北方撤退。而在「黃金史」裡面，也曾提到達延汗向北走的事情，只不過是壓力是來自於明帝國，其書言：「那以後，可汗就向南移，在察罕·格爾台（Chaghan Gertei）下營。……他們看見漢軍前來，……有漢軍從呼和浩特和城（Köke Khota）出發前來。……那以後，可汗就挪到克魯倫河住下了。」^⑦察罕·格爾台，札希斯欽以爲是在鄂爾多斯境內，即「八白室」之所在，而呼和浩特即今歸化城的舊名^⑧。可是我們從「武功錄」中知到，當時的明軍根本不可能出沒在該地。能在該地橫行無阻的就只有當時的火節一人，可見「黃金史」似乎有難言之語，如此更增加了火節身份的神秘性。

火節，筆者在前面曾假設他是烏納博羅特之子，是科爾沁的一成員。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可從沈曾植對「蒙古源流」所做的箋證中，得到一些佐證。他以為火節即該書中的科賽·塔布囊，或稱郭（浩）錫·塔布囊，是蒙郭勒津部部長。蒙郭勒津，他以為即明人所稱的滿官嗔，正是火節之所部^⑨。而他對「續文獻通考」紀載韃靼西部諸諸營所言，以「蒙郭勒津統土默特」之語有誤，而以為「此殆以土默特統蒙郭勒津也。」^⑩但事實上，在前面所看到的明人及蒙文的資料中，確實是蒙郭勒津統土默特，而非土默特統有該部。北外，張爾田又注曰，「蒙郭勒津通譯作蒙古爾濟，升注云此一族世居科爾沁土默特地方。」^⑪是以知道火節應是屬於科爾沁集團的人，後繼承其父脫羅干，統有滿官嗔，與亦不刺、阿爾禿斯並爲右翼的主幹。或許正因為火節具有黃金氏族的血統，故「黃金史」裡所提到的達延可汗征蒙古勒津^⑫，寫得頗爲模糊，甚至連爲何而征，其部長爲誰，都沒有交待。「蒙古源流」的情形亦頗相似，他提到的科賽·塔布囊也是含糊其語^⑬。其實東路宗王對帖木真一系有憑凌之心，這也不是第一遭。早在窩闊台去世之時，因大汗之位尚未議定，暫由其後攝政，時帖木格幹惕赤斤使曾有率東路諸王行逼宮之舉動，後因貴由可汗西征歸來乃止。再如乃顏、哈丹的叛變，阿岱台吉的稱可汗，及毛里孩的弑君等，都可以顯示出東路諸王的心態，以及他們與帖木真一系的關係。

火節敗後，達延汗以爲羽翼已滿，硬要以其次子烏魯斯博羅特（Jus Bolod）爲右翼三萬戶之濟農，引起了亦不刺的疑懼，衝突乃無法避免，故鄭曉的「皇明北虜考」言：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刺弑阿爾倫，遷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然葉氏「四夷考」則言：「其年（正德四年）亦不刺入西海，亦不刺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與火節讐殺，火節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衆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即指罕東、安定、阿端、曲先四衛，地在黨河、柴達木及羅布泊東南。）奪其諸印，諸番苦之。西海自是始有虜。別部阿爾禿斯與亦不刺合，日與小王子尋兵。」^⑭可見戰爭的發生乃是基於達延汗與亦不刺兩者間的野心與猜懼。烏魯斯博羅特的被殺只不過是蓄勢以久的心態爆發的導火線而已。

在達延汗經略諸部時，黃金氏族內出力最多的似乎仍是哈薩爾一系，因爲他們有強大的武力爲後盾。所以，早在對瓦剌作戰之前，科爾沁的烏納博羅特王便大胆的向可敦乞求海求婚，從可敦回拒的言辭中，可以知道哈薩爾一系勢力之盛，甚或有篡奪之心，故後來有火節之變。在烏納博羅特王之後的科爾沁代表人，名爲鄂爾多固海王，他與前者之關係爲何，史

不會言，但以其所擁有的實力來看，當初小王子之結兀良哈，或許正指他的涉入。就在達延汗打敗亦不刺之後，鄂爾多固海王便要求把七部喀喇沁和謝布歸給七部科爾沁，但爲可汗所拒，鄂爾多固海王忿而放言其後嗣必受死害^{⑥3}。於是「明史韃靼傳」說到：「正德九年（西元一五一四）小王子部長卜兒孩以內難復奔西海，出沒寇西北邊。此一卜兒孩者，可能是鄂爾多固海王之子喇海，巴圖爾，因有宗親之關係，故稱內難。」

亦不刺退出河套之後，據「明實錄」的記載說，「虜酋阿爾禿斯亦不刺等自正德五年以來，避小王子，引衆至涼州、永昌、山丹、甘州及高臺、鎮夷、肅州，聯絡住牧。」^{⑥4}可知他仍未遠去。因而給了達延汗在當地的子嗣很大的威脅，時達延汗第三子巴爾蘇博羅特（Baras Bolod）受封爲濟農，領有該地，亦即右翼三萬戶。後來由長子袁畢里克所襲，明人亦稱爲吉囊。巴爾蘇的次子，即是赫赫有名的順義王俺答。亦不刺雖游牧於河西，但想到可能會受到來自右翼三萬戶的攻擊，便也開始經略青海，乃至對西域都有意圖。故「秦邊紀略」言：「明正德間，夷亦不刺乃擁衆萬餘寇邊，又請居哈密，主西域貢，爲中國外藩，議者不許。四年乃侵青海之四衛，掠諸蕃，盡有其地，……而永邵卜卜兒孩之屬皆依焉。」^{⑥5}正德八年，他甚至西入烏斯藏屯據。有了廣大的腹地爲後方之後，乃在嘉靖四年（西元一五二五）入駐牧於賀蘭山後，出沒擾邊。後因明帝國不斷的征剿，才退回青海。到了嘉靖十二年，「吉囊等擁十萬衆，屯套犯花馬池，以入固涼。各邊戒嚴，不得間，乃突出五萬騎，亂河西」^{⑥6}，「引衆西掠，大破亦不刺營，收其部落大半而去。惟卜兒孩一枝斂衆自保。」^{⑥7}由於這一次的出擊，並沒有把敵對的勢力完全擊潰，於是卜兒孩承襲了亦不刺在青海等地的勢力，而有了俺答的嘉靖三十八年再征西海之役，「明史西番諸衛傳」言：「時北部俺答猖獗，歲掠宣大諸鎮，又羨青海富饒。三十八年，携子賓兔、丙兔等數萬衆，襲據其地。卜兒孩竄走。遂縱掠諸番，已引去。留賓兔據松山（在甘肅省永登東北）、丙兔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除了丙兔外，青海尚有其他屬於俺答一系的大酋，如「酋首火落赤（爲俺答堂姪），係東虜，因迎佛戀住蟬刺、捏土兩川（按此兩川皆在西寧西南的河曲地方），與鐵雷（切盡黃台吉之姪）等接連搶番，及犯洮、岷、河州地方。部落約二千有餘。」^{⑥8}也就是青海已淪入右翼三萬戶之掌握中。

卜兒孩雖敗走，但青海最後仍爲其子嗣所有。「秦邊紀略」言：「亦卜刺據青海二十餘年，爲吉囊所襲，惟卜兒孩獨全，遂稱卜失兔汗，盤據四衛。今之達賴黃台吉，卜兒孩之子，麥力幹達爾加黃台吉皆卜兒孩之孫

也。」^{⑥9}文中所稱的「今」，是指康熙二、三十年。如是，其達賴黃台吉，當是顧實汗之第六子多爾濟（Dorchi），又名爲達賴巴圖爾或達賴黃台吉（Dalai Bagatur or Dalai Khungtashi），繼承了顧實汗在青海的宗主權。而麥力幹當是顧實汗次子鄂木布（號車臣岱青，Ombo, Tseten daitsein）之子墨爾根台吉（Merghen Taitai, Tushetu daitsein）。則卜兒孩當指顧實汗了。其實不然，因依時間來看，便知是不可能的。卜兒孩在正德九年（西元一五一四），因內難而奔青海，至康熙（西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時已有一百多年。而且顧實汗是生於一五八二年，所以，卜兒孩至少該是顧實汗的祖父輩，才合理。因此，若能尋出卜兒孩被俺答所攻破後的情形是如何，或許能有解釋。

很遺憾的卜兒孩自此便不見踪影。但却也有些迹象可加以推測，而演出一個大概。「明史韃靼傳」言：「卜兒孩爲莊寧邊患久，亦郎骨、土魯番諸番皆苦之。」又「秦邊紀略」說他據有安定、罕東、阿端、曲先四衛，則此一版圖不正是顧實等未入青海、西套前和碩特部的游牧地方。且「秦邊紀略」言，第一次吉囊襲青海時，卜兒孩獨全，但據四衛稱汗，是知他已撤到柴達木一帶。後來俺答到再征青海，「蒙古源流」曾有記載，其書云：「行兵薩哈連圖伯特地方，將上下沙喇衛郭爾二部落（即「明史」中之撒里畏兀兒，地在柴達木盆地）、阿木多（即安多，今青海、西康之交）、喀木（今之西康之阿哩薩瑪爾齊，斯奇巴、喀嚕木、倫布木，薩爾唐、薩哩克、克卜之三諸延，以及所屬人衆盡行收服。」^{⑦0}則卜兒孩惟一的遁走路徑，就只能西北走，如同當年吐谷渾受拓拔魏和李靖之所窘，另往西邊開闢新天地，待有時時機再奪回失地。卜兒孩該西走，有此乃與瓦刺在一起，而成為瓦刺中之一部。前曾言及，成化間，瓦刺因與土魯番相仇，而主力漸次西移。最初瓦刺在卜六王的領導下，於正德十三年（西元一四五〇），因土魯番犯肅州，乘虛襲土魯番城，殺虜以萬計。嘉靖後，土魯番益強，有刺數困敗，又所部輒自殘，益衰。因此卜兒孩才能威行土魯番一帶，最後被迫退出青海時，始能毫無困難的轉進到天山北路。但此時俺答之屬，卻又加緊對瓦刺的攻擊，「蒙古源流」說，「庫圖克圖徹辰洪台吉，……歲次壬戌（嘉靖四十一年），年二十三歲，行兵四衛喇特於額爾濟斯河，征剿土爾扈特，擊殺喀刺博郭羅，……將錫木必斯、土爾扈特存留一半，安置其地，遂撤兵。」^{⑦1}霍渥爾斯以爲和碩特因與土爾扈特游牧在一起，故此錫木必斯（Sichis），當與和碩特有關^{⑦2}。若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秦邊紀略」中的記載，便能有所會意，其書言：「達賴黃台吉，信佛行善，卜兒孩失兔之幼子也。」^{⑦3}而前述有卜兒孩自稱爲

卜失兔汗，則錫木必斯當是卜失兔式失兔之音譯，故可知卜兒孩此時已竄於瓦剌矣。很可能即是稱為衛拉特汗的博貝密爾咱。之所以稱衛拉特汗，可能是紀念他在瓦剌打下和碩特的基業，應是一種追諡，而非他的自稱。

至於顧實汗與博貝之間的哈尼諾顏洪果爾，可能是明人所稱的「瓦剌他卜囊」，在「全邊紀略」裏有他的記載，萬曆十五年，「四月，賓免搶西寧，其婿瓦剌他卜囊（他卜囊亦作塔布囊 Tabunang，意即附馬。）率精兵千餘，往岔口堡，……十六年，瓦剌他卜囊及著力免，提兵往腦海鈔黃毛，從鎮羌關門而過。」^⑭又「西寧府新志」卷二十之「武備志」，青海條言：「二十三年，……未幾，瓦剌他卜囊犯南川。兵備副使劉敏寬、參將達雲大破之。已連納刺諸酋，犯西川。巡撫田樂率敏寬、達雲，又擊破之。」可知他卜囊當時在青海是非常的活躍，但右翼三萬戶的勢力仍籠罩在青海，故「西寧府新志」言，「有火落赤、真相台吉（丙免之子）、納刺台吉、沙刺台吉，哈壇把都兒、南把兔兒台吉、著力免等，與永邵卜瓦剌他卜囊，部落蟠聚雜處。」^⑮在瓦剌之前又冠上永邵卜之名，則可能與前述據有青海河西之永邵卜亦不刺有關。因而他卜囊很明顯的是與卜兒孩有相當的關係。因卜兒孩曾依亦不刺，被視為西海永邵卜之一份子，故「秦邊紀略」稱之為永邵卜卜兒孩。其後他又奔瓦剌，是以又擁瓦剌之名。若此，則顧實汗、拜巴噶斯（Bai bagas）兄弟之入侵青海寧夏的功機，便有很大的成份是在規復失土。

經過了以上對和碩特源流的探討，我們大致上可以說，在滿都魯汗以前的哈薩爾之後裔，仍是游牧於東蒙古地方，後逐漸向西發展，終因與帖木真子嗣之爭雄，而遭分裂，有一部份西走青海，其他仍留在大汗身邊的，則對大汗效忠，當時稱為科爾沁七部，即今科爾沁、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阿魯科爾沁、四子部落和茂明安等八旗的前身。西奔青海的即今之和碩特^⑯，在卜兒孩二十年的經營之下，稱雄於土魯番及青海地方。後來因達延汗在右翼的子嗣繼續加以攻擊，再走於天山路，而形成瓦剌的一部，亦即瓦剌的成為今日所熟知的狀似同盟之「四部衛拉特」，大概也是於此時成形，而非自古即然或始於阿魯台敗亡之際^⑰。

註 釋

①：霍渥爾斯在其「蒙古史」第二部之第二冊，頁六八八，曾提到和碩特之名，是因阿薩克噶勒代之二子，阿魯克特穆爾與烏魯克特穆爾，與瓦剌太師脫歡合力對烏茲別克作戰，表現英勇，故其部落乃得此稱號，但是他在第一部，有關和碩特的章節裡，則對此語源加以否認，不過却也認為和碩特形成瓦剌的一部份是約在此時。

②：見「欽定西域圖志」卷十，「天山北路準噶爾部人名四」，「和碩特衛拉特屬」。

③：見霍渥爾斯之「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第一部，頁五〇〇。

④：見柯劭忞之「新元史」列傳第二，「烈祖諸子」。

⑤：詳見札奇斯欽之「蒙古秘史譯並註釋」第二四二—四節。

⑥：見沈曾植之「蒙古源流箋證」卷三，頁一二四—七，文海版。

⑦：見註⑤書，第二五三節。

⑧：見李思純之「元史學」第三章「元史學之各項問題」。

⑨：見註③書，頁四三九—四〇。

⑩：見瞿九思之「萬曆武功錄」卷之七，中三邊一，「俺答列傳上」。

⑪：見註③書，頁五〇〇。

⑫：刊於「中國邊政」第八五期。

⑬：見明何喬遠之「名山藏」之「王亭記四 北狄」，文海版，第二十冊。

⑭：哈梅里在「明史 西域傳二」有傳。

⑮：見和田清之「東亞研究 蒙古篇」，頁二〇七—八。

⑯：見「明實錄」永樂六年，春正月甲子條。

⑰：見「明實錄」永樂六年，三月辛酉條。

⑱：見註⑮書所引，頁二二。

⑲：見註⑮書所引，頁二二。

⑳：見「明實錄」永樂六年，六月己亥條。

㉑：見「明實錄」永樂六年，十二月癸巳條。

㉒：見註⑮書所引，頁二〇六。

㉓：見「明實錄」正統十四年，六月辛亥條。

㉔：見「明實錄」永樂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條。

- 25: 見「明實錄」永樂十四年，三月壬寅條。
 26: 見「明實錄」永樂十四年，六月丁卯條。
 27: 見「明實錄」永樂十七年，十一月己酉條。
 28: 見「明實錄」宣德七年，九月己未條。
 29: 見「明實錄」宣德八年，二三月之交。
 30: 見註15書，頁二六—七。
 31: 見張穆之「蒙古游牧記」之卷一，「內蒙古哲里朮盟游牧所在」之「科爾沁條」。商務版，頁一一二。
 32: 見註31書，頁二—三。
 33: 見註31書，卷三，「內蒙古昭烏達盟游牧所在」之「阿魯科爾沁條」，頁七〇。
 34: 見「明代滿蒙史料」又名「李朝實錄抄」之世宗實錄，卷九十六，頁三—三。
 35: 見註34書，世宗實錄，卷九十七，頁三三八。
 36: 見註34書，文宗實錄，卷一，頁一一二。
 37: 見註34書，文宗實錄，卷一，頁一一四。
 38: 見註34書，文宗實錄，卷一，頁一八。
 39: 見註34書，文宗實錄，卷五，頁一五〇。
 40: 見註34書，文宗實錄，卷五，頁一六五—六。
 41: 見註34書，魯山君日記，卷五，頁二六五。
 42: 見註34書，魯山君日記，卷十，頁二九二。
 43: 見明方孔炤之「全邊記略」卷五，甘肅，廣文版，第三冊，頁七〇四。
 44: 見札奇斯欽之「蒙古黃金史譯註」之第三十一節，「諾顏·博羅特王的復仇，和毛里孩王之死」。
 45: 見註44書之第三十四節，「博迪·阿拉克可汗」。
 46: 見「譯語」，著者不詳，收於商務版之「叢書集成初編」。
 47: 見註15書，所引，頁四四五—六。鄭曉之「皇明北虜考」在「古今圖書集成」之「邊裔典」中的「蒙古部彙考」裡作「蒼靉草北虜考」。
 48: 見註15書所引，頁四四六—七。
 49: 見「明史」卷三二八，外國九，朵顏、福餘、泰寧條。
 50: 見註6，卷五，頁二四二。
 51: 同註49書。
 52: 見註6書，卷五，頁二四二—三。

- 53: 見註6書，卷五，頁二四八—五一。
 54: 見註10書，「俺答列傳上」，頁一八—二二。
 55: 見註44書，第三十三節，「達延可汗」。
 56: 見註44書，頁二六七。
 57: 見註6書，卷五，頁二四六。
 58: 見註6書，卷五，頁二六三。
 59: 見註6書，卷五，頁二六〇—一。
 60: 見註44書，第三十三節，「達延可汗」。
 61: 見註6書，卷五，頁二四六，卷六，二六〇—五。
 62: 見註15書所引，頁四五〇。
 63: 見註44書，第三十三節，「達延可汗」。
 64: 見「明實錄」正德九年秋七月庚午條。
 65: 見「秦邊紀略」，著者不詳，廣文版上冊，頁三十六。
 66: 見註43書，頁七五七—八。
 67: 見「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二，西番諸衛。
 68: 見註15書所引，頁八〇五。
 69: 見註65書，頁三十七。
 70: 見註6書，卷六，頁二九六—七。
 71: 見註6書，卷六，頁二九八。
 72: 見註3，頁五〇一。
 73: 見註65書，頁四八九。下冊，「近疆西夷傳」。
 74: 見註43書，卷五，頁七七五。
 75: 見註15書所引，頁八〇七。
 76: 和碩特部之出於卜兒孩似乎可以肯定，但卜兒孩之出身是否為鄂爾多固海王之子布喇海仍有疑問。因為在「黃金史」裡的「達延可汗」一節裡，曾提到他統率科爾沁諸部隨達延汗出征右翼三萬戶，而為國捐軀，不過札奇斯欽却認為布喇海當時並未戰死。但如果布喇海已戰死，則此卜兒孩或許是出自前述之火節，因為在「蒙古源流」裡，科賽後來似乎又回到達延汗的陣營，可是又保持有一段距離，當有內難再作的可能。而火節在清人的記載，又做「和碩」（見「續文獻通考」，四裔類，明北狄），據札奇斯欽所解，其意為「卓越」。如此正與前註①所言的和碩特名稱之意、音都非常的相似。則卜兒孩或真出於火節一系，但就目前見世的史料中，對此假設仍無法給予證實。所以，只有期待將來有新的史料被發掘，才能解決此一問題。

蒙古及蒙古人(九)(待續)

米內山庸夫 原著
恩和塞汗 譯

第二節 蒙古民族

一、蒙古的部族

接着在下面介紹蒙古人全部的部族，傳統等事宜。為此先把清朝時代的對蒙古一切制度有敘明之必要。其因何在？因在清朝時代，確立了蒙地封建制度，定妥蒙古王公爵位，確定了王公封地，劃清其人民游牧地，互不犯界，並且該制度大致上一直延續到今天。在蒙古所說的旗、部、盟等就是指這些個而言。所以把清朝時代的制度之由來弄清楚後，才能瞭解現在蒙古人的部族、傳統等事宜。

從古以來北方民族越過長城南下，在漢民族地方建國之事屢見不鮮。雖然那些個國家最後都被消滅。但其滅亡的原因，大多數不是被漢民族所消滅，而係亡於同是北方另外的民族手中。猶如契丹民族的遼國，亡於同為北方民族的女真民族之金，金又被蒙古族所消滅。雖然在形式上蒙古族被漢民族所驅逐，但元朝滅亡之重大原因為帝位爭奪並同族之間連續的相互內訌和財政困難所促成。北方民族進入中國內地建國者，有的被同樣的北方民族所消滅，有的自取了滅亡之路，所以清朝鑑於此歷史的事實，其躍躍欲試引兵進入中國內地之前，先把蒙古族征服並以懷柔手段安撫妥善。其所採取之政策會極為巧妙。當時先把漠南，就是現在的內蒙古一帶活躍之蒙古族的林丹汗部征服，將其部族歸附於清朝，隨之蒙古各部族連續的歸屬了清朝。清朝征服了全中國，建立大清帝國之後，對蒙古的政策仍保持極為慎重的態度，如有反抗者即予征討，歸順者特予優遇，以征服和懷柔手段恩威併施，經此而鞏固了其方疆域。清朝對蒙古族的這種政策收了極大效果，蒙古王公及諸部族為了感謝清廷之德意一直到清室滅亡未曾叛離。清朝滅亡到中華民國成立，蒙古族或者是獨立或者是大談自治。這事被認為蒙古人基於雖然曾為清朝國民但未必是中華民國國民之思想很普遍的被蒙古人所採行者。那是因為清朝對蒙古族多年的恩惠各個均由衷銘懷所致。所以大清帝國滅亡到了中華民國，其種種制度雖被中國改行或予以廢棄，但是在蒙古仍基於清朝時代的舊制大致上還能保留其傳統。在外

蒙古成立了共產制度的「外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同時打破了此種傳統，王公、喇嘛的傳統性權力雖被剝奪，可是一般蒙古人的游牧生活，還是仍舊制。就是在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以及偽滿洲國蒙古區域內，雖說是依時依勢的變遷在推行諸般新政，但是在這些個區域內之各項制度均仿以清朝時代之舊制而訂定，依然在保持着成吉思汗以來的蒙古傳統。

二、清朝的治蒙制度

在清朝時代，蒙古和西藏同屬於理藩部所管轄，與中國本部十八省，東北三省以及新疆一省有所不同之管轄，訂有特種統治制度。

理藩部置有大臣一人、副大臣一人、額外侍郎一人，分作旗籍、王會、典屬、柔遠、徠遠、理刑六司，掌理有關內外蒙古的政令、訴訟、治安等一切事宜。成為理藩部的特種制度是，其職員由大臣、副大臣開始全部以蒙古人及滿洲人來充任。猶如大臣及副大臣以滿洲人來出任為原則，沒有以蒙古人來出任之例、額外侍郎在蒙古貝勒、貝子當中選擇賢能者任命之。其他，各司部中、員外郎、主事、筆帖式等等的職員均以滿洲人或以蒙古人來充任，漢人至為稀少，隨屬於漢軍八旗有一、二個下級漢人職員外，在理藩部職員中可以說絕無一人。即清朝對蒙古以及蒙古人的統治全不允許有漢人參與其間。就從蒙古人來講，蒙古人曾受清朝統治曾為清朝百姓，但未曾受漢人統治，從來沒有當過類似由漢人所建之國的百姓云云。

理藩部所管事項在地域上言之分作漠南蒙古和其他蒙古以及西藏各地。就是旗籍司及王會司掌理以漠南蒙古即內蒙古事宜為主，典屬司與柔遠司掌管外蒙古及西部蒙古事宜，徠遠司掌理回部及西藏事宜。

把蒙古分為漠南和漠北及其他蒙古不僅單獨是區劃地域問題，而是為了把這些邊地民族歸屬清朝的歷史狀況有所區別。就是清朝在東北建國當初漠南蒙古已經歸附於清朝，或者是已結姻親關係，或者是為清朝作戰已有了功勳，因而把他的土地人民組織已與滿洲八旗制度同一化。其地域包括了科爾沁及其他二十五個部落，東與盛京、黑龍江為界，西到厄魯特，南以長城為境，北至朔漠，據稱廣袤有萬餘里。

漠北和其他蒙古，歸順清朝較漠南蒙古為遲，猶如蒙古北部喀爾喀三

汗在清朝初年始來清廷朝貢，其後鑑於漠南蒙古諸部在清朝治理之下呈現一片昇平景象的事實，漠北蒙古諸部也逐次歸附於清朝統治之下，若有叛離行為，則立行討伐，繼而，漠北蒙古不談，即在西方的厄魯特、準噶爾、青海、西藏等，蒙古、回回、西藏各族等的所在地區悉數納入了清朝版圖。其中蒙古族區域為清初即進行朝貢的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的喀爾喀三汗部之外，還有其後歸順的喀爾喀塞因諾顏扎薩克親王部，又有外蒙古喀爾喀四部，並加上青海四部、賀蘭山厄魯特部、額濟納土爾扈特部、都爾伯特部、烏魯木齊、伊犁及游牧察哈爾各地等。並且，對這些個漠北蒙古以及西部蒙古各地區仿照漠南蒙古之例公布了與滿洲八旗制度一樣的旗制。

三、蒙古的旗制

蒙古人社會生活狀態經研究所得有二種特徵。蒙古大部分人以游牧為業，同時，其游牧方式以氏族為單位而實施，就是這兩種。從而在蒙古所必要的是，以氏族為單位的組織，以及其氏族所需的游牧地。將此制度化後就是蒙古的旗制。

旗制據滿洲八旗制度而來，原來系一種軍制，旗為同文字就是旗幟，在一面軍旗之下聚集有一定數目的軍隊，把那個集團就稱為旗。紅、藍、黃、白稱為正四旗，在那四色旗上分別鑲上四色邊者稱為鑲紅、鑲藍、鑲黃、鑲白等鑲四旗，共計八旗，這就是滿洲八旗制的八旗。把八旗部隊以滿洲人所組織者稱為滿洲八旗，以蒙古人所組織者稱為蒙古八旗，以漢人所組織者稱為漢軍八旗。

滿洲人在其建國的當時已有了國民皆兵的組織，戶籍、兵籍均屬於旗，平時為百姓可各自圖謀生活。所以各旗都有屬於其本旗人民的一種類似戶籍之物。滿洲人全都有這種旗籍，蒙古旗則如後敘。與滿洲八旗性質稍有不同，又漢軍八旗於清朝建國當時早已歸附於清朝而成為其一翼的漢人軍隊所組織者，其數不多。所以，清朝八旗還是以滿洲八旗為中心，為主體，從而，說是旗人或說在旗或旗籍均指滿洲人而言，經此稱呼業已成為習慣。就是到了現在，在東北說是旗人一定是指原來之滿洲人而言。

蒙古的旗制，大體上仿效滿洲八旗制度而形成，尤其是屬於黑龍江將軍麾下的呼倫貝爾八旗，屬於察哈爾都統的察哈爾八旗，屬於綏遠將軍的土默特二旗等，全部仿效滿洲八旗制會編組旗軍。唯滿洲人大部份進入中國本土成為官吏或軍人，之後雖仍保有旗籍，但是很多人已經沒有一定的土地，反而蒙古人是以游牧為業的關係，雖組織了蒙古八旗，他們都保持原有的游牧地。這就是蒙古八旗和滿洲八旗的實質上之差異。尤其蒙古

一般旗制，如同上述呼倫貝爾八旗和察哈爾八旗等其性質也稍有不同，其目的也不一定為編軍方便，其主要是為固定游牧地界限，並依成吉思汗來的傳統，以成吉思汗一族的後裔之蒙古王公所屬下的以氏族為單位，付與一定之游牧地為主。所以，蒙古一般旗制也不似滿洲八旗之有整齊劃一的組織，而有必要付與必需的游牧地，各個不得越界，如此有秩序制定的，就是蒙古旗。

一如上述，在蒙古依旗制的規定實施着游牧，以其嚴格之意義來講，蒙古氏族其大者為部，換言之就是部族，從其部再分而為旗，其旗又分出左右中前後等別的分旗。並且那些部或旗相互聯合組織成為盟。然盟自身沒有直轄的人民以及封地，說起來也不過是一個政治上的聯繫機構而已。如此，蒙古氏族制度乃以盟、部、旗等相互連絡，然其在地域上或在種屬上還分很大的區別如內蒙古、外蒙古、西套蒙古、科布多、烏梁海、青海蒙古以及內屬游牧蒙古等等的蒙地。現在把這些蒙地及其旗制如下列者具體說明之。

內蒙古

有二十四部，所屬旗四十九、附牧地一旗，共以六盟所組成。這就是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等六盟。現在把這些盟、部、旗的所屬系統表列如下：

卓索圖盟 二部五旗	土默特部 放漢部 奈曼部 巴林部 扎魯特部 阿魯科爾沁部 翁牛特部 克什克騰部 喀爾喀左翼部 烏珠穆沁部	二旗(附牧地一旗) 一旗 一旗 二旗 二旗 一旗 二旗 一旗 一旗 二旗
(附牧一旗) 昭烏達盟 (八部十一旗)	科爾沁部 札賚特部 杜爾伯特部 郭爾羅斯部 喀喇沁部	六旗 一旗 一旗 二旗 三旗
(四部十旗)	哲里木盟 克昭盟等六盟	一旗 一旗 一旗 一旗 一旗 一旗
錫林郭勒盟	烏珠穆沁部	二旗

(五部十旗)

浩齊特部 二旗

蘇尼特部 二旗

阿巴噶部 二旗

阿巴哈納爾部 二旗

四子部落 一旗

茂盟安部 一旗

烏喇特部 三旗

喀爾喀部 一旗

鄂爾多斯部 七旗

烏蘭察布盟
(四部六旗)

伊克昭盟

(一部七旗)

外蒙古

外蒙古就是喀爾喀部族的游牧地，分爲喀爾喀後、中、東、西四路，又把它所屬分爲四部八十六旗、四盟。該四盟就是：汗阿林盟、齊齊爾里克盟、喀魯倫巴爾和屯盟、扎克必色欽畢都哩雅諾爾盟。其境域東到黑龍江省西部，就是與現在僞與安北省爲界，南隔沙漠和內蒙古以及西套蒙古相接，西南和新疆、甘肅爲隣，西北接連科布多、烏梁海，北與西伯利亞爲界。

汗阿林盟

(一部二十旗)

喀爾喀後路 土謝圖汗部 二十旗

齊齊爾里克盟

(一部二十四旗)

喀爾喀中路 三音諾顏部 二十四旗

喀魯倫巴爾和屯盟

(一部二十三旗)

喀爾喀東路 車臣汗部 二十三旗

扎克必拉色欽畢都哩雅諾爾盟 喀爾喀西路 札薩克圖汗部 十九旗

西套蒙古

西套蒙古接連內蒙古的西部，其領域即東連內蒙古，南隔長城與甘肅省爲界，西隔沙漠和甘肅及新疆兩省爲隣，北同樣隔沙漠與外蒙古爲界，共分二部二旗。不設盟。

阿拉善額魯特部

額濟納土爾扈特部

科布多

一旗

位於外蒙古西北，其領域，東北和唐努烏梁海爲界，東南是外蒙古札薩克圖汗部、西南是新疆、西北接西伯利亞。隸屬於科布多參贊大臣、二部、十八旗設有賽音濟雅哈圖盟、青色特起勒圖盟等二盟，另外有未設盟的五部，十一旗，即總計有七部，二十九旗。

賽音濟雅哈圖盟

(一部十六旗)

杜爾伯特部

十六旗

青色特起勒圖盟

新社爾扈特部

二旗

新和碩特部

一旗

阿爾泰烏梁海部

七旗

明阿特部

一旗

札哈沁部

一旗

額魯特部

一旗

唐努烏梁海

在外蒙古西北、西南與科布多爲界，北和西伯利亞接隣。這地方沒有設施，置有三十六個佐領，分別所屬於定邊左副將軍，外蒙古札薩克圖汗部、外蒙古三音諾顏部、或者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喇嘛，各個形成了單獨的牧地。

定邊左副將軍所屬

十五佐領

扎薩克圖汗部所屬

五佐領

三音諾顏部所屬

十三佐領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喇嘛所屬

三佐領

青海蒙古

庫庫諾爾就是以青海爲中心的高原一帶，在甘肅省西南、東南與四川省爲界，西南是西藏，西北接連新疆。這個地方隸屬於西寧辦事大臣，設有五部、二十九旗，並以一盟所組成，即所稱之青海盟是也。

青海盟

(五部二十九旗)

青海和碩特部

二十一旗

青海綽羅斯部

二旗

青海土爾扈特部

四旗

青海輝特部

一旗

青海喀爾喀部

一旗

新疆蒙古

新疆地方原來是屬於蒙地以及回部的地方，這個地方曾居住過很多

的蒙古族與回族，光緒年間回教徒叛亂鎮定後，這個地方始公布省制而新設了新疆省，直接由中央管轄。然而在當時新疆省內所居住的蒙古人當中有一部份他遷，尚有部份仍留居原處，全部有五盟、五部、十三旗。

南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部

一旗

(一部一旗)

北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部

三旗

(一部三旗)

東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部

二旗

(一部二旗)

西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部

一旗

(一部一旗)

巴圖賽特奇勒圖盟

和碩特部

三旗

(一部三旗)

察哈爾蒙古

位於長城外之地在直隸（按：現改稱河北），山西兩省的北部、內蒙古諸部之南。隸屬於察哈爾都統，計有八個旗。

屬察哈爾都統者

八旗

土默特蒙古

它在山西省北部的長城外地區，與漢人雜居。有二旗，隸屬於綏遠將軍。

屬綏遠將軍者

二旗

呼倫貝爾蒙古

在黑龍江西邊、大興安嶺之外，西接外蒙古，北與西伯利亞為界。隸屬於呼倫貝爾副都統。呼倫貝爾副都統在黑龍江將軍指揮之下。有十七旗，其中八旗以新巴爾虎族所組成，另八旗以陳巴爾虎族及索倫族所組成，並以厄魯特族編成一旗。

屬呼倫貝爾副都統者

共為

十七旗

以上把清朝末年蒙古情形以及其與現有狀態作爲比較略有說明，此外尚有其原來就是蒙古人所住區域，以後脫離清朝而成爲帝俄的領土，此一地帶就是連土地帶人民一同歸屬了帝俄。其主要部份是，阿爾泰諾爾烏梁海的二旗以及曾屬定邊副將軍之唐努烏梁海十佐領區。這些地方，俱是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依清俄塔城條約而成爲帝俄的領土。

（文承 36 頁）

⑦：關於衛拉特同盟之事，俄人物拉底迷爾卓夫（B. Y. Wladimirtsov）在其「蒙古社會制度史」之第二章，「中期蒙古的社會組織」中，曾言：

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歐洲的東洋學者，常提到「幹亦刺惕（額魯特）同盟」。事實上這個同盟，由來即不曾存在。很少的蒙古和幹亦刺惕（額魯特）的諸文獻裏，一點也沒有談到這個問題。我們以爲所謂「幹亦刺惕（額魯特）同盟」的觀念是把「近血緣者」（也就是「同盟者」的意思）的一句幹亦刺惕（額魯特）語完全誤解而生的結果吧！因爲「朵兒奔幹亦刺惕（額魯特）Dorben Oyirud」（意爲四幹亦刺惕（額魯特）名詞的存在是事實，如果以此而下了「一個「幹亦刺惕（額魯特）同盟」的結論，那是完全錯誤。「朵兒奔額魯特」的名稱是和其他蒙古部族相同的別名，例如「阿爾奔浩牙爾吐默特」Arban Hoyar Tumed（意爲十二吐默特族）……等等同樣使用的。這種數字祇是表示「幹圖克」或者「土們」的數。「朵兒奔幹亦刺惕（額魯特）」的名稱也有着同樣的起源，意味着「幹亦刺惕（額魯特）」的四萬戶，實際據我所知在拉施特集史中所載，成吉思汗時代幹亦刺惕（額魯特）是分四萬戶。我很以爲額魯特部和東部蒙古同樣成爲封建諸侯率領的「土們」（萬戶）、「幹圖克」（千戶）等各部族（兀魯思）的混合體。最初這個游牧的封建結合體，似乎祇擁戴一個領主（太師），以後額魯特的領主和十七世紀的東部蒙古相同，不祇是一個人。（以上見張興唐、烏占坤合譯本，刊於「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頁一四九—一五〇。）

（文承 25 頁）

來，未有以郡縣治衛藏如今日者；自元明以來，未有以齊民治番僧如今日者。而乾隆時，對於達賴、班禪的轉世，創頒金奔巴瓶制度，更被譽爲「元明以來所未有」。凡此均可說明清代與西藏的關係，確實不同於前代。

作者將第九章：二十世紀的西藏，分爲四節，第一節：英國的介入；第二節：僧侶；第三節：俗人；第四節：近況。

在此章中，我們須特別注意的是，英國介入西藏後，所訂立的條約及其所產生的問題，例如邊界的糾紛至今猶未解決。英國侵略西藏的野心，我們是很明白的，而此畫作者站於英國的立場，所言所論頗爲偏袒，歪曲事實，因此書中對於此方面的敘述，我們只可做爲參考。

但是作者在此一章，談到寺院的行政、喇嘛的教育及藏人的生活，卻是此書最精采的地方，例如述及：「三大寺院雖不全代表全藏，但是因全藏的意見無法全部順暢溝通，因此在拉薩的西藏政府，必須將就勢力龐大的三大寺；三大寺的行政並不亞於城鎮的行政；三介紹喇嘛教育制度、考試制度；四介紹藏人舞蹈、跳神、農事（男牧女耕）、祈禱旗、門符、繞村祭、娛樂、劇團、刑罰及日常生活的人生哲理。

中共對「西藏問題」的困擾、衝擊與反應

向 心

所謂「台灣問題」、「西藏問題」，乃長年以來中共憤慨的政治用語及統戰術語。

中共自認為是問題，顯然在處理肆應上感受到困擾，抑且遭受到衝擊。

本文，專門來談談中共在「西藏問題」上，所感受的困擾、遭受的衝擊。

本（民國七十六）年十月一日，正當偽都北平慶祝偽慶卅八週年的時候，西藏邊境告急，拉薩市的大昭寺點燃起抗暴怒火，不甘奴役的喇嘛與藏胞，在大昭寺附近展開反共示威活動，與中共公安人員發生衝突，演變成流血武鬥，當場有九人喪生，一百二十人受傷，規模的壯闊慘烈，為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拉薩大抗暴後所首見，頓使北平震驚，國際注目。

綜合外電報導，十月一日的拉薩烽火，中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緊急增調武裝，從事血腥鎮壓，大抓大殺，甚至把示威者活活的打死，進駐各大寺廟的公安人員，其人數要比喇嘛多，並把西藏所有的外籍人士驅逐出境，可知其監管之苛之嚴。然而，外電也報導，西藏反共勢力並未能鎮得住，除得了，反共組織已轉入地下，分散各地，繼續從事反抗活動。

溯自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竄據西藏，迄今已逾卅六個年頭了，而西藏一直列為一個問題地區，民窮財盡動亂不息，中共運用了多種的手段與方法來控制西藏，結果證明是得不償失，甚至是一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共面對今日西藏的局勢，其將何去何從？今後的演變又將如何？當為人們所重視。對此，如能對卅餘年來中共對「西藏問題」上所感受的困擾，所遭受的衝擊，以及最近在西藏發生暴亂後之反應，特別是趙紫陽在「十三大」會後，答美國記者問時在情緒上之不同反應，我對此作系統整體的探討分析，當可獲致比較明確的答案。

本文，為求公正客觀，昭信於人，在資料的選用上，以國際及中共自己的報導資料為主。

一、中共「毀約」，激發抗暴怒火

中共「毀約」，導致藏胞的反抗，乃美國政府最早的證詞。

一九五九年四月，當時充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在參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一九五八年及一九五九年的報告顯示，西藏緊張情勢開始高漲，特別是中共推行『人民公社』的消息引起了藏人的憂慮之後，一九五九年三月初，情勢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接着指出：「激烈的戰鬥於三月十九日在拉薩展開，延續了好幾天，抗暴軍三月廿二日被中共部隊逐出拉薩，有關戰況的消息指出，拉薩有數千人被屠殺，年輕人被逮捕之後送走，可能進了勞改營，達賴喇嘛於三月卅一日逃往印度，得到正式的政治庇護。」

繼而探討：「中共政權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廿六日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而代之以共黨支持的『預備委員會』，中共政權就如此完全改變了他們的。一九五一年以來所採行的政策，把原來當地的機構，逐漸換成共黨組織。」又說：「中共同時也毀棄了他們所訂的條約，利用其傀儡班禪，作為『預備委員會』的臨時頭目。」

以上杜勒斯的證詞，記載於同年國會秘密會議證詞內，該項證詞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廿七日解禁公佈，見該年三月廿九日「中央日報」。

杜勒斯的證詞完全正確。

人們的記憶猶新，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共兵分四路進軍西藏，攻陷了藏東重鎮昌都，嗣因孤軍深入，補給困難，且氣候嚴寒，行動困難，乃改採「和談」政策，在藏奸阿沛·阿旺晉美的呼應下，誘迫達賴喇嘛，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廿三日，在北平與中共簽訂了所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內容十七條。在這項「協議」中，中共保證藏人以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力，保證西藏現行的政治制度不變，達賴喇嘛固有的地位及職權不變，西藏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以及喇嘛廟的現狀及其收入，都保證不予改變；但當中共在拉薩成立起「西藏軍區司令部」，控制了西藏的全境後，乃另推出所謂六十條的「附屬條款」，「條款」中取銷了喇嘛的「特權」，限制藏人進出，統制重要物資，改革西藏幣制，檢查出入郵件，並登記所謂「反革命份子」，成立集體牧場等等暴政；完全撕毀了十七條的「協議」，背棄了昔年的承諾，藏胞忍無可忍，挺身反抗，遂爆發一九五

九年三月十九日的抗暴事件。

歷史的事跡斑斑，中共焉能推託罪責？！

二、血腥統治，難遏藏胞反抗

上述共軍在瘋狂的鎮壓行動中，屠殺了藏軍三千餘人，無辜藏胞五千多人，另有四千多人被關進集中營；據同年三月廿八日中共所發表的「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中說：

「據初步統計，截至廿三日止，已俘獲了叛軍四千餘名，繳獲各種槍枝，輕重機槍八十一挺。」

從此，血腥恐怖的屠殺，被中共視為統治西藏的主要手段。

據新德里發行的「西藏評論」一九八四年三月號報導：至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止，共有一百廿七萬西藏民衆，死於中共的暴政。

中共殺人的手段，相當殘酷，據一九七〇年二月號的美國「讀者文摘」刊登「達賴喇嘛奮鬥史」一文中指出：共幹使用燙、燒、活埋、釘十字架等方式，來奪取藏胞的生命，還驅迫害者的家屬前來觀看。

另據美國作家路易斯於「新潮」雜誌一九七五年九月號，發表的專訪文章中指出：共幹使用汽車碾斃藏胞，以及在身體上插上黑點，作為槍擊目標。

「毀廟殺和尚」，乃中共在內陸所扮演過的暴行，其在西藏尤有過之，據法國「費加羅日報」於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引述達賴的話：中共據藏後，當地原有三千七百座寺廟，被毀棄到僅剩十三座，廿五萬名喇嘛遽減為三千五百人。

中共如此兇殘的屠殺，為什麼嚇阻不住藏胞的宗教信仰與反共行動呢？

對此，西德第一電視台新聞雜誌節目主持人阿爾特博士，在一九八二年「威斯藝術」雜誌發表的專文：「雪鄉的歎息——外國人眼中的今日西藏」一文中，有其突出的見地與分析。

據指出：「藏胞的信仰，勝過了對各種禁令的恐懼……藏人的信仰和古老風俗還處處可見，對佛教徒而言，死亡是邁向再生的第一階段，在人死的那一刻，靈魂就離開了軀殼，喇嘛僧會到死人的靈魂旁祈禱，期望他會有更好的來生。」

既然藏胞迷信死亡是再生，而且會有更好的來生，可知中共的瘋狂屠殺，並不能收到鎮懾的作用。

三、統戰伎倆，徒然自暴其醜

中共心裡明白，簡單蠻悍的鎮壓，並不能解決西藏問題，於是，一面在西藏部署重兵，誘迫漢人去西藏安家落戶，施展同化伎倆；一面加強對西藏的統戰活動，實施「以夷制夷」政策，一九五六年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籌備延宕達九年之久，至一九六五年才掛出「西藏自治區」的招牌，宣稱「民族區域自治」的本質是「幹部民族化」、「機關民族化」，並「由少數民族當家作主」。

而事實上，西藏的實際控制權，仍然掌握在中共手裡，漢人手裡。

本年十月六日，美國國會參院以九十八票對零票通過一項修正案，譴責中共在西藏的壓制行動及違背人權行為。會中聽取了西藏問題專家艾維棟的證詞，他說：中共把大批漢人移居西藏高原，企圖使藏族在西藏高原成為極少數民族。報告引用藏人和中共官方均同意的估計，藏族人口約四百萬人，其中一百九十萬人住在青海、甘肅、雲南。

據美國國務院的估計，在「西藏自治區」的漢族軍民，雖佔西藏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但它卻掌握了藏胞的統治權。

一九〇八年八月號的中共「民族團結」雜誌，刊出題為「堅決貫徹中央指示，做好西藏工作」的文章中，坦白招認：「忽視自治權利，忽視民族語言文字，忽視民族特點和民族生活習慣。」

中共對西藏統戰目暴其醜，其利用工具目取其辱者，是西藏第二號宗教領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簡稱班禪）先被利用，繼遭整肅，後又放出「牛欄」再充當傀儡的醜惡歷程。

按達賴和班禪同為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弟子，歷世有師徒、師生的關係，在宗教上、政治上分主前後藏，在西藏佛教信仰中，「達賴」——是智慧如海之意，被視作觀音菩薩的化身；「班禪」——是智慧廣深之意，被視作無量佛的化身。班禪在藏胞心目中是僅次於達賴的第二位宗教領袖。

現在的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於一九四九年在青海坐床，由於與達賴有歷史矛盾，致未能返藏，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共押送下返回西藏，次年七月，由拉薩抵日喀則，在中共安排下組織「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讓其恢復九世班禪被十三世達賴喇嘛剝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用以一分為二，分化離間，牽制、削弱達賴的權力與聲望，從而有助於中共的統治。

達賴出走印度後，班禪被提升接替達賴宗教第一領袖的地位，充當中

共的傀儡和傳聲筒，冀圖打擊達賴的聲望、瓦解達賴在西藏的潛在勢力。

班禪殊未料到，他在利用的價值消逝後，便遭棄置、整肅了，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偽「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在中共的唆使下，批判了班禪，指其於一九六二年所提出的「七萬言」意見書，是「反動」的罪證；於是，便以「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黨、反人民、反對鞏固祖國統一活動」的罪名，罷黜班禪「自治區籌委會」代理主任委員的職務，押赴北平秦城監獄，一關就是十四年，直到一九七八年二月，偽「政協五屆一次會議」召開，班禪才獲走出「牛欄」，在「政協會」上聲明：「痛改前非，全心全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獲致「政協委員」的名銜，未久，又冠上了「人大」副委員長及「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的名銜，再度充當中共對西藏統戰的工具。

一九八五年九月至十二月，班禪曾奉命赴西藏訪問，視察了三個多月；去年二月十七日至廿六日，班禪又奉命回拉薩主持中斷了廿多年的「祈禱大法會」，目的是疏導安撫藏胞，緩和日趨高漲的反共情緒。但據外電報導：藏胞對班禪的統戰遊說反應冷淡，甚至背後冷嘲熱諷，當年引狼入室，認賊作父，自誤誤人，爾今再當傀儡，恥莫大焉。事實，班禪仍然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遑論保佑藏胞？

按一九八〇、一九八四年中共先後召開的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都曾強調對西藏做好統戰工作的重要性，聲言，對藏做好統戰工作，不但對西藏有好處，而且「在台灣、香港、東南亞，以至全世界，都會產生重要的政治影響」。

如今證明對藏的統戰工作並未做好，伎倆破產，奢望落空，可知它統戰的負面政治影響，是深遠的、嚴重的。

四、改革開放、其奈徒託空言

中共鑒於暴力統治的手段無從生效，政治統戰的伎倆又告失靈，於是結合內陸地區的改革開放，對西藏，亦假惺惺地叫喊起改革開放來。

近年來，有不少國際觀察家指出，中共正對西藏的救窮治亂，寄託在改革開放上。

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美國「時代雜誌」，刊出題為「中共經營卅五年後的西藏近貌」一文中，即經指出，中共對外開放的目標之一，是要「靠吸引觀光客來改善當地的經濟，於是一九八〇年起正式開放為國際觀光區，預期一萬五千名遊客，實際僅到了一千五百人，希望到了一九九〇年時

，遊客會多達十萬人，但這個目標大概訂得不切實際。」

中共對西藏實施改革開放的代表性文件，是中發（一九八四）六號文件專報——「關於印發西藏工作座談會議紀要之通知」。

按一九八四年二月廿七日至三月廿八日，中共在北平召開了「西藏工作座談會」，由胡耀邦主持，中共黨政部門與西藏工作有關的幹部，及在西藏工作的高幹，都參加了會議，會議研討決定的要點是：

「在西藏的認識上，有兩種錯誤思想，一是祇看到西藏的特殊性，不承認西藏同全國『國』基地各地的共同性，甚至非常錯誤的認為西藏可以獨立。另一種則是祇看到西藏同全國的共同性，漠視甚至否認西藏的特殊性」。因此要求：「今後對西藏工作要集中到三個方面來：第一、按照西藏的特殊條件，把經濟搞上去；第二、尊重和繼承西藏文化的固有傳統、發展藏族的語言、文學、史學、藝術、醫學等；第三、要高度重視和切實作好統戰工作、民族工作。」

「進一步放寬政策，促進牧、農、林業和民族手工業的迅速發展，保護農、牧民在生產上的自主權，開放糧食市場，實行自由買賣，允許自由交換。」

「辦好教育事業，提高教育質量，培養藏族人才。」

「對外實行開放，對『國』內其他省、市、區開放，對尼泊爾、不丹、印度、緬甸等鄰國的邊境發展貿易。」

「高度重視和確實搞好統戰工作，阿沛·阿旺晉美和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對和平解放西藏有貢獻，因此要同他們加強團結，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對達賴的方針，允許他回來」。

「把轉達學習和貫徹執行這次會議精神，做為整黨的重要內容，『西藏自治區』現有六萬二千名黨員，四千五百多個共黨基層組織。應加強各方面幹部之間的團結，特別是藏漢族幹部之間的團結。」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的召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迄今已超過三個年頭了，是否收到效果呢？去年十月西藏再度爆發抗暴怒潮，便是有力的答案。

為什麼西藏的改革開放徒託空談呢？審問上文引述的中共中發（一九八四）六號文件，便可以獲到底蘊，文件中反覆強調：堅持共黨中央的領導、社會主義的制度、加強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質言之，也就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試想，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束縛下，焉能落實改革開放？更何況，西藏的中共幹部都和內陸一樣，苛政猛如虎，歪

風邪氣充斥，藏胞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又豈能轉好？

內地地區已有五千餘萬民衆解決不了溫飽問題，而中共自供藏胞的生活水平較內陸落後一半，全年收入僅以僑幣二百元，試想，他們怎麼活下去？單只飢餓，便足以逼迫藏胞鋌而走險。

最後談到達賴返回大陸問題，這也是中共改革開放的項目之一。說真的，中共是希望達賴能回去。去年七月七日的美國「時代雜誌」刊文說：「駐北平的外國外交官員們相信，中共若要成功的兼併西藏，其惟一可行的辦法乃是讓五十一歲的達賴喇嘛回到拉薩，中共官員去年曾與達木沙拉方面的代表晤面，討論西藏情勢，談到達賴探望故里的可能性。後來中共報導達賴可以回去看看，但有一個條件，他必須永久遷往北平，至於作何決定，迄今未見宣佈。」

藏胞更是熱切希望達賴能回到拉薩，前文所述西德阿爾特博士所寫「雪鄉的歎息」一文中指出：藏胞熱切希望達賴回去，僧侶在管理人員不注意的時候，有的表示：「今生能夠看到達賴一面，我就能安心死去。」有的呼「達賴喇嘛萬歲」。又稱：在過去兩年間，達賴喇嘛的三個代表團訪問西藏時，到處受到熱情的歡呼，成千上萬的人跪倒在代表團座車周圍，又祈禱又唱歌，中共看到這種宗教情感和民族熱潮，大為震驚。

於今，西藏再度點燃起抗暴之火，中共遷怒於外力的干預，特別是指控達賴的煽風點火，已使中共與達賴之間的關係，呈現尖銳的對立，也關閉了雙方談判之門，顯然中共「對達賴的方針，允許他回來」，以穩定西藏政局的幻想，宣告落空了。

五、大無畏的精神、連鎖性的衝擊

綜上所述，可知中共對西藏所採取統戰的伎倆、鎮壓的行動，以及改革開放的安撫籠絡措施，均無所解決「西藏問題」，馬列無法取代佛祖，爾今抗暴者，都是繼起的新生代。

藏胞抗暴的大無畏精神，不但使中共感受到困擾，並且對中共發生了連鎖性的衝擊。

我先總統 蔣公高瞻遠矚，料敵如神。

早在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廿六日，先總統 蔣公對西藏抗暴所發表的「告西藏同胞書」中，明哲的指出：

「你們這次奮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戰，乃是我中國大陸全體同胞反共革命最莊嚴光輝的歷史第一頁開始」，「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反共抗暴

運動，不僅是爲了藏族全體的生存，爲了藏胞個人的自由，發揮了大無畏的精神，並且對自由亞洲各民族，各宗教的自由與安全，擔當了英勇無比的前鋒。所以世上一切愛好和平、主張正義的國家和人民，都站在你們這一邊，支持你們。」

同時對反共藏胞慰勉期許說：

「共匪的武裝暴力，縱能一時破壞你們的寺院，劫掠你們的城市，絕對不能毀滅你們的革命意志，和宗教信仰。」

事實證明就是如此。

藏胞的反共抗暴確不是孤立的，他們大無畏的精神，已贏得國際間愛好和平、主張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熱烈的聲援與支持，本年十月六日，美國國會參院以九十八票對零票，通過譴責中共在西藏的壓制行動與違背人權行為，十月十一日，中共「新華社」報導，約有五十名外國人參與本月一日拉薩的反共示威暴亂活動，迫使中共宣佈關閉了西藏鐵幕之門。

西藏問題，已對中共造成連鎖性的衝擊；它使中共內部派系關係惡化了，「保守派」針對西藏烽火，對「改革派」展開批判攻擊；它使中共與各個少數民族關係惡化了，不僅居住於青海、甘肅、雲南的藏胞對中共不滿，其他的少數民族，亦滋長對藏胞同病相憐，同憂相救的思潮；它更使中共對外關係惡化了，眼前可以看到的，是與美國與印度的外交關係，趨向惡化，國際輿論，紛紛對中共迫害藏胞，提出批評譴責。

展望未來，中共基於「國」體的完整、「國」防的需要，不會放棄西藏，但如何統治西藏？却遭受技窮智拙、進退維谷的困擾。可以肯定，今後「西藏問題」對中共的衝擊，必然加深加劇。

（本文作者爲專欄作家、本會大陸問題研究委員）

（本文選目七十六年十二月份光復大陸月刊）

國內外大事記

民國七十七年一月至四月

一月

- 一 日△七十七年元旦，蔣總統發表祝詞，指出開國史實的輝煌燦爛和復興基地的欣欣向榮，前後輝映，照耀出中華民國的前途光明。總統并強調，反共救國已是全民的心聲，也是唯一的出路。
△數以萬計的民眾分別齊集總統府及中正紀念堂前廣場，參加七十七年元旦升旗典禮。
△自元旦日起，實施卅多年的報紙限張、限制登記解除。
二 日△美總統雷根與加拿大總理穆隆尼二日簽署雙方歷年來最龐大的自由貿易協定。
四 日△立法院連日就「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草案」進行審議。四日通過第七、八兩條條文，五日通過第九、十及十二條條文，七日通過第六條及第卅條兩條條文，將三個國會劃在遊行禁制區外，并縮小遊行禁制區周邊範圍。
△行政院長俞國華四日強調，國人要民主自由，就必須堅決反對分離意識。
△行政院組織法研修小組決定將農業委員會和勞工委員會升格為農業部和勞工部，以擴大組織層次，提昇行政功能。
五 日△美國防部長卡洛西五日訪問波斯灣盟國，首站抵科威特，商討加強軍事合作。
六 日△回教國家部長六日促請聯合國制止以色列對其所佔領的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內暴動採取鎮壓措施。以國防部長拉賓七日表示佔領區已恢復平靜，并已釋放九〇八名巴人。
十 日△蘇俄領袖戈巴契夫十日再度呼籲中共舉行「高峯會議」，遭中共峻拒。
十一日△蔣總統十一日書勉國軍官兵操危慮患，砥礪憂患意識，發揮臥薪嘗膽明耻教戰的精神志節，以克竟復國全功。
- △立法院十一日院會三讀通過「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草案」，明列三原則及禁區規定。
△菲律賓政府擔憂競選引發流血事件，十一日宣布將十省選舉延期。
- 十二日△立法院十二日院會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明定證券商設置標準，全面開放證券商設立。
△勞工委員會十二日討論通過「工會法」修正草案。
△日本首相竹下登十二日抵美，十四日與美總統雷根就美日貿易及建軍等問題會談，雙方發表聯合聲明，決相互支援，阻止美元跌勢。
- 十三日△蔣總統經國先生十三日下午三時五十分不幸因心臟衰竭逝世，消息傳出，舉世震悼，全民哀慟。蔣總統遺囑昭告國人堅守反共復國決策，始終一貫積極推行民主憲政建設，團結一致，奮鬥到底。連日黨政軍首長及全國民眾紛紛前往各地靈堂致祭，向一代偉人表達無限哀思；友邦元首及海外僑胞亦分別來電致唁。國喪治喪會辦事處於十五日成立，十六日召開首次會議，商討有關事宜。
- △李副總統登輝於十三日循憲政體制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并於當晚發布緊急處分令：國喪期間停止聚集集會、遊行及請願等活動。
- 十五日△李總統十五日接見來華訪問的美參議員洛克斐勒。
△由於去年十一月爆炸的南韓客機已證實係北韓所為，美韓兩國磋商採取對付行動，以報復北韓暴行。
- 十七日△海地十七日舉行大選，由於選民恐懼發生暴亂，投票率不及兩成，反對派抵制大選指有舞弊情事。
- 十八日△李總統十八日接見來華訪問的美聯邦眾議員索拉茲，就中美關係等有關問題交換意見。
△國民黨中委會秘書長李煥十八日在中央紀念週，勉全黨同志化悲痛為力量，團結一致，遵守蔣故主席遺訓，為黨國奉獻心力。
△菲律賓十八日舉行地方選舉，軍警全面戒備，防止暴亂，十九日初步顯示艾奎諾夫人聲望下挫。
- 十九日△一架台灣航空公司班機，十九日自台東飛蘭嶼途中墜毀青蛇山，機員乘客十人死亡，一人獲救。

△尼加拉瓜總統奧蒂嘉十九日正式宣布解除緊急狀態，下週與反抗軍舉行直接談判；但美總統雷根十七日表示仍將援助尼游，不容中美洲被赤化。

二十日△立法院廿日院會三讀通過修正「海關進口稅則」，其中小客車進口關稅比現行稅率減低百分之十二點五。

廿一日△李總統連日分別探望總統府資政及戰略顧問，就當前國是懇切請益；並邀晤五院院長勉繼續堅守崗位，恪盡職守，共維憲政運作；廿一日約見軍事首長，勉三軍強固國防安全。

△行政院長俞國華廿一日訓勉行政院所屬單位，切實遵照李總統三項指示，崇法務實，發揮團隊精神。

△菲律賓國防部長伊勒托廿一日辭職，非總統艾奎諾夫人提名參謀總長羅慕斯繼任。

廿二日△李總統、政府首長、民意代表、各界人士及民衆連日紛紛前往設在榮總的蔣故總統靈堂祭拜；蔣故總統遺體於廿二日上午九時自榮總懷遠堂移靈至圓山忠烈祠，并自中午十二時起至廿八日，開放忠烈祠，供全國民衆前往瞻仰遺容。蔣故總統遺體決定奉厝在桃園大溪頭寮賓館。

△西德總理柯爾廿二日抵法國，紀念兩國友好條約廿五週年，並簽署軍事合作協議。

廿五日△美國總統雷根廿五日發表國情咨文，力主自由平等貿易。

廿六日△李總統廿六日在總統府邀晤教育界人士徵詢教育與革意見。

△日本首相竹下登廿六日嚴責北韓炸毀韓航客機暴行。

△美國助理國務卿席格蘭廿六日表示，東南亞的非共國家都支持菲律賓境內美國軍事基地的存在。

廿七日△國民黨中常會廿七日一致通過推舉李常務委員登輝代理黨主席職務。并通過全黨同志接受蔣主席遺囑決議文，期望全黨同志遵照遺囑指示，團結奮鬥，共同努力，以完成蔣故主席未竟志業。

△哥倫比亞總統巴爾可廿七日宣布數項緊急措施，全面性打擊暴力犯罪。

廿八日△為瞻仰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遺容而前往忠烈祠的民衆，至廿八日止，已超過一百廿萬人。

△雷根總統廿八日會晤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討論促使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加入中東和談的方法，以終止以阿衝突。

廿九日△二萬二千多名全國各界代表與全球歸國僑胞代表，廿九日上午在忠烈祠舉行公祭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

△李總統廿九日在總統府分別接見來華參加奉厝大典的各國特使團及代表團。

△韓總統全斗煥廿九日指蘇俄在遠東軍事擴展，將助長北韓南侵兇焰。

三十日△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喪禮於卅日隆重舉行。上午八時行追思禮拜，八時四十分恭行大殮後，九時啟靈出殯，恭奉靈柩至桃園大溪陵寢，下午一時廿分舉行安靈儀式後完成奉厝大典。

卅一日△李總統卅一日赴大溪陵寢謁陵，表達對 蔣故總統哀思，并走訪當地首長致謝。

一月

一日△第六屆全國教育會議一日在台北市揭幕，會期五天，李總統書勉與會教育人員滙聚集體智慧，為我國未來教育政策釐訂正確指標；此次會議有三項重大收穫，并宣布教育部將推動十二項重大教育建設。

△以色列總理謝米爾一日表示，願有條件參加中東和談，開啟以阿直接談判之門。

二日△美中東特使哈比二日展開穿梭外交，以因應以色列佔領區日益升高的緊張情勢。

△四十國裁軍會議二日在日內瓦展開春季會議，要求禁止化學武器及核子測試。

三日△執政黨中常會三日核定「動員戡亂時期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之研究」結論，採取分期擴增名額、制定資深代表退職辦法、因故不能執行職權者視同退職、停止國代出缺遞補等四大步驟。

△李代主席三日首次主持中央常會時勉全黨同志誠心誠意的奉獻，樂觀進取的奮鬥，共識共信的合作。

△美衆院三日投票否決援助尼加拉瓜反抗軍案，雷根總統外交政策遭受重大挫折。

四日△行政院四日院會通過「國外留學規程修正草案」，將開放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

五日△李總統五日前往基隆八斗子漁港、八尺門等地探訪民衆，指示基市府改善居民生活環境。

八日△七十七年海關進口稅則修正案自八日起生效，進口關稅大幅降低，實施首日進口商爭相提貨，基隆海關創下單日關稅收入最高紀錄。

九日△美堪薩斯州參議員杜爾與密蘇里州參議員吉法特，九日分別在共和黨與民主黨第一回合交鋒的愛阿華州黨團總統候選人提名選舉中贏得勝利。

十日△國民黨中常會十日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充實地方機構之研究」結論，決定採直接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台灣省政府及台灣省議會組織條例方式辦理，其中省主席的產生，明定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省議會同意後任命。

△行政院長俞國華十日舉行年終記者會，呼籲全民建立兩項基本共識，即認定在現代化民主自由社會中，人人有享受民主自由生活的權利，也有維護民主自由之責任；而維持國家安全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民衆的天職。

△國民黨中常會十日通過李代主席交議：爲感念 蔣故總統仁政德澤，遺愛人間，有關從政同志宜依法律規定程序，研議全國性減刑；法務部專案小組當即加速研擬罪犯減刑條例。

△菲律賓總統艾奎諾夫人，十日嚴拒共黨叛軍分享權力，責令政府軍繼續追剿叛軍。

十一日△行政院十一日院會通過「台灣地區海上釣魚活動管理辦法」。

△孟加拉十一日選舉，地方議會敵對候選人的支持者發生流血戰鬥，死傷六千餘人。

△韓國總統當選人盧泰愚，十一日提名李賢宰爲總理。

十二日△國喪期於十二日屆滿，但國人對 蔣故總統懷思之情與日俱增；行政院長俞國華呼籲大家奉行遺訓，重理性、守法紀，以維護安定。

十五日△李總統於春節前訪問金門澎湖，視察戰備建設，慰問前線官兵。△行政院長俞國華於春節前夕前往台北火車站瞭解春節疏運旅客返鄉情形，并慰勉交通人員辛勞。

△以色列總理謝米爾十五日表示絕不同意放棄已佔領的土地，來交換與阿拉伯敵國之間的和平。

十六日△李總統於十六日發表除夕談話，向全國同胞拜年，期勉大家遵守 蔣故總統遺訓，加倍努力，體認守法、團結、互信、互愛，創造更好的成果。

△美副總統布希與麻薩諸塞州長杜凱吉斯十六日分別在新罕普什爾州的共和黨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初選中獲勝。

十九日△韓國總統當選人盧泰愚十九日宣布組成新內閣，廿四位閣員中有七人留任。

△美總統雷根十九日在對國會經濟報告中，指出美經濟在未來數年將繼續成長，但必須削減預算赤字。

廿二日△李總統廿二日舉行記者會，答復中外記者廿一項問題，就重大政策性問題作了明確堅定的宣示；李總統指出政府一切政治經濟措施，均以國家安全爲出發點，并強調唯有三民主義下的自由民主社會才最適合中國。

△中華航空公司國內航線班機廿二日台北飛往高雄途中，發生一名男子意圖規矩持飛往大陸事件，幸爲機上空服人員制伏。

△美國務卿舒茲廿二日在莫斯科與蘇俄領袖戈巴契夫及外長謝瓦納茲就限武撤軍問題舉行會談。

△美海軍部長魏布因不滿國防部長卡洛西緊縮軍費計畫，廿二日憤然請辭；美總統雷根廿三日提名白宮助理鮑爾繼任。

廿三日△立法院第八十一會期廿三日開議，行政院長俞國華報告施政，重申堅守反共國策、厲行法治貫徹民主憲政兩大方針。

△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杜爾，廿三日續在明尼蘇達及南達科塔兩州擊敗布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吉法特和杜凱吉斯分別在南達科塔州和明尼蘇達州獲勝。

廿四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廿四日率特使團抵韓國參加總統盧泰愚就職典禮。俞院長於廿六日晉見盧泰愚總統會談。

△經建會廿四日審查通過「僑外投資負面表列業別擬議表」，限制與禁止僑外人投資業別分別爲五十餘個行業。

△美國務卿舒茲廿四日啟程前往以色列、埃及、約旦和敘利亞，展開美另一次中東和平穿梭之行。

廿五日△韓國大統領當選人盧泰愚廿五日宣誓就職。

△巴拿馬廿五日發生政治危機，由於總統德華耶企圖罷黜軍事強人諾瑞嘉，反遭國會免職，國會推教育部長索里斯繼任元首，德華

耶指為違憲。

廿七日△李總統廿七日茶會款待全體國大代表，懇談國會充實方案與當前國是。

廿九日△國防部廿九日宣布，我自行研製的遠程「雄風二型」反艦飛彈，日前已試射成功，可與「雄風一型」飛彈配合運用，形成全面性及整體性的反艦武器。

△李總統廿九日接見返國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博士。

三月

一日△行政院長俞國華一日在立法院答詢時指出，政府對大陸仍採取三不政策，并不同意和大陸直接通商。

△美國務卿舒茲一日結束中東和平任務，以色列及阿拉伯國家，均未同意其計畫。

△伊拉克與伊朗城市戰一日突升高，互射飛彈攻擊對方首都，造成重大傷亡。

△巴拿馬軍警一日向示威民眾開火，反政府罷工日漸擴大。

二日△國家安全會議二日舉行第五十四次會議，由李總統主持，通過訂定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辦法和七十八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核列情形報告案。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二日在布魯塞爾舉行高峯會議，協商進一步裁軍問題，美總統雷根二日抵比京出席會議，十六國領袖於三日簽署聯合公報，排除撤除美國駐歐傳統及核子武力的可能性。

五日△西藏拉薩五日再度發生反共示威，中央槍擊示威羣衆，造成多人死傷。

△美總統雷根五日發表演說，呼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將軍事部隊現代化，以實力立場與蘇俄談判裁軍問題。

△李總統連日視察台北縣、宜蘭縣、桃園縣、苗栗縣及台中縣地方建設。

八日△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五項中心議題及大會宣言的研擬工作於八日展開；中央常會九日核定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計畫綱要，決定自七月七日起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期七天。

△執政黨中央政策會八日與「民進黨立委黨團」進行溝通，雙方同意廢除國大代表出缺遞補補充制度；立法院九日院會三讀通過廢止「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

△美總統候選人角逐在八日「超級星期二」投票結果，共和黨的布希獲勝，民主黨方面杜凱吉斯、傑克森及高爾互有斬獲。

九日△經建會九日通過成立「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預定籌集三百億元，協助開發中國家。

△監察院九日公布民國卅六年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監委何漢文共同調查「二二八」事件的調查報告。

△伊朗九日同意聯合國調停與伊拉克爭端。

十日△行政院十日院會討論通過「七十八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并通過七十八年度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案，按現行待遇調整百分之八。

△印尼總統蘇哈托十日當選連任第五任總統。

十一日△中央日報於十一日舉行創刊六十周年暨遷台發行四十周年慶祝酒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特頒發獎狀，以示嘉勉。

△李總統連日巡視台中市、彰化縣及新竹地區基層建設。

十二日△五十位立法委員十二日就台電核一廠「空浮」事件向行政院提出聯合質詢，促徹底檢討核能安全，并速成立監督小組。行政院長俞國華十七日指示成立專案小組調查真相。

△十萬名以色列人十二日集會促謝米爾總理接受中東和平建議；謝米爾於十四日抵美，與美國務卿舒茲會談，但因謝米爾強調調不放棄河西及迦薩，談判陷入僵局。

十四日△由總統核定組成的「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辦法」專案小組及工作小組，十四日舉行第一次會議，決定研修工作進行程序預定表。

△中共與越南十四日在南沙衝突，雙方軍艦互相開火，越南十七日建議展開談判，結束爭執。

十五日△行政院十五日原則決定，將貪污犯納入減刑範圍。

△由於中美貿易小組決定重新開放美國火雞肉進口及解除水果進口限制，李勝峯等五十五位立委十五日提案促政府予否決。全省各地三千餘名果農、菜農及豬雞飼主集結台北遊行，抗議美農產品傾銷我國。執政黨重視農民意願，決促成推廣農產品外銷。

△波斯灣六國外長十五日會商中止兩伊衝突問題，決由沙國遊說超強出面協助。

△美國防部派遣百名美軍抵巴拿馬保護人員及設施，巴政府驅逐美外交官，雙方關係惡化。

△巴拿馬十五日發生罷工示威。

△一萬多名匈牙利人十五日舉行遊行示威，要求民主。

十六日△尼加拉瓜軍隊十六日發動大規模攻勢，并越界進入宏都拉斯追擊反抗軍；美總統雷根十六日下令派軍赴宏國展開備戰演習。

十七日△內政部長吳伯雄十七日宣布，政府將自今年七月一日起，開放警察人員出國觀光。

十八日△外交部十八日宣布，政府決定組團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亞銀本年年會。

廿一日△為抗議美火雞肉進口，全省各地兩千餘名雞農廿一日向美在台協會及國貿局分遞抗議書、請願書，並遊行示威。

廿二日△李總統關切果農、雞農請願事件，廿二日指示有關單位審慎處理火雞肉開放進口問題。

△巴拿馬軍事強人諾瑞嘉廿二日表示願自動辭職，但必須反對派同意與索里斯總統會談，美拒絕其建議；美參院廿五日通過採更強硬經濟制裁手段，逼迫諾瑞嘉下台。

廿三日△國民黨中常會廿三日決定促請行政院及考試院儘速會商辦法，解決早期退休公務人員生活困難問題。

△國防部長鄭元昌廿三日指出，南沙羣島為我領土，任何方面意圖侵犯，國軍都將誓死保衛；對中共與越共在南沙衝突，我絕不介入。

△美非廿三日宣布，雙方將自四月五日展開非境內兩座美軍基地地位談判。

△尼加拉瓜政府與反抗軍廿三日同意自四月一日起開始停火六十天，并繼續磋商，尋求永久和平。

△美俄高峯會前會談廿三日結束，雙方同意五月底在莫斯科舉行高峯會。

廿四日△行政院新聞局及國防部廿四日再度重申我從未發展核子武器；同時，美政府亦表明我未從事核武器發展。

△第十三屆國家文藝獎得獎人名單於廿四日公布。

廿七日△李總統伉儷廿七日邀請張學良夫婦至寓所敘晤，并以茶點款待。

廿九日△廿九日為青年節，李總統親臨主持中樞紀念革命先烈暨陣亡將士典禮；行政院長俞國華在青年節慶祝大會中勉全國青年樂觀奮鬥、堅苦卓絕，開創屬於中國人的輝煌時代。

△由立委朱高正率領的「民進黨」分子及羣衆，廿九日未經核准，違法赴大湖山莊藉名向資深國代「請益國是」，引發暴力事件，導致執法官員廿餘人受輕重傷；內湖警察分局一日決定分批將涉嫌妨害公務及傷害員警者，函送地檢處偵辦。

△美衆議員吉法特及參議員杜爾，相繼宣布退出民主黨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美總統雷根廿九日表示，美民衆將不會接受對外國廠商採取貿易限制和報復措施。

三十日△國民黨中常會卅日核定「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出席和列席代表將有一千六百廿七人，名額分配普遍周延，以「擴大代表性，加強民主化」為原則訂定。

△監察院卅日公布對孫立人將軍與南部陰謀事件關係調查報告。

卅一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卅一日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國內雖已解除戒嚴，但中共侵台野心 and 策略并無改變，因此我軍事裝備不能縮減。

△李總統卅一日接見巴哈馬總理賓德林。

△韓國前總統全斗煥之弟全敬煥因涉嫌貪污案於卅一日被捕。

四月

一日△財政部一日公布實施「四到六月份貨物稅新完稅價格表」，商品貨物稅大部份調低，經濟部籲業者反映降價。

△李總統一日約見工商界領袖，聽取對財經政策建議；總統重申國內廠商不得與大陸直接貿易，并強調自力救濟如違法應依法嚴辦。

三日△李總統於兒童節前夕茶會款待台北市一百三十九名國小學生代表，勉勵立志，來日報効國家。

△菲律賓資產政變首領洪納山三日越獄，菲軍在全國各地戒備并搜捕。

四日△四日為先總統蔣公逝世十三週年紀念，全國各界舉行紀念大會。

，由李總統主持，以表達對一代偉人永恒的追思與崇敬。

△美國務卿舒茲四日展開為期六天的中東和平穿梭外交，但仍未獲突破性進展。

△美國四日增派一千三百名部隊赴巴拿馬獲僑，并考慮配合經濟封鎖加強施壓。

五日△李總統五日就國內近來發生所謂「民主運動」、「自力救濟」情形發表談話，強調政府對任何違法行為絕對依法處理。

△國防部五日指出，近期中共多次在海南島實施大規模登陸軍事演習，并以臺灣為假想對象，充分顯示積極為其武力侵台作準備。

△美菲五日展開基地談判。

△科威特一架波音客機五日在波斯灣上空遭劫持，因無法獲准降落貝魯特機場，八日降落賽普勒斯，殺害兩名人質。十三日釋放十二名人質換取燃料飛抵阿爾及利亞，經一週談判結果，廿日終將人質卅一名全部釋放，暴徒不知去向。

六日△李代主席六日在國民黨中常會就探親問題發表談話，提醒國人勿輕易拋開敵我意識；并促有關單位迅即檢討探親政策。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六日發布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告，說明大會開會日期為七月七日，并決定五項重要議題。

△美國防部長卡洛西六日分別訪問印度與巴基斯坦，以期消弭雙方緊張情勢。

七日△立法院七日發生「民進黨」立委朱高正為阻擾議事進行而歐打主席的暴力事件，全民一致譴責聲討其暴行。

八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八日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我對中共政策決不改變，所謂國共合作更無可能。

九日△阿富汗和平方案八日達成協議，蘇俄將自五月起撤軍。

日△中共「人民代表大會」九日完成高層人事重組，李鵬任「國務院總理」；十日舉行「七屆政協一次會議第七次大會」，李先念被選為「政協主席」。

十日△為維護法治尊嚴，譴責暴力混亂，台北、花蓮、桃園、台中等縣各級民意代表，十日發起「民主護法大會」。

△李總統先後接見斐濟共和國總理馬拉爵士及聖克里斯多福總理賽孟滋，就雙方友好合作關係交換意見。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十日發生軍械庫爆炸，造成一百多枚

飛彈四射，逾千人傷亡慘劇。

十二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十二日在立院鄭重指出，中共處心積慮併吞台灣，故海峽兩岸簽訂所謂「互不侵犯和平協定」，無異緣木求魚。

十三日△海南島十三日成為中共第二十三個行省及第四經濟特區。

十四日△第十三屆國家文藝獎於十四日舉行頒獎典禮。

△美國、蘇俄、巴基斯坦及阿富汗四國外長十四日在日內瓦簽署一項歷史性的阿富汗協定，以結束九年來的阿富汗戰爭，五萬名俄軍將於三月內撤離。

△菲律賓總統艾奎諾夫人，十四日訪問中國大陸。

十五日△一艘美海軍巡防艦十五日在波斯灣觸雷爆炸，艦身受損毀，十名海軍受傷。

十六日△立法院十六日院會三讀通過「七十七年罪犯減刑條例」，將於四月廿二日 蔣故總統逝世百日發布實施。

△巴解組織軍事領袖艾瓦茲，十六日在突尼斯遭亂槍射殺，引發阿拉伯人在以佔領區暴動。

十八日△我與聖克里斯多福十八日簽署公報，重申兩國友好合作關係。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十八日起開始受理轉寄大陸信件的工作。

△美軍艦十八日攻擊伊朗沙珊和西里兩鑽油平台，摧毀六艘艦艇，以報復美巡防艦遭伊朗佈雷爆炸。

△伊拉克十八日向伊朗發動猛攻，奪回失陷兩年多的法奧鎮。

廿一日△美國務卿舒茲廿一日抵俄，為美俄高峯會議做準備。

△美衆院廿一日通過促使外國市場對美產品開放的貿易法案，雷根總統重申將予否決。

廿二日△廿二日為 蔣故總統逝世百日，為表達對經國先生的虔誠追思，連日均有大批民眾前往大溪陵寢謁陵及舉行紀念活動。李總統及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李煥分別發表專文追思。

△七十七年罪犯減刑條例廿二日 蔣故總統逝世百日實施，有七千五百餘人獲減刑出獄。

△大法官會議廿二日解釋，現行稅捐稽徵法先繳二分之一稅款才能要求復查稅額的規定違憲；財政部將接受裁定，在二年期限內修改法規。

△以執政黨立委黨部副書記長饒顯奇為首的廿位增額立委，廿二日

(文轉 22 頁)



智慧藏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 一、本刊以報導會社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宣揚反共國策，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寶慶路九號蒙藏會劉學銑先生收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一〇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一〇二期

名譽：阿不都拉
發行人：周念田

社長：宋啓元
主編：李啓元

副主編：劉學銑
電話：九一一一三五三六

發行者：中國邊政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三八二一五〇三

聯絡處：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三二一五三一—二六八

印刷者：公館打字行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1號2F—一
電話：三九四三五三四